

史

源

240.21
523
2

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

史

中華民國二年

翻印必究

源

上海廣學會出版



陳垣同志遺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A420566



HOME UNIVERSITY SERIES

The Dawn of History

BY

J. L. Myres, M.A.

TRANSLATED BY

Yin Pao Lo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13

史源目錄

英國 邁爾斯著

卷首 緒論

吳江 任保羅譯

史

第一章 無歷史之人民

第二章 總論古史時期

第三章 埃及史源

第四章 巴比倫史源

第五章 閃族人之侵入

第六章 論巴比倫鄰近諸地

第七章 各周道之史源

第八章 地中海東之史源

第九章 北方人之來歷

源

一

第十章

意大利史源

第十一章

歐洲中境北境之史源

史源

英國 邁爾斯著

吳江 任保羅譯

緒論

史何爲而作乎。廣言之。卽紀歷代之往事。使垂百世而不泯耳。有如吾人所述之博物學一書。其中所紀者。皆爲盈天地間萬物之歷史。而不及其他。史之專載往事。亦若是。約言之。史爲供人考證之書。凡人事之得失。國勢之興衰。莫不編年以紀其實。使讀者可一覽而知之也。論人事者。恆按歷史以分別世代。如云。此爲草昧之世。此爲開化之世。此爲文明之世。是也。猶之論地理者。亦有次序以分別之。如云。此爲用石之世。此爲用銅之世。此爲用鐵之世。是也。故史書與地理志。相輔而行。皆按世代以紀載人事。而詳述其始末。俾後人知所研究也。

源

史

一

然而史書所載。惟以人事爲限。遠不能及博物學之廣博。且有多端人事爲史

家所遺漏者。如文字音樂征戰等。有時紀之。亦有時不詳。甚至人類學與人種學。皆別立爲專門之科學。而不列歷史之中。此可見史書之範圍甚狹矣。欲分晰史書與他種科學書之界限。亦頗不易。但當記及史書所載之事。皆有名目與時期可考。此其所以別於各書也。初讀史者。往往茫無頭緒。苟能習於速記之法。俾古今來世事之年期。及其人地事物之各種名目。皆能爛熟於胸中。則於讀史思過半矣。

蓋以史書所紀。自有生以來。莫之或遺。苟無年期以醒閱者之心目。其能免於後先倒置乎。苟無人名地名以指明之。千載以後。誰能證明此事作於何人。起於何地。及其相關之一切人物乎。吾人當知史書以留名爲主義。無論何人。作何事業。但能揚名於四海。未能垂名於史策。不足視爲至榮也。

不但此也。史書之內容。大半皆載世事改革維新之階級。讀史者往往景仰其所誌之有名人物。因其皆爲主張改革之代表也。此等名人。惟於開化諸國有

之。若在野蠻未化人中。則其舊染之惡習。牢不可破。卽有欲起而改革之者。亦必受其壓制而不能成功。此蠻族之所以不出名人。且無歷史之可紀也。

在史乘以前。亦有人民。亦有制作。惜無文字以紀之。遂致湮沒不彰。後人之考古者。但能於其所遺之器具。約略辨別其沿革之源流。而不能實指其創造之時期。與其主名也。

自世界開化。始制文字。遂從文獻無徵之世代。進入歷史紀載之世代。是爲人事變遷之一大時期。加以工藝貿易製造。逐漸創興。孰爲首先發明之人。孰爲繼起改良之人。皆有年期可考。設無史書。誰能記憶之乎。

是書之作。特以史源名之者。因其內容。皆紀各國古史之肇端。及其所載之大事。考古者覽之。或不無小補焉。

言

緒

四



史源

英國 邁爾斯著

吳江 任保羅譯

第一章 無歷史之人民

凡史皆爲紀載世人功績而作。舉一切人與造化競爭長進之成績。及世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往事。悉載於簡端。以昭示來茲。史之爲用大矣哉。然而書缺有間。人事之未詳於史策者。蓋甚多矣。因有多國。至今尙無編定之歷史也。吾人欲知有歷史之若何可貴。當先查考無歷史之人民。故本章特首述之。

試觀五洲地圖。即可知有歷史之國。實居其少數矣。統計現在各國史書。其載歐洲各國及各國移植人民之事實者。十居其九。此外則惟埃及亞述巴比倫印度中華日本有之。他無所聞。推原其故。蓋由於人才缺乏。無功可紀也。

歷史與地理之相關。亦卽爲人與地之相關也。有如地球之面。全賴雨水以資潤澤。雨水之多少。不但地土之肥瘠。由此而分。卽人民之甘苦。亦由此而定。沙

漠之區。雨澤甚稀。熱帶茂林諸地。雨澤充足。苟入其境。考察其物產民生。相懸奚啻霄壤。讀史者莫不明之。更可舉其兩端以爲比較。而得其相反之景象。上溯古時地中海諸國人民之政俗。近觀目前歐洲各國人民之現象。其遷流之陳跡。有堪考證者焉。蓋生人之初。實發源於東方大草原。漸向南徙。入約但河外之亞喇伯沙漠。繼因尋覓林泉充滿之區。相率移徙。遂卜居於地中海之四圍。及大西洋沿岸諸地。惟以游牧之種族。易而爲有定居之人民。則其性情習慣。自必隨地改良。而後可以卽安也。

茲姑勿論其遷徙後之情形。但論其居於草地樹林之情形。藉以覘古人之意向。居於無雨之區。若何而動其念慮。居於多雨之地。若何而起其憂思。此卽爲人與天地萬物競爭之表樣。亦卽爲世人進化之歷史也。

吾人若從熱帶多雨之地。轉入沙漠缺雨之區。必將察見各處之植物動物及其居民。皆有相差之等級。隨轍跡之所經。一一顯呈於目前矣。人不能食草。惟

恃獵獸以爲生。或蓄獵犬以助力。沙漠或草地中之生計。大抵皆然。

其在草木繁茂之處。人民不必專恃打獵。遂興畜牧之利。驅其牛羊以食草。卽食其肉。飲其乳。以供飢渴之需。牛羊蕃息。人民之衣食賴之。卽其居處。亦隨其牧羣之所適。遷徙不常。希臘大儒亞里士大德 Aristotle 所謂到處成村者。卽指此也。

此爲世人之一大進步。畜牧未興之時。獵獸以外無餘事。人之生也。幾可稱爲動物中之寄生蟲。茲則旣知畜牧之利。又能設法保護其牲畜。使免於野獸之吞噬。更能竭力善養其牧羣。務擇水草清淑之區而卜居之。使得充足合宜之食料。信非有知識者。無以勝任而愉快也。但其知識。亦甚有限。除牧養與自養之外。他無所知矣。

雖在善牧之人。有時或能選擇佳種。俾成爲較勝之牧羣。且使其所產之乳與所剪之毛。悉較他羣爲更美。然論牧地之若何可以長進。則非彼所能明矣。所

以然者。牧人以草爲糧。以不動地面爲貴。甚至視久居爲非計。故墾地種植之事。恆不在其意計之中也。

不但此也。舉凡世間一切人力未能直接而成之事業。皆非牧人所優爲。一由於生料甚少。不足供其所求。一由於移徙靡常。利在輕便。不能多攜粗重之器具也。且其所到之處。佔地類不甚多。由其帳幕衣服。概以皮與氈製之。或用羊毛織成之毯。幕中所儲。亦不過皮毛骨角等物而已。其所用之器。但有切肉之斧。刮皮之刀。紡線之錘。捲絲之竿。貯水之皮桶。盛乳之皮樽。而無行軍之利器。即使有之。亦惟驅牛之刺棍。投石之器械。與捕物之輪索。因游牧之地。向推牧人爲最強。故寧散居而不樂聚處也。

當此之時。世人不知有工藝。凡人之所需者。若日用飲食。衣服器具。各藉己力以自給。而無所不足。初未聞有通功易事之說也。且生人與牲畜所需之料物。俯拾卽是。無虞匱乏。故不必屯積之。以增移徙時之負擔。更因聚族以居。通力

合作。供役者悉盡義務。不受工資。故人皆不知有利益。亦無所謂貯蓄。除隨身之小刀。驅牛之刺棍外。幾無復有個人之私產矣。茫茫大地。誰是主人。離離青草。視爲恆產。正如魚之游行海中。無所往而不自得。舉凡人世所重之遠慮智巧勞工。皆無所用之矣。

牧人之治法。最爲簡略。各自聚族。不相統攝。除族長政治之外。無他道矣。其族之長。或爲父。或爲母。或一人。或數人。均按其牧羣之大小。人數之衆寡以爲衡。所以然者。其視牲畜與人並重。故盼望牛羊之茁壯。與盼望子孫之繁衍。具有同情。庶幾養欲給求。得免人浮於食之患。此實爲牧人保種唯一之宗旨也。有如古之希臘。素以貧乏見稱於世。又若今之中華。地雖肥沃。苦於民數過多。亦不能免於積弱。由其保族之宗旨。不謀開源節流。以期民食之充足。惟知生息休養。以盼戶口之增添也。

推原其故。則因畜牧之衆多。全恃人工之敷用。雖在小孩。亦可使供牧羊之役。

問牧人之富。數畜以對。多子者多牧。皆視爲天之所賜也。苟人力有缺。看守必不能周。其牲畜必遭鄰家之攘竊矣。此所以生育不繁之牧人。恆視爲可悲可畏之厄運。不但時受人之欺陵。亦爲衆神所不佑也。

其待婦女亦然。不獨以養育兒女爲婦職。更責以一切緊要之女工。若取乳。若儲蓄。若組織縫紉。能用皮毛以製成衣服帳幕。又能以各項手工。教導其小孩。故凡善操家務之婦人。足抵數牛之用。其婚姻論財。類皆以牛代值。富有多牛之家。可娶多能之女以爲妻。即可藉增其家之幸福矣。

此爲世人最初結成之團體。所轄者莫非一族之人。所尊者惟此一族之長老。其視婦女小孩。與其家畜相等。且其家財。恆拘於外面之動產。如其所處之光景。永無改變。則此等家族之政體。亦永可保存。由其所牧者。爲芻豢悅口之牲畜。所居者爲經年不絕之草地。豈不足以自適。惜其資生之途甚狹。日用所需。無一不於其牧羣中求生活。舉凡獵獸採果等事。皆爲其所未知耳。

此等牧人之社會。爲時最古。不但史書未詳其事實。卽考其當時游牧之地址。按諸近世輿圖。大概已成空白之段落矣。迹其所以曠無人居之理。或迫於不得已。離其草地而流徙他方。或缺於謀生。而不能自免於天然之淘汰。可概言矣。

若論水泉充足之區。則異於是。林木參天。蔬果遍地。獵取禽獸。足以充饑。果實薯芋。亦堪果腹。惟畜牧之利難興。一由於樹林錯雜。不若平原之易於牧放。一由於猛獸繁多。不若沙漠之便於防守也。且以其人從事打獵。不知畜牧。無需聚族以資保護。遂各立門戶以散居。有孩之家。其小孩苟能出外自覓食物。爲父母者卽不再顧復之。因此而罹於夭札者甚多。其異於游牧族人者。此亦爲其一端也。

迨生齒既繁。父母慈幼之心。自觸發於不容已。爲父者終日出獵。固難責其抱子。爲母者。居家時多。恆襁負其子於背。游行操作。不改其常。

此等林居之人。既不聚族。亦不成家。美洲土人中。向亦有之。今則寥寥矣。其年代亦與前述之牧人同時。亦無歷史可考。

其人民大概可按其生計。分爲兩類。一爲無家者。卽上文所論負子而行之人。一爲有家者。則有居處以安置其孩。初不必負之於背。且凡可以安置小孩之地。自可安置他物。而其男子亦復儲積其所獵之物。以供妻孥不時之需。居然成爲有家室之人。始能以人力。致裁成輔相之功用矣。

有家之念。婦女較切於男子。女以男爲家。此之謂也。女既有子有家。自能操作一切家工。闢草萊。除蛇蟲。覓果實。興種植。皆爲婦女之職業。而以種植一端爲尤有益。蓋駸駸乎開農事之始基矣。

男子出獵於外。女子工作於家。凡短矛套索弓弦等物。悉由女工。其裨益於男子。實非淺鮮。有家之人。既可興種植之利。又可作多端有益之工。此其所以大異於無家之人也。

雖然。有家者固勝於無家。但尙未能結成團體。一因其所居之地。雨水不乏。植物暢茂。不勞人工。一家數口。已有餘力。儘可散處。無煩求助於他人。一因種植初興。物產未盛。難以供給大羣之民食。故以各自謀生爲得計也。卽有時定期集衆圍獵。結成暫時之團體。亦專屬於男子一方面。且無君長之約束。惟聽多才能者之指揮。因出獵非老弱所能任。其掌權者。但在強有力之人。或富有心才之人而已。

此等人民。大概居於熱帶或北溫帶之林中。其生計較艱。其進化極緩。其家政社會治法。亦甚簡略。故史書不詳者。歷時甚久也。

然而爲時雖久。特指未進化時言之。苟一進化。則其人必將改觀。其地亦必生色。毫無疑義矣。多雨之氣候。可使改變。舊時荒蕪不治之區。可使發生新植物。他方開化之人民。移入其境而居之。遂闢一種特別之新世界。焚林伐木。俾成爲種植之土壤。更掘而深之。可得五金之礦產。皆足表明其人民。具有維新改

良之天性。故其所到之處。咸能盡化民成俗之義務也。

如上所論沙漠之游牧人。與林居之獵人。其地位光景。夔然不同。而其指示初級人民之程度。則歸於一致。舊約聖經。言之甚詳。雖無教化之足稱。實已端教化之始基。雖無歷史之可考。實已開歷史之徑涂。苟非因限於篇幅。不能殫述。必當詳細論列。俾閱者於此。大得其益。但本章之宗旨。惟在使人明於歷史未著以前各種人民之景象。至於後世人民。若何進化改良。則當於下章備述之。

第二章 總論古史時期

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日。舉凡人生之進步。世界之變遷。人事之沿革。全賴有史書以記載之。綜其大略。可分爲四大時期。每一時期。皆於地理上有密切之關係。特條列如下。

第一時期。卽人民開化總滙之區。大概居於大河之流域。富有土地。可資灌溉者也。有若埃及巴比倫之古史。其所記載。以外界之觀察爲最詳。讀史者可於

此窺見東方古國之規模。類皆散居河岸。種植爲生。常與草地或山居之士人。啓劇烈之競爭。至於彼此交通之利。時作時輟。未能習以爲常。由其水道之可以航行者。祇有幼發拉的河 *Euphrates* 與尼羅河而已。幼發拉的河之上游。兩岸多沃壤。又有一帶小山。半臨地中海。半趨亞拉伯曠野。巴比倫埃及兩國之商人。皆越此山以往來貿易。用兵之時。亦爲軍隊出入必經之要道。甚或外寇侵入。亦常出於此途。是爲唯一交通之方法。但吾人所以視爲歷史之初期者。則因其教化之所及。以河流爲界限。未能施於四方也。

第二時期之歷史。則發源於地中海諸島之居民。向不與大陸相通。迨後從海灣得達大陸。始興通商之利。知地球之面。可居之地甚廣。幾於循環無端。初不容以一隅自限。於是海道之交通。無往不復。不若陸地之有山川險阻。希臘詩家何梅爾 *Homer* 稱海爲有水無沙之曠野。良有以也。

時則希臘羅馬相繼而興。蓋占地理上優勝之形勢。足以控制水陸。震懾四鄰。

至今論古時教化之盛。莫不推尊地中海諸國。若米拿。若雅典。若羅馬等。皆能敷教於其勢力所及之圈中。成爲上古文明最著之望國。馬其頓王亞力山大。羅馬始皇帝奧古士都 Augustus。羅馬賢皇太刺讓等。 Trajan 皆嘗馳情於域外。不願偏安於境內。惜未能告厥成功。惟羅馬帝該撒 Caesar 征服四方。用兵最精。實能見及羅尼河 Rhone 之外。必有新世界。非對北境之易北河 Elbe 而言。乃對西境之大西洋而言也。

歷史之第三時期。則爲開闢大西洋交通之世代。始於該撒所乘松木搖槳戰船。與威尼斯 Veneti 木筏交戰之時。緣南人與北人競爭航海之權。歷時甚久。北方條頓民族 Teutonic 之航海家。侵奪羅馬人所有海峽之航利。波羅的海北境之人。佔據地中海之西西里大島 Sicily。侵掠雅典及君士但丁 Constantinople。馴至南北人權力相敵。於是英格蘭 葡萄牙 西班牙與熱拿亞等國。 Genoa 大興航海之利。能越大西洋以開闢美洲大陸。當時之人。尙

未知美洲之外。又有太平洋。其視大西洋。亦不過與地中海等量齊觀。蓋仍囿於一隅之見識也。

至論第四時期之歷史。更與地理相關。即從大西洋南行。繞出諸地角。東通印度洋。西入太平洋。而成今日地球五洲四通八達之現象也。自是以後。東西相通不隔。不但殖民於澳洲美洲。與歐人聯爲一體。更可使東方印度日本中華諸國人民。涵濡泰西之教化。得與歐美人攜手同步。日趨於進化之途。蓋至此期。而世界之中心點。不在大西洋而在太平洋矣。

以上所紀之四期。不過畧述地理之關係而已。茲當論及歷史上之著名人物。及其歷代之事功。進化之效果。曠觀地球。在西北一方面之大陸。即吾人所稱爲舊世界者。大概平原居多。且其地勢較卑。有等平原。或未能高出海面。故除帶山之外。類皆可備耕種之用也。植物之滋生。各隨其地土之所宜。舉凡平原山區與海水所流之域。莫不按其雨澤之多少。日光之熱度。發生植物。約可分

爲三大種如下。

凡屬平疇。除每年雨水多至十英寸以上諸地之外。大概皆有淺草。並有一年一度之花草。經春吐葩。結子卽凋。草之最盛者。爲積水之低區。幾於經歲長青。其最劣者。則在平沙曠野之大草地中。其草叢生。堅韌多刺。但足供駱駝之嚼食。且生於沙土中。風日燥烈。捲沙漫天。遠望之。有若海洋之浪。沙漠中大抵皆同也。

若在雨水較充之草地。每年得雨十英寸至二十寸不等。則其植物之根較深。有豐草與矮樹。不若沙漠之但有矮草矣。苟其雨澤經年調勻。有如歐洲中央及北境諸地。不但草木繁盛。且有茂林。連綿不斷。從大西洋濱起。東至鮮卑 *Siberia* 包括喀爾巴阡山 *Carpathians* 與烏拉山中間之大草原。類如斯矣。至論歐洲南境。則有異矣。其地經冬多雨。植物不凋。林木長青。下多香草。山谷之間。水泉充溢。更有果樹若橄欖。無花果。栗樹。橡樹等。又有長春藤葡萄藤等。

其在高區。但能於夏時得雨。則其林木亦繁。可與北境之低區媲美矣。大概北境諸地。經冬多雪。入夜更寒。柔嫩之樹。莫不凋零。所存者。惟此松柏之類。爲能敷榮於雪地之中而已。

如上所述。皆爲有歷史諸國水土植物之大略。其詳當於下文分別申論之。茲先論地中海及帶山之居民。其地之高度。與其廣大相等。平常扯計。以二三千尺爲率。最高之嶺。不下七八千尺。氣候爲之大變。植物亦隨其高下而殊。最下則有棕櫚樹。等而上之。則爲橄欖樹。栗樹。松柏樹。最上惟有終年不化之積雪而已。山間皆有深谷與平原。不但地土肥沃。且有充溢之水泉。其地面之高。與海面相去不遠者。則爲絕好可耕之佳壤。但在高處。則草木稀少。惟合於游牧之種族矣。

沿地中海諸地。及大帶山麓諸邑。皆屬此等地上。其地面雖不甚廣。而其氣候頗有異同。故其植物畜牧。與其社會生計。亦隨之而變遷。且因其地之高下。能

使氣候改變。宜於冬者不宜於夏。宜於夏者亦不宜於冬。以致畜牧爲生之人。恆隨時移居而靡有定處也。

此等居民。可分爲三大種。卽地中海人。Mediterranean 阿勒伯山人。Alpine 及北方人。Boreal 是已。吾人考察人類學家之著述。知地中海人爲當時極南之白色強族。舊世界西北隅之境土。皆歸其掌握。但其人之顏色。不能及北方波羅的海人與阿勒伯山人之純白也。

地中海人雖有管轄地中海全境之權。究其實際。地中海之流域。並未盡轄。其所轄者。亦不拘於地中海之一隅也。昔有人謂古之希利尼人。卽爲地中海人之裔。實非確論。照羅欣 Dr. von Luschan 博士之紀載。則以爲希利尼人。實發源於阿勒伯山。向東侵入平原。使地中海人不能四出侵掠。惟株守於海濱者。卽爲此族之人。繼乃移徙至於亞得利亞海 Adriatic 東岸。又南趨哥林多 Corinth 海灣。更展其勢力於摩哩 Morea 皆有其事跡可徵也。卽在愛琴

海 Aegean 諸島及克利德島。Crete 初爲地中海人所居。迨後亦由阿勒伯人侵佔。事在用石世代將終之時。故論上古之地中海人。大概皆從南境侵入北境。正與同時之阿勒伯人。從東境侵入西境。成爲縱橫之象。直至西北寒冷潮濕之區。此爲古人移殖之大略也。

茲再詳地中海人移徙之蹤跡。約分三途。其向南行者。無甚改變。渡海而居於斐洲之北境。卽今之埃及呂彼亞 Libyan 諸地。直至亞喇伯人 Arabs 侵入之時。尙有遺蹟可考。其向東行者。則其容貌大有改變。與亞喇伯人合同而化。除面目略可辨別外。自餘幾無異同。但至今時。則其人之支派。大概以紅海爲界。其在亞加巴 Akabah 海灣之外者。有時稱爲東阿勒伯人。則從小亞細亞 Asia Minor 東境。下徙於敘利亞 Syrian 直至古猶太之邊境。蔚成大族。使地中海與斐洲之亞喇伯人。劃分兩截。不相聯絡。若在紅海之斐洲一面。正與之相反。自有歷史紀載以來。均爲亞喇伯人移殖。與東境相同。其南境及東南

境之地中海人。則從地中海之南方移徙而來。即其佔領北岸諸地。亦爲其所新闢也。

其第三支派。則向西北而行。卜居大西洋氣候溫和之濱。並繁殖於比里牛斯山 Pyrenees 之四麓。稱爲伊比利亞人。Iberian 卽今之西班牙人也。迹其所居之境土。北達英格蘭。東至萊尼河 Rhine。與多腦河上游 Upper Danube 諸地。時向西移殖之阿勒伯人。尙未入法蘭西與萊尼河下游諸隰地也。試再論阿勒伯山人。則與地中海人有異矣。其人好居低區。設移殖於山原。恆不能免於天然之淘汰。夫以山族出身之人民。反不能受山居之氣候。幾令人難以取信。然而考其流徙之所至。實多趨於下游之藪澤。可概見已。

若論北方人。則其人種至今猶存。大概居於波羅的海之四圍。及斯堪的納維亞 Scandinavia 之南部。所有北方之草地。其在西面半部。皆歸其掌握。

本章所紀。皆爲上古世人移殖之陳跡。及其開化之初步。讀史者必當於此首

發明之。

第三章 埃及史源

埃及全特尼羅江以立國。但尼羅江之流域。不與埃及之轄境平行。其上流直通至阿脫巴拉河 *Atbara* 合流之區。本書不必贅述。但論埃及之轄境。自古至今。終囿於尼羅江之谷中。蓋從亞蘇安 *Assuan* 近處之大瀑布灘起。至於海濱也。惟尼羅之河流。亦分爲兩途。一從斐洲大陸之淺峽。順流而下。一循其河口自淤之淺灘。流入地中海灣。故論埃及境內之區域。恆按其河道。稱爲上埃及。或下埃及。上埃及乃指河谷中之諸地。下埃及則指河口三角砂洲之諸地也。

源

史

試先論下埃及。其地實爲河口淤積之漲灘。就其地勢。成爲三棱形。計其前面臨海之岸。不下一百五十五英里。其進深亦不下一百里。昔有人測量其淤積之度數。每一百年。約積四寸有半。現計地面之厚。自五十尺至七十尺不等。初

九十

淤之時。不過成爲蘆葦之蕩。魚於是焉游泳。鳥於是焉棲宿。照古史所紀。其地有瘴癘之氣。不合人居。迨後日積月累。從沼澤變爲泥灘。又從泥灘變爲砂灘。砂積於外。遂成海岸。向東向西。兩面包圍。外高內卑。滙爲鹹湖。由其海岸不甚堅固。未能阻塞海水之灌入。故人民不願卜居之也。

砂洲之東西兩面。均無天生之隄障。向西連於斐洲之海岸。低不堪居。最好者爲草地。但亦沙漠爲多也。在海岸曾有一地。坍塌於海。據古人傳述。所陷之地。尙較未陷者爲稍合於人居。因其有船塢可以避風也。更西則有古利奈 *Cyrone* 平原。亦有瘴氣。在希利尼人管轄之時。稱極盛焉。古利奈爲呂彼亞 *Libya* 之省城。古昔牧人於旱荒之時。嘗移徙於其草地以就牧焉。西歷前一千二百三十年間。有米倫達者 *Merentah* 帥師跨海。侵伐呂彼亞。載在古史。時埃及強盛。遂擊走之。嗣是以後。砂洲西境澤國之聲勢。乃大振矣。

至論砂洲東境諸地。亦皆無險可扼。在鹹湖之後。通入內地。幾與紅海相接。且

其地面結實。成爲通達亞洲之大道。中間有沙漠。在西乃 *Sinai* 山之北。其形勢與呂彼亞相似。爲斥鹵之海岸。有鹹湖泥灘錯雜其間。遠望之。有如沼澤。近卽之。不啻陷阱。過此以往。則有砂丘與斜坡。直達非利士 *Philistine* 低平原。其地較美。在猶太諸山之麓。頗有水泉。內地則有一不毛之高原。愈南則愈高峻。愈崎嶇。直接西乃山之礦脉。是爲亞喇伯境內礦產最富之區。蓋在紅海兩土股之盡處也。

論下埃及之地勢。雖有生成之障礙。足以阻塞外人之交通。但終不能免受亞洲人之侵伐。卽在沙漠中之游牧族人。苟聞埃及穀黍豐登之信。亦必忍饑以入侵矣。其通商之途。亦有二道。大概皆用駝羣。以載運貨物。一從亞加巴至蘇彝士 *Suez* 溯淡水小河而入砂洲之河源。一從非利士沿地中海之岸而行。亦得通於砂洲。下埃及雖佔全國之半境。其實此等地面。遠不及上埃及之緊要也。

試再論上埃及。凡在砂洲之南方諸地。皆是也。其地有大裂口。橫亘斐洲大陸裂口之處。爲大曠野。非沙而石。名爲沙磧。其地面之高。計出海面一千尺至一千五百尺不等。雨澤甚稀。除西境有一帶草地外。皆爲不毛之瘠土。在該羅 Siro 之南二百英里地方。其沙磧最廣。約十里至十五里不等。若在埃及 古京城提比 Thebes 之南。則其沙磧較窄。大概不廣二英里。由此以南至亞蘇安 達華提哈勒法 Wady Halta 已抵努比阿 大沙漠之邊境。 Nubia 有山嶺橫截。遂成爲大瀑布灘。因尼羅江上游諸水。皆從此等較狹之山谷下洩。在加拉伯 Kalabsha 則其全谷之廣。不及二百英碼也。

此等無雨之地。共有六百英里。且不獨無雨。更多燥烈之朔風。故其境內之植物。但生於夏時河水盛漲所浸之地。此外絕無所見。水漲亦有分別。在上游亞蘇安境內。每年漲至二十六尺。若在下游該羅境內。不過二十三尺而已。因河谷中之沃土。全賴河泥所積而成。非得河水灌溉。萬難種植。以故漲水之高低。

程度。小有參差。則其影響於稼穡之收成。已無限量。埃及農人之田功。最爲利便。惟每年必研究尼羅江水漲落之問題。今年可望得水若干尺。日繫於大眾之胸中。有如望歲然也。

然而河水之來源。惟恃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諸山之融雪。冬積春消。水之度量。視雪爲增減。非人力所能施。其可藉人力以圖功者。不外三端。其一。開溝洫以引水。其二。築隄障以蓄水。其三。作桔槔或水車以運水。俾灌溉兩岸漲水未浸之地。人工雖甚勞苦。而所獲者可以酬之。故安之若素也。

論植物。則其大宗之土產爲棗樹。亦有他種大樹。若無花果樹。若葉類鳥羽之阿措西耶樹。但所產不多耳。其從他處移植之樹。則有桑葚。石榴。葡萄等。河濱乾燥之區。有多刺之灌木茂草。低濕之地。有上古製紙之草及各種蘆葦。一交春令。又有花草盛開。如澤蘭。日光蘭。罌粟。穀中花。及黃菊等。下埃及境內。蓮花最盛。好生池沼之中。類皆用作裝飾之品。惟春令不長。大概於西歷七月河水

未漲之前。農人已畢其收穫之功矣。

論動物。則凡地中海及熱帶所有者皆有之。三角砂洲多野豕。沙漠中多野驢。下游諸河多鱷魚河馬。但今則較古甚少矣。若從他處移殖者。則爲駱駝。馬。與水牛。西歷前一千五百年間。始見有馬匹入境。若駱駝與水牛之移殖。約在希臘強盛之時。鳥則以長頸長喙高足之類爲多。有古人所崇拜之仙鶴。又有紅鶴。水鳥及各種獵食之鷹鷂。

論尼羅江流域之土人。大概屬於伯爾伯種類。Berber 斐洲北境及阿特拉司山 Atlas 諸地。咸歸其掌握。若在紅海之外。則其人民又與亞刺伯人同種。所以上古與中古之亞刺伯人。種類交雜。殊令人難以辨別之也。其從他處移入者。有熱帶地面之黑人。越境而與埃及土人雜居。遂至種族變遷。其人素習林居。因順河流而下。築室於北境諸岸以居之。下埃及氣候較爲溫和。生計尤爲充足。故其居民。類多偉大強壯之身材。但於其先時。有一種人從敘利亞移

殖者。則爲阿勒伯人。亦稱亞米尼亞人。其趨向不同。不往北而往南。直至巴勒士登高原。氣候水土。皆於種植相宜。卽古猶太京城故址也。

埃及立國之初。南北兩地之政治。既歸於一統。於是上埃及掌權之人種。卽與下埃及人密接無間。一由於種類之交雜。一由於下埃及之光景。實較上埃及爲勝也。

今試述埃及及古人進化改良之陳跡。先論天地萬物之對於埃及人。再論埃及人之對於天地萬物。本書之宗旨。盡於此矣。

考古者恆藉掘地得物以爲功。後世之人。於尼羅江裂口高砂磧之兩岸中。或於沿河之兩旁。掘得古人所遺之器皿。卽可察知上古世人之事業。又於南境努比阿及索謀里地（Somaliland）東北之敘利亞境內。亦皆掘得上古之遺物。著爲傳記。但未可視爲信史耳。或以爲按照所用之器具。而觀察石器時代之光景。其天氣與地面。遠不逮今日之可居。正未可因此而信爲上古繁庶之

區也。又況所得之器較諸近時所用者未嘗迥異乎。然而論世者咸信尼羅江諸谷爲用石世人所居。此外諸高原皆爲沙漠。其地形至今未改云。

上古用石世代之人其事蹟自多湮沒不傳。降至改用獸皮葫蘆諸器之時。其居室亦改窟穴爲泥棚樹架。與埃及敘利亞努比阿貧農所居者相似。其民俗已略有可考。迨埃及人能創範土燒造之利。始用陶器。此實爲進化之第一階級。能以人力運用泥土。使成爲利用之器矣。

初時世人不知製造。但知取用自然之材。如擇圓石以作彈丸。拾尖骨以作鑽針。採葫蘆以作瓶杯等器。是也。繼因石器以愈用而愈銳。可供刀七。遂悟切磋琢磨之功用。鑿成石碗。更取草絲繫於葫蘆之中段。及其成熟。卽爲索腰之瓶。又如剗羊之時。全剗其皮。不分裂之。使成盛物之口袋。皆爲世人漸知用物之迹象也。

若夫土泥。本無式樣之可言。除耕種之外。亦無利用於人之處。乃能以人手任

意造成各種新樣。若瓶罇杯等。供人之用。則不謂之創造不可矣。繼因土質不堅。易於破碎。遂改曝乾之舊制。而行火燒之新法。人智漸開。此亦其見端也。女工之中。亦有績麻編筐紡織諸藝。同時發起。蓋已駸駸乎開化之世界矣。

今欲研究上古埃及人因何發生製造陶器之思想。實無從證明之。陶器始創於尼羅江之谷中。尼羅江之泥。實不合於製造之用。由其質粗而性硬也。考其造法。雖與敘利亞居比路 *Cyprus* 暨東方近處掘得之古器相同。但不能斷定其孰創孰因。惟就吾人所能臆斷者。陶器實創於上埃及。因其地在上古之時。實爲著名工藝薈萃之區也。

居民結成村落。皆在濱河漲水不及之高區。繚以短土垣。房舍蓋以茅草。由其向無雨水。惟藉以遮蔽日光。防禦夜冷而已。村人以畜牧爲生。牛羊之外。有防守之犬。及負載之驢。尼羅江上游諸谷中。至今仍爲林木所蔽塞。可見埃及人開墾之不勤。此外有以佃獵爲業者。鱷魚。河馬。羚羊。水鳥。與鹿。皆其所獵者也。又

有駝鳥。則以其羽與卵。見重於世。其行舟用槳。舟製甚大。船面造房艙。上懸各
族記號之旂。

各族咸以其所闢之地。據爲己有。且以其各族所拜之物與所信之神。作爲本
族之記號。古史亦嘗誌及之。此實爲律法疆界權利盟約之始基也。兩岸居民。
雖有河以限之。有時亦彼此往來。遂不免於競爭。或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通商
之利。亦因之而生。蓋自古以來。凡有民居之河域。皆能設法溯流上下以興貿
易之事業也。

人事既興。或往來交好。或競爭成仇。終必以通商貿易爲歸宿。亦或以要求水
陸之通道。俾便行旅爲宗旨。人民既有定居。生齒日繁。生計自嫌日絀。往往起
遷地爲良之思想。求得他方樂土而居之。故以通道爲先務之急也。

此等人民。亦有家財。若黃金。象牙。珊瑚。玉石等類。亦知利用銅鐵。其進化之程
度。可想見矣。黃金採於尼羅江上游諸谷。或向西草澤外諸地。或從紅海至亞

比西尼亞之途中。象牙爲尼羅江上游之土產。其牙雖與黃金同列紅海岸市場出售。但象則產於北方努比阿境內。因最古之時。努比阿早有雕刻之象圖。爲後人所掘出也。珊瑚採於紅海。玉石產於西乃山之礦中。自埃及第一朝時已有之。銅礦始發見於西乃努比阿諸山。居比路亦自古稱爲銅島。查考古遺之銅劍銅斧銅針。可知其製造之時代。實去埃及人居比路人製造陶器之時不遠矣。

至於鐵則爲埃及所罕有。其人民之用鐵。較各國爲獨遲。幾歷數千年。仍稱埃及爲用銅之國。不亦奇乎。蓋其初時。惟符籙及飾品則以鐵製之。他無所聞。迨後雖從域外輸入鐵器而用之。而其國人不但不知仿造。且不知鐵之來源。在歷史既作之時。埃人尙稱鐵爲天金。則以爲得諸隕星也。更可信埃人之始知用鐵。實從南方得之。因中斐境內。所掘出之古器。用石之後。卽變而用鐵。並無若埃人之有用銅世代。則其用鐵。實在埃及之先矣。十六世紀時。埃人征服敘

利亞。責其貢獻。而鐵之爲用始盛。若論用鐵之世代。則以西歷前六百六十八年爲始。時則與敘利亞人交兵。且初踰海從希臘人得鐵器以爲用也。

考古埃及之進化。全賴交通。初與尼羅江谷中諸村落。互相貿易。漸能出境與東西南三方諸族人往來。不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且能於其新得之物。增其知識。竭其心力。使人民之生計日多。工藝之進步日速。蓋已得達自立之程度矣。推原其故。不外三端。既於地理上占優勝之位置。又於物產上得天生之富足。更賴四鄰諸族。能同心協力以底於有成。苟能多得開物成務之人。出而引導之。驅策之。其進境正未可限量。且因其腦力既充。其思想自能不囿於一隅。而拓地殖民之政策。亦遂於是立基矣。

但照公衆之見解。則以爲上文所論進化之事實。不專屬於埃及一種之人。因埃及之方言。可知其人民。不但與統轄北斐之含族 Hamitic。或伯爾伯人 Berber同種。且與始居亞喇伯之閃族 Semitic。人民混合。蓋於古時。嘗有閃

族人一小羣。侵入斐洲。雜居於伯爾伯人之中也。

埃及自第五朝以來。所用之印信。皆作蜣螂形。其印文皆鑄於下面。但在第五朝之前。其印信皆作圓筒形。其文字刻於圓筒之凸面。蓋印之時。則在紙上滾之。考古者或謂圓筒形之印。爲上古巴比倫人特用之品。緣其時並無紙張。文書皆用泥板。故以圓筒形之印爲最合式也。然而埃及人之用黃泥。但供糊瓶覆瓶。從未用代紙張。由其紙草盛多。用紙實在他族人之先也。或又謂埃及人所有之圓筒印。實從巴比倫得來。因當時嘗與巴比倫人通商往來。且有錢債稱貸之事。或從移殖東方時得來。亦似可信。

又有他物。若精刻之石槍頭。貴官所披纓絡邊之袍。及青磚所築之堡壘等。皆合於尼羅江人之習俗。巴比倫人之式樣。能使後人想見當時之埃及人。其沾被巴比倫之教化。正不少也。

上古葬時。恆使屍體拳跼不伸。至第五朝時。始參用新法。使之伸而不曲。並築

小屋以藏棺。不再埋於土中。其富貴人。更用香料保腐而納於柩中。名曰乾屍殮法。有至今尙存者焉。置柩之室。小者稱爲坟屋。大者稱爲坟堂。能使其死後之居處。一如生前之享用矣。

埃及人於上古之時。拜日與天。並奉各種生物以爲神。正與上古巴比倫人暨操閃族語言之人相同。照埃及古傳。嘗紀尼羅谷之愛地甫地方。Edfu 有二神。從紅海南岸聖地降臨。一爲天日之神。名霍羅士。Horus 一爲草地之女神。名哈都爾。Hathor 各引天軍一隊。類皆精於製造五金之藝者。教民工藝。並驅除下游愚暴之土人。卽爲不信三光之人。地方由是得安。皆神之所賜也。同時又有一古說。則謂下埃及之砂洲中。東方有日城。亦有一日神居之。其爲人所崇拜。與愛地甫之日神相同。惟在砂洲。又有蛇神。亦爲古人所敬奉云。查古時他族人之侵入埃及者。不但從南境紅海一路而來。亦有從蘇彝士直趨下埃及者。則爲操閃族方言之人。及巴比倫人。此下埃及人之容貌。所由稍

異於上埃及人也。細察古傳之畫像。有能辨別之者矣。

論其分界之治法。則各族各奉其所拜之神以爲界。且各以其聯合諸族所轄之區。視爲其所轄之境土。因耕種既興。谷中之地土。漸成有用。惟河水漲溢。經界易於混淆。卽灌溉亦難以奏效。欲興農功。必開溝渠。此理莫不明之。但於尼羅谷中。則措置萬難。苟非上游諸鄰族。願放水使之下注。或下游諸鄰族。不引水使歸已用。溝渠雖多。亦奚以爲。埃及之貧。自古已然。良有以也。

埃及第一朝之王。曾盡力於溝洫。有一王名那滿。Zarner 其所遺之精刻石槍頭。今尙儲於英國之奧斯福 Oxford 大書院。當王在位之時。嘗躬親執鋤。舉行開溝之禮。又於第四朝時。有王名滕者。Den 嘗開西境之巴爾尤瑟甫運河。Bahr Yusuf 緣河水下流。北趨於海。恆偏向東行。故特濬此河。引之使灌溉西境諸地也。此河既成。縱不敢謂滕王在位之時。尼羅谷之全地。皆受其賜。但當時境內已闢之土壤。實賴之以肥沃。且能爲法於後世。使下游諸谷

之農人。皆能做效之以築堤障水也。

尼羅谷開闢之時。卽爲歷史初創之時。當第一朝埃王在位。著有兩大政績。皆於國財攸關者也。埃及古稱難治。治之祇有二術。一爲善政。一爲善訓。善訓最足以感動人心。實亦爲最簡最易之方法。埃人求治之要道。卽在於若何使人悅服而已。

埃朝未立之前。有所遺之石像。足資考證。以補史書所未備。大概皆在用石代之季世。有酋長與平民所用之記號。不異今日所用之佩章。更有各種標誌。用以表證各人之財物者。皆從減筆文字。可隨人意以自製之。

至其所拜之神。莫不塑像。其像皆肖其所奉之聖物。古稱埃人拜貓。則貓亦必爲其偶像中之一矣。若上埃及人所拜之像。則不繪動物而繪植物。有如熱帶所產之蓮花等是也。

古人所用之印信標誌。在未有文字以前。皆用畫像以爲暗號。人民亦易於辨

認其印信大概有二種。一爲各邑自用之印。一爲提比 Thebaid 聯邦通行各邑之印。雖在第一朝王在位之時。凡王所有之財物。莫不以王之名號標明之。其每年所辦之要政。亦皆書於簡策。尤要者。則紀每年尼羅江水漲之程度。高下云。

古埃人所傳之省筆字。始作畫像。繼而變成草書。後人鮮能識之。但在埃及第一朝時。已經盛行於國中。本書不必詳述之。

論政治問題。則其協和君民之法。較用文告爲更難。有集權中央問題。有各邑自治問題。埃及古史所紀者。莫非調和之善策也。惟河堤工程。有需農人通力合作者。則其責任歸於田主。因其爲初墾成熟之人也。田主之外。皆爲農工。一切工程。亦與有責。不但資其力以盡地利。且可藉其衆以禦外侮。其重視之也。不亦宜乎。然而國人所尤重者。則爲天地萬物與其所奉之神。因尼羅谷中諸地。不但恃江水以爲活。且常有烈日之可畏。毒物之爲害。最爲國人所憂慮者。

也。推原其拜物之理由。初亦避之不遑。既竭其力而不能免其害。遂不得不轉而崇拜之。以求其恩宥矣。

此可窺見埃及最初之治法。並可代表當時全世界各族人之治法。大抵相去不遠矣。凡水利充足之田。與水利不足。惟恃灌溉之田。皆由業主享其權利。或屬於個人。或屬於一族。他人不能奪之。此外則充公以爲神田。有祭師爲之代表而經理之。此等神田。歷年有人捐助。故其數日增。因埃及人之視旱災與仇殺。皆以爲神怒所致。欲享平安之福。非先復和於神不爲功。遂分撥其田。以供神之香火。而留其餘田。以備子孫之耕種。然後可以常保其產業而無虞矣。

當第一朝時。埃及王征服各邑之叛酋而奪取其地。始得掌握工程之事權。藉免他邑之阻撓。緣當時之紛爭。不外田地與水利。由各邑之長官判斷。此等長官。皆從大田主中選充。故皆能熟諳本邑之風俗。而公平以判之也。

埃及民情。好靜不好動。安土重遷。與草地中之牧人迥異。故移植於外者不多。

且各地之法律習俗。雖有殊致。而其人民安之若素。未嘗以爲不便。由其所謀之生計。所求之權利。到處相同。不必詳訂通例以統一之。惟遇暴虐之官吏。恆赴訴於埃王。王既得而糾正之。卽頒行通國一體禁革。著爲定例。以免再有虐待農民之弊。此爲埃及初立國時治法之大略也。

厥後提比人出而征服各叛邑。統一全境。始成埃及帝國。治權歸於一人。全地莫非王土。保民治民之責。皆由王自任之。理財收稅之權。亦由王自操之。向掌大權之各酋長暨各大田主。皆矢誓歸順而効忠。其田地仍歸原業主。惟由王給以執照。認其管業。並由田主納賦於王。以供每年築堤浚河之工需。因當時埃及之水利。皆由王家經管。故王與各邑田主農民立約。一言以蔽之曰。下以田賦人工供給。上以水利償之而已。

論王所駐之地。初立國王之時。卽以其本鄉作爲都會。凡其所奉諸神之廟宇。及祖宗之墳堂。皆在其地。迨後上下埃及。權歸一統。既戴下埃及王之紅冕。而

於其中。仍襯以上埃及王之白冑。遂遷都於門斐斯。Memphis 其地適中。足以控制上下兩地者也。惟下埃及終嫌鞭長莫及。故於埃王滕在位時。特設下埃及總督以代理之。上埃及全境。仍由王自行管轄。因其素稱難治也。苟非智勇兼全之主。則王與其貴族及祭師。必常有猜忌爭執之端矣。弭亂之方。爲當時所獎許者。則在於縱祭師以防閑貴族。能使王宮之威嚴。隨廟宇之體制以俱崇。緣祭師爲國人所矜式。祭師甘爲王之護法。民安有離貳之心乎。如其不然。則祭師將聯合貴族以拒王。第六朝時之內亂。卽爲其前車之鑒矣。

幸於其時。有一賢王登極。展其大猷。先敷政於本邑之四境。繼推及於提比人及其諸鄰族。終乃囊括全谷。併下埃及諸地而據之。蓋不知幾經戰爭。始得恃其南方之強以征服北方之強也。成功之後。乃遷新都以旌其榮。或駐門斐斯。或別擇居中扼要之區。而以番營 Fayum 爲其背後之屏障。

初立國時。類主貴族政體。在第六朝之初年。於貴族最爲優待。時王家設官甚

多。但其所司者。莫非王家田土及國家大政。其得官悉出於王恩。甚有起自卑者。朝廷之上。大概皆爲王之親友。固其所也。惟兵隊則於初創之時。按照封建制度。由各邑之親王貴族。自練兵隊。以備戰時之調遣。而王則自立護衛軍。餉亦由王自給。但因各邑之兵。已按戶口徵役。故護軍須由募充。遂招外邦人。若呂彼亞人。若蘇丹人。Sundanese 皆居其多數焉。

此等地方自治之制度。自第六朝至第十一朝。其間恆啓紛爭。當第七朝提比大族入主埃及之時。權力最強。仍未能改良舊制。承認各邑之爵位。得行其地方自治之權利。俱於各邑添設一王家祕書官。專司征收王家賦稅。稽核其數。每年呈報埃及之專部。藉以稍分其權而已。加以酋長遇缺不補。古時貴族大田主之權。漸歸漸滅。於是始有改封建爲郡邑之景象。遂設代王出治之官。分其國境爲南北中三部。各設一總督。官制由此大定。故史稱埃及十二朝時。最爲法制修明之世代也。

然而世運不常。埃王多弱。遂召外寇之侵陵。蓋有從牧地來之希克沙人 *Hyksos* 侵入埃境而奪其政權。向有之埃王。雖仍在尼羅谷上游提比本境。建都未廢。但存虛位。俯仰隨人。反不及古時貴爵之有權矣。

外人掌權。自難遇事悉協民心。革命之風潮。易於激發。英國薔薇之戰。亦猶是耳。至十八朝時。提比人發憤自強。羣起革命。盡逐境內之希克沙人。復立新國。王權大振。不但土地人民悉屬於王。卽王家婚嫁。亦不與平民結姻。寧與外邦聯婚矣。一切工程。悉由王委員經理。設局既多。設官更繁。卽爲後世省局政治之權輿。其暴虐自不待言。貴族所享之權利。削奪殆盡。當王權極盛之時。卽祭師亦拱手聽命。不敢稍涉鴟張。宗教亦從而改革。諭令奉行唯一之新神教。以代向有之動物肖像諸神。何期爲時未久。卽觸農民田主之怒。指新教爲慢神。羣起反對。以致王薨之後。新教卽與之俱滅。仍復上古拜物之俗矣。所以十九朝時。埃及又蓋造極大之廟宇。可見舊教復興。拜偶像之祭師。又得

逞其勢力於當時矣。然而祭師之權。不過行於暫時。即其所享之優利。亦不過出於王恩。非可久據。蓋至十九朝時。疊受外邦之戰禍。民心漸能向明。駸駸乎將變多數暴虐之省局政治。而爲二三執政之少數政治矣。

在二十朝王之季年。提比日神之大祭師叛而自立。僭稱王號。時埃及三權之中。祭師之權。反超出於王與爵位之上。其禍國殃民之虐政。不可勝紀。照史書所載。當時所立之國。爲埃提阿百 Ethiopia 卽舊約書所稱之古實國 Cush 今名亞比西尼亞。因其建國於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之高原。多產金石諸寶。其轄境幾遍尼羅全谷。成爲南境努比阿之強國。

其在西境。則有亞述國 Assyria 於西歷前六百六十八年間。曾征服下埃及而轄之。又嘗侵掠南方之地。但越四年之後。又受外邦人之侵伐。蓋有希利尼人與其他冒險探地隊。從西境闖入江口之砂洲。古先知預言將有黃銅色人。從海道侵入。卽指此也。自是亞述始就衰滅。埃及政權。全歸西方人之掌握。卒

由波斯人出而重整埃及。使成爲東方大國之屬土。至西歷前三百三十二年。始列入亞力山大 Alexander 之版圖。

以上所述。皆爲史書以前埃及國政變遷之情形。不但可知埃及初時若何鄙陋。已而若何改良。且可舉此以例希臘羅馬亞喇伯之人民。其上古進化之階級。大抵相同矣。

更有益者。吾人於此可知新人種挺生之情形。卽從海外移入用鐵之人。以改良上古用石之俗。水利由是而興。耕種由是而盛。埃及農家之生計。亦莫不由是而充。且自人民既用鐵器。防衛之法。亦由是而生。向患蘇丹人東方人暨沙漠人之侵掠者。至此或可稍紓矣。

或謂埃及之地勢。處於孤立。果何由而得此開化之大效乎。蓋有見夫尼羅谷中諸地。從大瀑布灘至海岸。其四圍皆有沙漠以隔之。幾與世人不能相通也。其實不然。埃及與亞喇伯僅隔紅海。一葦可航。自古稱爲通商之要道。不但亞

喇伯人時常渡海往來。卽亞喇伯以外之商賈貨物。亦可循此路而與之交通也。東方之蘇丹人。Sudan 其野蠻好勇。雖以游牧爲生。亦頗樂得可耕之地以居之。恆從埃及北境之亞蘇安 Assuan 越沙磧而侵埃及之沃壤。甚有占領尼羅全谷之時。此爲東方人侵入之大略也。

其在西境亦然。砂洲之西。有一帶大草地。稱爲沙漠中之沃土。又西則爲大沙漠。西方人之侵入。皆踰大草地而來。歷朝之王。莫不以防禦西寇爲要策。約在新立王朝之末季。有呂彼亞人侵入。時稱埃及爲世之倉廩。西方牧人苦旱。遂攜其眷屬與牧羣。入居埃及以就水草。其地與砂洲之西邊境相接。事在西歷前一千二百年米倫達王在位之時。暨西歷前一千二百三十年拉米西土王第三在位之時。Rameses III. 同時又有習於航海之人。從西方呂彼亞海岸。侵入尼羅江口及砂洲一帶地方。大肆劫掠。其詳當於本書第九章述之。此外又有地頸一路。卽從斐洲通入亞洲之蘇彝土地頸也。此路在今日爲運

河。但在古時。則爲東方人侵掠埃及出沒之途。計自史書紀載以來。始則有世稱牧羊王之希克沙人。繼又有亞述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波斯王鉛皮西士。Cambyses。馬其頓王亞力山大。及回部等。查其進兵之路。類皆深明地勢。不趨江之西口。亞力山大城。Alexandria。惟循尼哥。Necho。及大利烏。Darius。兩運河而入砂洲之東邊境。厥後英人之拔該羅京城。亦出此途也。

埃及盛時。亦嘗踰蘇彝士地頸。以戰勝東方諸國。曾有數次。傳聞紅海之南。有本德國。Punt。產黃金象牙。遂出探險隊及通商隊以尋之。卒未能達其目的。但到西乃山。得其所產黃銅玉石及堪雕各像之石。與亞蘇安努比阿所產之石無異。

地頸之外。又有伯拉司體尼。Palestine。及敘利亞兩古國。凡斐洲人之赴巴比倫及遠東諸國者。恆出其途。埃及十二朝王在位時。曾開兵燹。至十八朝時。

始有牧羣王侵入埃及占領全谷之事。詳載本書第五章與第七章。

總而論之。本書之作。所以首列埃及者。一因其地理。自古視爲與世隔絕之國。一因其人事。世人向稱首先創制之區。吾人觀於埃及之古史。可知世人開化進步之始基。並可借作未化諸國之榜樣。以此例彼。大抵皆然也。人之開化。首在日用飲食之生計。卽爲經濟學之權輿。次爲君民上下對待之方法。遂起政治。上之問題。至交通之途既廣。乃知沙漠之外。尙有大千世界。遂萌驚外之雄心。欲踰沙漠以征服他國。豈知他國之人。亦與之同心。方視埃及爲世之穀倉。羣欲侵入之以就食。天下從此多事乎。

此外尙有兩問題。當於下文諸章詳述之。茲先摘其大略如下。

其一。上古開化諸族人。初不止埃及一國。茲於論埃及時。已有略述之者。其詳當於下章分別論之。

其二。則爲海外諸族人出現之歷史。迹其先後渡登尼羅江口外之砂洲。往來

飄忽靡有定蹤。卒乃掌握埃及之政權。較巴比倫諸國人爲尤甚。遂使埃及歸其保護。視同屬土。詳下文論西方及地中海諸國書中。

第四章 巴比倫史源

巴比倫城。建於底格里 *Tigris* 幼發拉的 *Euphrates* 兩河合流之三角洲。國之盛衰。全恃此兩河以爲命脈。故其人民皆以治河爲要務也。

幼發拉的河水之入海。其所經之途有三。與尼羅江相似。最大之二源。在亞米尼亞 *Armenian* 高原。沿山行四百英里之遙。始與諸小河合流。遂離高山而經行大谷。流入沙漠。約七百二十里。蓋去山愈遠。地勢愈平。愈爲草木不生之區也。其合流之河。西則有薩拳河 *Sajur* 發源於迦基密 *Carchemish* 附近之山中。東則有皮立克河 *Belikh* 與喀布爾河 *Khabor* 薩拳河之兩岸。類多可居之地。其東岸於古時曾築城邑。遠至喀布爾河爲哈蘭古城 *Harra* 卽新約時所稱之加蘭城。又有米推尼古國 *Mitanni* 亦在其地。過此則爲沙

漢。一面屬亞喇伯。一面屬米所波大米。 Mesopotamia 其地皆在底格里與幼發拉的兩河之間。

幼發拉的河亦稱百辣河。河流迅急。河身寬廣。有廣至數英里者。兩岸多有碎石之灘。有數段水流甚急。與瀑布相似。河底肥沃。合於耕種。但在古時。不過爲楊柳蘆葦叢生之區。野猪出沒爲患而已。繼有亞喇伯人移居而墾闢之。常受沙漠中游牧人之侵掠。遂歲納賂金以求免焉。時亞喇伯人將舊有之橄欖樹林。改種棗樹。在魯德 口 之上游。河身較狹。且多小島。但在魯德地方。則有暗礁。且多硫黃鹹水瀝青諸泉。此處河岸。僅廣二百五十碼。其流仍疾。並不爲其所阻也。

自魯德至波斯海灣。計五百五十英里。皆爲河流沖積之土層。初積泥滓。繼以細泥。與尼羅江之漲灘相似。苟欲查考其漲灘之速率。可援伊里度 Frith 以爲證。伊里度在古時爲巴比倫之海口大埠。今則去海一百二十五英里。按照

近來之漲率，每閱三十年，必漲一英里。可知伊里度初漲之時，約在西歷前一千八百年之前矣。

底格里河之發源，就地理論之，與幼發拉的河相似。有兩大源。其地與幼發拉的河發源之處，相離不遠。皆洩亞米尼亞山東南諸地之水者也。自與撒馬拉河 *Samarra* 合流之後，即趨入下游之漲灘。約廣二百五十英里。其水循行山麓而入大谷。即爲亞述國發軔之地。過此即流入草原與沙漠矣。

河之西岸。古時有一支流。今已湮沒。但其東岸。則有米太 *Metan* 境內諸山之水流入。故其支河較多。最巨者爲大小撒勃二河。Zab 此底格里河所洩之水。所由多於幼發拉的河。而其下流所積之泥滓亦較多也。

照白格達 *Bagdad* 之緯度。約在撒馬拉河下游一百英里。可知其地實在河流漲岸區域之中。幼發拉的與底格里兩河。流入其境。均在三十五里之遙。惟於入境之後。即再分支下趨。約歷一百里。古時幼發拉的河。分爲兩大支河。即

在其地上游相近之處。其中有一河。名東撒克牢維河。Eastern Saklawie。半爲人力所鑿。以供白格達西境諸地之灌溉。亦爲大水所匯。因在上巴比倫境內。幼發拉的之水。較底格里爲高也。自是以下。地勢改變。河水亦失其常度。有沙得爾亥河 Shatt-el-Hai 經過拉甲希城 Lagash 藉減底格里河之水。以紓耳邑 Ur 及下游諸地。時受幼發拉的水溢之災也。

河口之漲地。與下埃及之砂洲相似。古時人力所浚之小河甚多。既可收灌溉之水利。並可限沙漠之馬足。使不得長驅入侵也。其中最要者。名沙得印第河 Shatt-Hindie 在巴比倫分流。沿漲地之西邊境而行。至以力古城 Erech 相近之處。始再合流。橫過沙得爾亥河以入海。

治河之功。視爲至要。每年西歷三月至五月。山雪融化。河流驟漲。決堤之害。防不勝防。且其河水挾沙而行。一經停頓。卽成泥滓。往往填塞河道。與岸俱平。數百年間。已無從尋覓上古河道之蹤跡。卽其出海之兩大支河。其河口至海口。

在亞力山大 Alexander 在位之時。相去不過一日之程。今則兩河在巴斯拉城 Basra 合流。計在白格達下游三百英里矣。其合流之河。名沙得爾亞喇伯 Shatt-el-Arab 廣約一千碼。甚便航行。再向下游。則有加倫河之水歸之。皆從古以攔 Elam 諸山發源者也。以攔即今之波斯也。

此等河流沖積之區。苟能善爲墾治。其膏腴非可限量。土產則以棗樹爲最多。據古人所傳述。亦以圓麥列入土產之中。古時產麥。每年必有兩三次收成。豐收之時。一種不止百穫。米則自亞喇伯人移殖之後。始見有播種之者。今則成爲農產之大宗矣。其地之所由昔盛而今衰者。一因西歷十一周時。深受突厥人之蹂躪。一因卜居米所波大米之亞喇伯人。生性懶惰。習俗澆漓。以致歷久不能復原也。

每交夏令。河水盛漲。各河大概可以行舟。有能上駛至魯德城。或撒馬拉河者。一交九月。水即消退。至十一月爲河水最小之時。河中所有之淺灘與舊堤。皆

已涸出。有礙舟行。習以爲常。

以上所述。皆爲巴比倫河道水利之大略情形。茲再詳其四圍諸地之形勢如下。

幼發拉的河之西。有亞喇伯大平原。西接約但河 *Jordan* 與紅海。其地之最佳者爲草原。此外皆爲沙漠。至今未見進步。其人民皆爲游牧種族。但常出掠巴比倫及四鄰各國。史不絕書。

其東境在底格里河外。有連綿不斷之大帶山。通於山後大高原之隘路。計高五六千尺。其絕頂則逾一萬一千尺。高原之近山處。計高三千尺。至一千五百尺不等。帶山之廣。扯計三百英里。其平行之山嶺。自五嶺至十嶺亦不等。山中皆有空谷。大小不一。高度亦各殊。皆足以居民。惟彼此相隔。不通往來。甚有與山外人不相聞問者。幾若世外桃源矣。論其洩水。有時並無山谿。但於四圍匯成小湖。每遇雪融水漲。衝決大口。下趨西境之槽渠。成爲各大河。大半入於底

格里河。其在南境者。直趨波斯海灣。自成爲浸水之漲灘。又在中段之三大河。即加倫 Karun 雅拉希 Jarahi 大勃 Tab 今則與沙得爾亞喇伯河會合。同歸於海灣。漲出大砂洲。其面積幾及巴比倫之半境。沉泥雖居多數。難以墾種。但亦有可耕之低區。皆爲膏腴。與他處砂洲相同。

巴比倫境內之山。則在加倫河與底格裡河之間。古時波斯海灣之岸。有一帶小山。起伏不齊。稍後則有大帶山。吸受空中之濕氣。遂成林深樹密之山區。其下層皆爲橡林。過此以往。則多松柏。從底耶拉河 Diyala 以南。至於希喇土河 Shiraz 連綿不絕。入林之要道。有一地樹林稀少。爲世人必爭之區。古人恆因之以開戰鬪也。其在高處大概峰巒重疊。惟於谷中略有植物。東面各山坡。土脈乾燥。但產香草及樹脂樹膏而已。此下則爲平原。凡有山溪流入之區。皆有沃土散佈其間。否則平沙無垠。成爲荒涼斥鹵之高原。古時稱爲波斯不毛之中心點。至今依然未改。此等不毛之地。及沙漠中之沃土。本書不必詳論。

之。本書所論者。惟在古時以攔之故墟。及米太波斯古人所居之平原與山谷。皆與巴比倫壤地相接者也。東鄰帶山。西連沙漠。在河之上游。亦有沙漠與草原。但從河道可以相通。今試問古人之移殖於巴比倫者。究從何方侵入乎。

論河道藪澤開闢之始基。吾人無從確指。惟知亞喇伯牧人未至之前。早有人墾治而卜居之。但以相貌而論。始居斯地之人。與沙漠人毫不相似。以言語而論。始居者之方言。亦與亞喇伯人所操之閃族 Semitic方言不同。又況巴比倫人之語言。與居於底格里河岸諸族及迤東諸族之語言相通。皆與古時閃族方言同源異流。且與突厥方言及中亞高原之蒙古方言。亦時相符合。此等通行之閃族方言。亦稱希伯來與亞喇伯方言。初推行於波斯高原。漸向西境。遍傳於新世界。所以居今思古。欲上溯巴比倫之古俗。惟在波斯灣源頭附近諸山村。及底格里河外諸地。可以稍得其蹤跡也。

巴比倫開化之始基。大概發源於南北兩區。北則有亞甲城 Accad 爲亞述

始祖寧綠所建。南則有蘇抹城。Sumer 前面臨海灣。一邊沿底格里河及大鹹湖。直向加倫河口之三角洲。一邊向沙漠。有數條大路。直趨西南方。通於中央之草原。草原諸民族與巴比倫人交通之歷史。詳下章書中。

幼發拉的亦有水漲之時。與尼羅江相似。每年四五月間。河水初發。至八月爲最高。約歷二十一星期之久。九月則河水漸退。習以爲常。

但論水利。則尼羅江較幼發拉的河爲優。以故上古埃及人所奉至尊之神爲日神。巴比倫亞述所奉最畏之神爲龍神。各隨其所處之地勢。以申其敬畏之誠也。巴比倫之進化。在於河口砂洲。不在谷中平原。亦由於此。

凡赴巴比倫者。不能從拉甲希城直抵耳邑。惟航幼發拉的河者。可達魯德城。航底格里河者。可達麻瑟爾城。Mosul 爲古時兩河通商之要區。水急難以行舟。或用木筏。較爲穩妥。又苦地鮮樹林。木料較貴。故以獸皮蒙木架。用代舟船。輕而易舉。爲無上之妙法。下水則乘之以往。迨其歸也。拆卸而置諸驢背之

上循旱路而行。今仍用之。

巴比倫農業之根基。全恃河流沖積之泥土。及每年河水程度之合宜。水度過高。卽成爲澤國。苟或過低。卽變爲沙漠。凡水澤缺少之區。莫非草木不生之壤。一望皆是也。惟居於兩谷之人民。卽未能輸其土產。運售於外。亦必能從谷外。運其所需之貨物。以供給谷中之居民。且有谷中所產之物。爲巴比倫城所缺乏者。如葡萄酒。橄欖油。木材。瀝青。石料等。皆爲運出之土貨也。再向東則爲底格里河外諸地。有商途。經山麓而達茂林之區。過此卽爲多產香料藥材之熱地矣。若踰沙漠。亦可達南方廣產香料之地。苟向西行。則有紅海阻之。海濱多產珊瑚黃銅及各種硬石等。

巴比倫亦有輸出之產物。以食物爲大宗。有穀與棗。羊毛亦較他處爲佳。因其畜羊較沙漠爲美也。呢絨製成之衣服。亦通行於四達諸國。稱爲巴比倫衣。蓋在古時之巴比倫。成爲世界商貨之總滙。與今之倫敦 London 相似。各國進

口之貨。皆由巨商販運而入。再由各國分行。轉運出口。其任負戴之勞者。初時惟由人工或驢。繼由亞喇伯人引入駱駝。又從東方輸進馬匹。遂成今日之景象。

此可見巴比倫之財政。注重製造及貿易兩大端。當時人民進化之程度。實已大有可觀。人民各享其自由之權利。一切工藝製造。無論男女。咸得平等共享。不但已嫁之婦人。得以自由。卽終身不嫁之守道女子。亦得與於各種藝業。成立自主。較諸中古脩道女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惟恃教會養贍。成爲人間寄生之物者。大相懸殊矣。維時人類之區分。但分奴僕與自主人。或田工與田主而已。田主一類。大半皆爲官長。上古利祿。皆給閒田。權利與責任相輔而行。官長有罪。其罰較平民爲尤重。醫生之診金亦然。隨病家之貧富以定多寡。惟爲奴之人。可積費以自贖。得復其自主之名分。上古各國。莫不從同。

上古巴比倫諸城。各建廟宇以祀其所奉之神。廟中之祭師。得握地方之政權。

各城之長官。卽以大祭師任之。迨後征服四鄰。創立巴比倫帝國。遂於各省添設總督以資治理。亦仍簡擇親信之人。充任各城之大祭師。因其爲歷久相安之政體。非能改革於一時也。時神權最重。廟產極豐。凡土地及工商藝業。大半操於祭師之掌握。政府幾同虛位矣。

廟之所在。成爲本城之勝地。各廟皆有特別之名號。大概皆築土山。務極其高。與上古之巴別塔 *Tower of Babel* 相似。使洪水不能淹之。山頂設平臺以建神廟。悉仿王宮之制。朝夕進饌作樂。有花園以供神之游息。並畜各種禽獸以博神之歡娛。與世主之享用。毫無殊致。有時求神不應。信以爲出獵於外。如巴力 *Baal* 之在加密山 *Carmel* 然也。

土山之下。四圍遍築店鋪工房及廟中執事等之居室。雜以民居。極其繁盛。以故各城中著名之鬧市。莫不遙指高高在上之廟山。以爲人民薈萃之區焉。此外又有緊要房屋。亦築於山上之平臺者。大概最古之時。就山麓現有堆積之

碎石爲之。苟不得之。則疊土以成。迨燒磚之利既興。始用青磚。亦惟廟宇王宮等用之而已。若平常之民房。則用土磚。聊蔽紅日。並築廊棚。以透空氣。無他裝飾也。巴比倫本地不產石料。故石刻之物無多。幼發拉的之泥。燒成磚料。其色黝暗。不足增美。此所以巴比倫之進化。雖顯明於多端。而於陶器之一藝。終不能與埃及抗衡也。

然而巴比倫之泥。於文字上有絕妙之用處。因其泥水溶液。上古人咸用之以作象形之字也。巴比倫象形之字。與埃及相似。其初皆肖物形。已而發爲聲音。終乃切音成字。字皆作直行。迨後將象形字縮成減筆字。取其迅速無訛。變成三角尖形。亦稱爲箭頭文字。或長或短。則隨其所用之筆而殊。此等文字。與埃及古文同時長進。但略有不同。因巴比倫箭頭文字。祇用以代表形字。免致易於磨滅也。

照古史所紀。嘗有人發掘古時蘇抹人 Sumerian 所築之城。若拉甲希 Lagash

與聶普爾。Nippur 乃其最大者。吾人藉悉此二城居民。於古時曾有交兵之事。考其起釁之原由。類皆因侵佔田地。遷移界石。遂至兵連禍結。百年不息。其卒也。仍由兩造勸和。重勘疆界。賠償兵費。立約遵守。幾與近世之交涉案。後先同揆矣。又有一次。彼國奪得此國之地。別立一新大祭司以爲其王。又有一時。兩國俱爲路甲薩奇西 Tugalzaggesi 所征服。後遂立爲以力國 Erech 之王。管轄下游諸地。繼乃兼併上游。稱爲世界之王。King of the World 實爲上古巴比倫最有權力之王也。

吾人既知巴比倫之大略情形。益可見巴比倫之輿地。與尼羅江流域。大相懸殊矣。埃及孤立。雖其近鄰。亦相離甚遠。其四圍皆爲沙漠。卽在西境有數大草原。而其可通之商途。亦不甚廣。巴比倫則反是。雖亦有亞喇伯與米所波大米兩沙漠障其外。但相隔較遠。況此二沙漠。大半間以草原。足供游牧人之生息。戶口繁多。足以爲害。生計甚艱。流爲劫盜。往往然也。古稱米田人 Midianites

夜劫約伯 Job 之家財。卽指沙漠中牧羣之裔也。

論巴比倫外交之歷史。大概可分爲三項。其一。爲與亞喇伯游牧族人之交涉事件。其二。爲與攔人之交涉。卽後之波斯人。其三。爲與其殖民地亞述之交涉。以上三國。或爲睦鄰。或爲仇敵。皆與巴比倫人有絕大之關係者。吾人既考巴比倫之古史。自當續論此三國之來歷。卽閃族之亞喇伯人。以攔人與亞述人是已。備詳下章書中。

第五章 閃族人之侵入

亞喇伯大沙漠。自古稱爲居民蒼萃之一區。其地有多處。實不合於居住。惟其地面向東斜下。直至波斯海灣之岸。則與呂彼亞沙漠大異。由其地勢中凹。濕氣易積。茂草繁生。合於畜牧之大用也。但使濕氣充足。則亞喇伯全境牧人。咸得守其牧羊之業。生養蕃息。循其家族之治法。各享其祖遺鑿井之權利。分疆劃界。彼此不爭。設遇旱乾。則其爲害。不可勝言矣。由其人民牲畜。全賴水草以

爲活。今既無之。則必出於此二端。苟非坐以待斃。惟是相率逃荒以求生耳。所幸者。向無定居。支幕棲身。遷移極易。而旱荒之來。由漸推廣。使人尤易於趨避也。惟有兩端阻礙。欲逃荒於沙漠之外。必假途於其他牧羣所轄之地。且與沙漠外耕田之農民。向爲積仇。所到之處。無一非危險之境遇也。

爰有桀黠之酋長。宣言於衆曰。無傷也。吾人苟成羣而出。如潮之湧。如風之捲。彼何敢當我哉。吾人一身之外。無他家財。敗則無所損失。勝則大獲其利。何樂而不爲哉。幼發拉的河流域諸地。爲吾人平素出沒行劫之區。人民富足。蓋藏充盈。苟除不動產之外。悉數掠之。必能不負吾人長途之勞頓。並足供吾族暫時之用度。願我父老子弟勉之。

自是以後。每遇旱荒。恆率其全族。出劫於沙漠之外。不憚山深林密。但有水草之處。皆爲樂土。長江巨河。不能阻之。水陸兵隊。亦不能禦之。而游牧人出劫之爲害。乃史不絕書矣。

然而上古游牧人不能爲大害。因西歷前二千年之前。亞喇伯沙漠中。尙無馬匹。且軍器不精。徒恃舊式之槍械。以視中世蒙古游牧人。暨後代亞喇伯遊牧人。強弱懸殊。可知上古閃族游牧人之爲害。並不若後來之烈矣。

考亞喇伯境內閃族人出劫之歷史。世界顯受其禍。教化因此而阻滯者數百年。欲詳其梗概。可分爲四大時期以明之。分期之法。按其所操方言改變之程度。以爲先後移徙之準。凡初從亞喇伯侵入之人民。皆操閃族古語。厥後逐漸改變。亦有至今不變者。

離沙漠而適沃土。其勢本順。況又劫掠所得。奴僕贓物。草不滿載而歸。加以牛羊及其皮毛。與熟皮。乳餅。皆可出售於人。以購五金及兵器藥材。豈非大利之所在乎。此游牧族人所由樂於移徙。有若水之赴壑也。

除劫掠貿易之外。更有一擅長之技。爲其能周流沙漠之中。而不蹈於險也。路徑難辨。惟彼能識之。何處有井。惟彼能知之。初惟個人之貿易。繼則於沙漠之

邊境。闢成市場。於是始有結伴同行之商隊。各帶軍械。嚴密防守。以免盜劫。雖屬冒險。而趨之若鶩。其獲利之厚可知矣。

商隊之組織。自以游牧族人爲多。既務經商之正業。自必漸棄其舊習。成爲有秩序之人民。商隊以多爲貴。尤以同心爲美。衆志成城。方能出入於沙漠而無虞劫掠。遂集衆操練。推舉隊長。順服命令。凡列入隊中之人。無論何族。咸視爲一家。且於沙漠之兩端。築造棧房。以供起卸貨物。停留旅客之需。並可安頓眷屬牲畜。以免長途之重負。且省遠道之糧糧。至於行程之加速。旅費之減省。猶其餘事。初立之時。但稱商埠。久之遂成城市。由本地人民。公舉城長以管轄之。城市既立。必籌供給之法。於是開闢屬地。廣興種植以裕財源。尤妙於沙漠之邊外。皆有大草原。又有山上溶雪而成之小河。頗足津逮沙漠。使其地成爲肥美平原。若大馬色城 *Damascus* 與博哈喇城 *Bokhara* 皆是也。別有沙漠。接近可航之河道。或面臨海灣者。亦多爲商賈湊集之大城。若紅海濱暨尼羅

江兩岸之諸城。尤爲通入沙漠之要道也。

此可知閃族人侵入巴比倫之歷史。不外移徙與通商兩種人物而已。巴比倫諸城之最古最大者。惟耳邑與伊里度。實築於幼發拉的河。緊接亞喇伯平原之河岸。耳邑濱臨大河。合於上游諸地通商之用。伊里度之形勢。趨向海灣。印度及產香料諸地之商人。咸出此途。此等通商。引入大草原之中心。與亞喇伯南境產香料諸地相接。且通於西乃山及敘利亞 *Syria* 之南邊境。埃及與巴比倫交通進化之跡象。實於此處肇其基。因其爲上古閃族人初創立足之地。得與他國人通商者也。

不但此也。上古閃族人又嘗散居迦南 *Canaan* 與巴比倫人雜處。後成爲迦勒底國。 *Chaldea* 以巴比倫爲京城。重築耳邑。稱爲迦勒底之耳邑。並括巴比倫南境全地。悉入其版圖。

又有閃族人從南方侵入巴比倫者。則在坎比拉 *Karbela* 有一路。從海灣

之漲灘。通入沙漠。又有通航之河道。深入內地。與巴比倫對峙。巴比倫在史書既作之時。爲世界至大之城。但有一說。巴比倫屬蘇抹人管轄之時。何以遠不及新閃族人管轄時之壯麗。則因閃族掌權之時。以巴比倫爲首都。不但與坎比拉古城交通。且得假道於沙漠。使巴比倫與耳邑亦成爲往來互市之大城也。

論第二次閃族人侵入之事。自征服亞甲 Accad 始。時苦亢旱。不願自囿於沙漠。特挈其全羣。出佔他地以居之。其所立之朝。統轄撒爾根 Sargon 及那來星人 Naram-sin 等。其都城並不在於蘇抹。而在於較北之亞甲。其侵巴比倫。乃從幼發拉的河上游。入米所波大米草原。因從北方侵入。較易於爲功也。巴比倫人屢受劫掠之害。遂築長城以阻之。此城橫亘沙漠。從幼發拉的河至底格里河。使沙漠中游牧族人。不能出入無阻。稱爲米太長城。與中國之長城相似。照古傳所紀。當時所防之米所波大米牧族。卽爲閃族中亞甲之撒

爾根人也。

閃族人既得巴比倫北部之地。並立亞甲城爲都會。未幾時。卽聯合蘇抹南境諸族。踰底格里河而進。佔以攔。卽今之波斯也。又有撒爾根人與那來星人所居之曠野。大概皆爲山區。以北境平原爲界。或謂此等地面。卽北敘利亞之in Syria之故土。那來星人所稱之麥該 Magan 國境。卽西乃 Sinai 土股。於此有路可直達沙漠。爲上古通商之要途。

自是以後。閃族人所用之語言。通行於巴比倫以攔兩國人民之中。在以攔則稱爲官話。與土語並行。遇文告簿書。有時兼列官話土語。在巴比倫則已成國人正式之方言。惟好古家及紀古禮者。尙用蘇抹人之土話。故今之考究古文者。在巴比倫亞述境內。有時掘出上古蘇抹文字之碑記。甚有用閃族語言註釋蘇抹土話之古籍。蓋爲便於當時人民之誦習而作也。

考閃族人自入巴比倫之後。除語言文字及略有治法之外。別無裨益人民進

化之端。此外閃族移民之不在巴比倫境內者。更不少概見。但閱千年之後。有第二次從沙漠中來之移民。則其拓地甚廣。凡前次移民未到之區。幾莫不有其足跡矣。

第二次閃族人移居之歷史。不甚明顯。惟考其經營之根據地。則在敘利亞沿海等處。古時稱爲迦南。迦南之內地。又有亞摩哩人 Amorite 居之。埃及與亞述人皆嘗稱之。蓋指第二次移居者爲迦南人也。但其所居之地。並不拘於迦南一隅。在巴比倫有多數之神名與人名。皆屬於迦南人之式樣。若以土買 Idumea 王哈撻 Hadad 亞蘭 Aram 之偶像臨門 Rimmon 及魚神名大公者 Dagon 皆是也。又在巴比倫北部曾立一新朝。其王之名。皆可表明其爲迦南人之種族。且能征平南境。不若前人之但據亞甲爲首都。特立巴比倫爲京城。以成南北統一之規模。亞伯拉罕書中。戴有四王與五王在約。但河 Jordan 邊境交兵之事。卽其時也。有名暗喇非者。爲示拿 Shinar 王。曾偕

以攔王基大老馬 Chedorlaomer 出征相近死海 Dead Sea 諸國。復與巴比倫成爲大君主。與哈摩喇皮 Hammurabi 齊名。創立議例會。實爲世界第一次設立之大議會也。

又有一種閃族人。從此境侵入。踰越山嶺。而達底格里河谷之中央。立爲根據地。卽爲後之亞述國 Assyria。約在西歷前一千八百年間。其開國諸王之名號。與迦南人之名號髣髴。可概見矣。更有同操閃族語言之人。移居於喀布爾。幼發拉的兩河中間之哈蘭 Haran 但未聚居立國。亦未久駐一方。由其地勢不足招衆情之歸向。且諸谷散處不相交通。故無築城之利益也。幼發拉的河之西境。亦有迦南人移居之。蔓延及於幼發拉的河與地中海中間之各高原。其南則遠抵大沙漠之邊境。

然而閃族人之拓殖於敘利亞海濱者。吾人未能詳悉之。吾人所知者。惟創世記中所紀移居人民之支派。大概始居於巴比倫沙漠邊境耳。邑之四圍。繼渡

幼發拉的河而居於哈蘭。又向西循迦鐵城。Kadesh 東北行而入迦南海濱諸地。既而遷入埃及。復返迦南。希克沙人掌權之時。自稱爲牧羊族人之王。卽此族也。時沙漠四圍諸地。盡入牧族之掌握。亞伯拉罕 Abraham 之故居。亦在斯地。嘗與附近游牧族人親戚往來。以撒 Isaac 雅各 Jacob 之妻。亦從牧族娶之。照古傳所紀。曾因荒年。又入居於埃及。約在埃及第十八朝之時。至第十九朝之末。仍出埃及。而復返約但。河外之伯拉司體尼。Palestine 卽猶太國。別有一說。則稱其初次移徙。實先入敘利亞。卽上文所紀第二次閃族移居之根據地。詳本書第七章論敘利亞書中。

讀史者有一明顯之問題。卽論迦南人之移徙。曾否及於埃及。查埃及古史所紀。皆爲西歷前二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之事。埃及盛時。在第十二朝。但其前後皆遭世亂。深受外人之侵伐。大概指迦南人而言也。惟十二朝王之在位時期。說者不一。或謂當在西歷前二十五世紀之時。若是則迦南人之入境。實在

十二朝之後。埃及之由盛而衰。此爲其大原因也。或謂當在西歷前十九世紀至十八世紀之間。若是則迦南人之入境。恰在十二朝之前。尙有第三說。則謂埃及十二朝王在位。正當過渡之時。其間內亂外寇之禍患甚多。賴以消弭阻遏者亦不少也。

此可見閃族人之曾居埃及。人數雖少。爲時雖暫。乃實有之事。觀創世記所載亞伯拉罕入埃及之歷史。並可考證其較確之時代矣。因四王與五王交戰之時。亞伯拉罕實居於伯拉司體尼。卽爲巴比倫哈摩喇度當國之時。約在西歷前二十三世紀之終也。

第三次閃族人之移徙。以亞蘭人 Aramean 著名。徙利巴嫩 Lebanon 與幼發拉的中間取道而入。創立一大國。在猶太之東南。卽敘利亞也。亞蘭人初從亞喇伯東北境內出徙。約在西歷前一千三百五十年間。時幼發拉的河流域。幾無處不有牧羣人之蹤跡。又嘗侵入亞述境內。踰河而散居於米所波大

米。又在西歷前一千三百年間。亞述王撒馬尼第 1 Shalmaneser 在位時。有稱爲亞利米人者。Arimi 從喀布爾河侵入。蔓延及於上底格里河。與千
年前迦南人之侵入哈蘭相同。

西歷前一千一百三十年間。亞述於久亂之後。國勢復興。時則有亞蘭人散居
於諸山之麓。從上底格里河至幼發拉的河。聚族而成國。卽迦基密 Carchem-
ish 迤西諸地。大概在幼發拉的河與西海 Western Sea 之間。

又有赫族人 Hittite 入居於北敘利亞境內。皆爲昔時迦南人與亞蘭人疊
經徙居之地。迨後衰敗。仍歸亞蘭人之管轄。由是沙漠中之要道。悉操於亞蘭
人之掌握。以大馬色 Damascus 爲敘利亞之京城。聖經中稱爲大馬色之亞
蘭。詳撒母耳後書八章五節。查以色列國 Israel 古史。自大衛王 David 至
亞哈王 Ahab 之世代。屢受敘利亞人之侵伐。卽指此等亞蘭人言之。有時亦
稱爲亞喇伯之大馬色人。The Damascus of the Arab Khalifs 蓋其拓殖

既廣。能操貿易之大權。其所操之方言。又能推行無阻。從米所波大米至埃及之邊境。或爲通用之官話。此敘利亞語言文字。所以盛行於當時。而敘利亞境內之大馬色國。得歷二百年之景運也。

第四次閃族人移徙之歷史。則在西歷第七世紀之時。卽亞喇伯人是已。其侵入之路徑。亦與歷次閃族人相同。初踰沙漠之北邊境。不過百年之間。不獨蔓延於敘利亞與埃及。且遍居於北斐全境。越地中海而達西班牙。又佔據地中海之西。西里大島。劫掠君士坦城。Constance 闖入法蘭西境。惟於西歷七百三十二年。在怕底愛城 Poitiers 爲法人所阻截。又東趨波斯。在印度創立帝國。掌握海權。擅通商之厚利。揚牧族之兵威。遠達新嘉坡 Singapore 以外。其詳不及備述。

第六章 論巴比倫鄰近諸地

吾人於閃族人之移徙。已能窺見世人進化之情形。或爲好靜之人。從事於農

工之恆業。或爲好動之人。專驅其牲畜以游牧於曠野。其最占優勝者。則爲經商運輸之人。能貿遷有無。以收通工易事之效也。但其人民因旱荒遷徙。有時於其所居之地。不得不謀安居種植之方。更不得不漸棄其習慣。漸變其生計。凡從沙漠中移來之民。大抵皆然。非偶焉而已也。此可見閃族之人。一離其故鄉。卽與其到處之人民。合同而化。惟其閃族之性質習俗。終不能全變。有識者仍能明辨之也。

以上所論。皆爲巴比倫與鄰近沙漠諸地之關係。下文乃詳論巴比倫出海漲灘之對面諸地。但按地勢言之。實有可惜者二端。其一巴比倫所轄幼發拉的底格里中間諸地。不盡肥沃。未足鑿建都立國之心。遂致赫赫大邦。移設於以攔卽後之波斯也。其二底格里河與幼發拉的不同。其河流初經山谷。繼滙納諸支河之水。成爲澤被羣生之大河。故遠之足供農民灌溉。雖在巴比倫境外。亦深受其益。近之則反爲害於巴比倫。此亞述國之所由興也。今試分論如下。

以攔之歷史

以攔古史所紀之事較巴比倫史爲詳。以攔築城於高地。以視其所轄巴比倫境內之諸地。高下大相懸殊。肥瘠因之立判。據考古家莫爾根 *M. de Morgan* 所創獲。曾於蘇撒 *Susa* 古王宮之遺址。及波斯京城。掘取古蹟。不但尋得各種器具文字。足以考證巴比倫史事之源流。且能掘至較深之地層。得有二層古蹟。皆爲石器時代較近世人所遺之物。其最古之一層。可以表明當時之人。確已開化。更能創始振興工藝。其較近之一層。可以表明當時之人。屢受災禍。頗露衰敗之景象。有陶器一種。爲古時特色之工藝。其實地爲月白色。上繪深棕色之花樣。半仿編織之碎紋。半描動植各物。閱者苟不加詳察。必將指爲埃及復興時所造之陶器。因其繪事相似也。

但以地中掘得之陶器而論。則其式樣縱有不同。其爲最初之製造。則歸於一致。迹其所埋之地。可使人知此等疆域。卽爲後世夷狄 *Scythians* 薩該 *Sacae*

二族人之所居。且可使人知中世所稱突厥 *Turks* 韃靼 *Tartars* 傳遺之教化。亦卽爲此等以攔人之遺澤也。

更取以攔之陶器與埃及之陶器比較之。可見以攔人製造陶器之時。埃人尙在盡力於溝洫。殫精於耕稼。而於陶器一業。實爲萌芽之世代也。卽以巴比倫比較之。巴比倫人改化之初。以攔之陶器已經流傳。惟巴比倫人能立大朝。後世之考古者。遂以巴比倫爲古時教化發源之地。而以攔之名。反爲其所掩矣。以攔爲合於地理形勢之要區。不合於立國。其境內築城不少。有在高原者。爲蘇撒城。有在沿海者。爲以力城。乃海舶薈萃之大埠。有在低原隰地者。若巴比倫城及拉甲希城 *Lagash*。以上諸城。不相統屬。各自有其財利。各自有其友邦。或敵國。亦各自有其敬神之思想行爲。惟其教化之外觀。各城大致相同。與底格里河外諸居民之教化。迥然各別也。

在巴比倫與以攔之間。亦恆有兩端困難。第一端。巴比倫不產石料。亦無木材。

惟有棗樹柳樹與各種礦產而已。以攔則木石充牣。各物富足。爲底格里河下游之通商要口。與亞述相隔三百里河道。特擅交通之利。巴比倫則但有創世記所稱拿泊 Naboth 之葡萄園。卽在其地。巴比倫諸王常以此自矜其富庶。第二端。底格里河有時泛濫成災。巴比倫與以攔之轄境。恆以此河爲界。數百年來。時起爭端。甚至出於戰爭。不得免焉。

亞述之歷史

巴比倫所受高原之外患。又有從北方來者。底格里河所以異於上幼發拉的河者。由其河流從高山發源。未繞行沙漠之前。先經一百里可耕之地。並於半途匯合數大支河之水。其河谷中之土地。甚爲肥沃。有名小撒勃河者。 Lesser Zab 稱爲亞述之界河。能使沙漠中之劫盜。不能從東南方侵入。皆此河之功也。

亞述境內較低之半部地土。較北境爲炎熱乾燥。瘠瘠。大不合於民居。惟因初

入此地之人。皆從下流諸河而來。遂卜居之而不遷也。以故其地初立城之時。卽奉其閃族中之大神。名亞舍。Ashur。厥後遂成爲亞述全國之神。蓋其人民以神道設教。因而控制全境之人民也。亞述之地土。較巴比倫尼微。Zerbel爲堅硬。故其所產之人類。所頒之信條。皆含堅強之性質。亞舍威靈顯赫。人皆畏之。亞述列王從不敢以成功自居。惟歸美於神命神權。無論何事。總以無干神怒爲目的。遇有替神報仇之戰事。則其國人莫不勇氣百倍。咸願效死疆場矣。

亞述極古之事。如閃族人於何時始居其地。或因何故而居之。皆不知其詳。惟知其侵入亞述。當在哈摩喇皮管轄亞述之前。且知其初入亞述之閃族人。必爲首二次移徙之人民也。若論閃族未入境時之教化。無從考證。大概與以攔古昔相同。其去用石世代。必不甚遠也。自閃族人既至其地。輸入各種智慧治法。實爲亞述人進化之初階。繼在巴比倫境內。得掌大權。遂大興水利以資種

植。又復廣開礦金。多採木材以利民用。曾不幾時。更能佔據古爾特人 *Kurd* 所居之上游諸谷。與之雜居。不但後人之容貌。逐漸改變。卽其風俗行爲。亦積久化合而不自知矣。迨後古爾特人得脫閃族人之羈絆。恢復其舊亞述之政體。專以息兵勸和爲外交唯一之辦法。不恃礮火以爭勝。

亞述建築之術。卽爲後世所稱巴比倫造磚之術。其覆面皆用雕刻之石。其門口皆設牛身人首之石像。以資護衛。凡築宮殿廟宇。皆有雕刻楔形文字之石碑。非用以頌颺亞舍神。卽用以讚美亞述王。考其工藝。已變其本國鄙陋之性質。而進於美術之程度。迨後更能仿造西法。精刊山水田獵諸圖。益令人嘆賞不置矣。

哈摩喇皮 *Hammurabi* 戍守亞述之時。與世隔絕。不相往來。故其事實。湮沒而不彰。若論亞述諸王極盛之世。約在西歷前二千年間。過此則有喀西德人 *Kassite* 侵掠南境之禍。遂使哈摩喇皮之後裔。頓失主權。至西歷前一千四

百年間。亞述王與喀西德王訂立條約。言歸於好。厥後亞述王又與埃及王亞孟霍德伯第四 Amenhotep IV. 結婚姻之好。埃及內亂。巴比倫人亦與同謀。亞舍巴釐王 Assurbalit 起兵問罪。廢棄巴比倫王。另立布奈布利亞希 *Bur-naburiash* 使登王位。而奪其權。與木偶無異。布奈布利亞希與亞孟霍德伯第四通問之信函。茲尙儲藏於德雷亞瑪那 *Tell-el-Amarna* 之文書庫。

西歷前一千三百年之前。亞述與巴比倫又有戰事。茲述其結局兩大端如下。

亞述之初次侵伐巴比倫。約在亞述王撒馬尼斯第一 *Shalmaneser I.* 在位之時。卽爲重築尼尼微城之王。其戰勝巴比倫之大功。約在西歷前一千二百七十五年間。時巴比倫舊城全遭焚燬。城中所奉之瑪突克 *Marduk* 神像。亦被擄至亞述。已而從事建築。復修巴比倫城。較前格外壯觀。並就底格里河開闢新河道。以興四圍之水利。農事由此大進。且使亞述與巴比倫之交通。格外便利。莫不歸功於亞述人之治河也。

此等交通之利。影響於亞細亞西境者甚鉅。試觀西歷前一千二百八十六年。埃及人與赫族人 *Hittite* 交兵不已。迨西歷前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兩族人息兵議和。訂立攻守同盟之約。非其明驗乎。又越一百餘年。屢經戰爭。疊有勝敗。卒能逐出巴比倫境內之喀西德人。嗣是以後。變亂頻仍。亞述人得以大逞其志。揚兵威於地中海濱。深入小亞細亞 *Asia Minor*。且與埃及相通矣。當時領兵著名之亞述王。爲滴臘比利斯第一 *Tiglath-Pileser I.* 其在位。約在西歷前一千一百五十年至一千一百年間。厥後漸歸衰敗。其事實。不可得而考矣。

亞述第二朝。始於西歷前九百五十年。衰敗於西歷前八百年。其第三朝。最爲顯赫。始於西歷前七百四十五年。滴臘比利斯第三 *Tiglath-Pileser III.* 篡位之時。其極盛在西歷前六百七十年間。其亡國在西歷前六百年間。

論亞述當時之仇敵。不外三族。一爲巴比倫人。一爲北高原人。一爲密近之西

方人。其外交制勝之方。在於永使三族之分離。可望亞述之平安。設有兩族聯合。必貽亞述之憂。苟其三族同盟。則亂象必因之而立起。尼尼微京城之卒致焚燬。卽由於此。

巴比倫在尼尼微之東南二百英里。其側面爲以攔城。以攔之後。爲未墾熟之高原。其地介於波斯海灣與希喇 Shiraz 至吉爾曼 Kirman 高平原之間。當喀西德人在巴比倫掌權之時。有一種勇悍民族。新從北方草地。遷居於吉爾曼。詳下文第九章書中。

亞述初著名於史籍。實在哈摩喇皮掌權之世。稱爲巴比倫之屬土。迨西歷前六百六十八年間。亞述始臻隆盛。其王名以撒哈頓者。Esarhaddon 特爲其二王子命名。一稱巴比倫總督。一稱亞述總督。蓋視兩國如合一也。亞述之敗亡。由於其所作兩端大謬之事。一爲亞述王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妄思剿滅巴比倫人。一爲其子以撒哈頓王放縱無度。虐待巴比倫人。致召西歷前六

百六十四年沙瑪蘇摩金 Shamassumukin 之叛。及西歷前六百二十五年拿布伯喇撒之叛。遂於西歷前六百年之前。從亞述之故墟。崛起一巴比倫新國。

亞述之第二問題。在於東北境內之山居人民。即居於亞米尼亞 Armenia 及撒格羅斯 Zagros 帶山之人也。當亞述貧弱之時。山居之古爾特人。自安其耕鑿之常。略得其經商之利。終不敗其侵掠底格里河流域之心。厥後亞述國勢隆盛。尼尼微京城諸大臣。振興國中農商工藝。遂生驚外之思想。常借端問罪。起兵侵伐邊界外諸山之居民。計遇勁敵者兩次。其第一次。約在西歷前九百年間。相傳當時有一大國。名烏拉都 Urtu 其京城建於亞米尼亞境內樊湖 Lake Van 之上。歷朝均守君主政體。所轄之屬邦甚多。莫不納貢稱藩。其所用之語言。及所奉之教法。皆爲其所自有。惟有時借用箭頭文字。以合於同時各國之體裁。即其國人之工藝。亦與亞述不相上下。又有一勁敵之大

國。則在西方小亞細亞境內。Asia Minor 屢爲亞述之害。相傳西歷前七百至六百年之間。合衆小邦而成一聯盟之國。國勢勃興。其詳備載下文第九章書中。

當亞述就衰之時。又有從高原侵入之寇。相傳西歷前七百十三年。有亞述之撒爾根人。Sargon 起兵出侵東境撒格羅斯帶山諸族。其日記中。自稱遇一大敵。卽爲米太王但亞哥。Darius 在希臘古傳中。亦稱米太初見史傳之王。名但亞哥。Deiokes 卽其人也。米太人之若何佔據高原。與亞述人雜處。其歷史無從證實。但知其語言教化。與其同時之以攔人大概相同。

在亞述滅亡之前一百年中。恆與米太人兵連禍結。其列王氏族。多不可考。惟知當時高原之中。實有新國崛起。與亞述人爲仇。或從帶山之外侵入。或卽在高原中起兵。莫能詳悉。但有一端。可證其人之來歷。其人雖崛起於西方。而其所用之方言。則爲烏拉都人所通行者。與米太波斯方言相通。且與亞利安人

Indo-European 之方言相似。更有一說。較西諸新國中。嘗在小亞細亞東部。合成一大國。名摩斯基。Muski 厥後亦稱爲基滿利人。Gimmirri 其種族亦不一。有出於游牧本部者。有從他處移徙而來者。米太既見史傳後之第三王。名基亞澤爾士。Kyxares 照希臘史家希羅多達斯 Herodotus 所紀。基亞澤爾士與尼尼微人劇戰之時。實爲巴比倫諸國之盟長云。

第七章 各棧道之史源

亞述外交政策之第三問題。在於近西諸地。從米所波大米。卽兩河之間諸地。向爲多國所據。其西境鄰近之地。有棧道二條。分枝以通各處。蓋凸出於亞洲大陸。得與他洲相接。卽聯絡歐斐二洲之地者也。其在北境之棧道。通於小亞細亞地。勢伸出於大陸。幾於四面落空。與歐洲之巴爾幹 Balkan 半島。僅隔一黑勒斯奔海峽。Hellespontine 其海岸甚長。從安提阿海灣 Antioch 至蘇彝士海灣 Suez 西界地中海。東接亞喇伯大沙漠。其在南境之棧道。通於

埃及當喀西德人在巴比倫當國之時。已聞埃及之名。昔有人在白格達 *Ba-
srah* 掘得埃及希克沙王基安 *Hyksos King Khyan* 之碑文。但埃及之
得估米所波大米。則在第十八朝王權最盛之時。約在西歷前一千五百年間。
埃及之國境。始拓至幼發拉的河上也。

論敘利亞

敘利亞全境人民。大概屬於帶山居民之種類。其教化以耕種爲根基。惟其沾
染巴比倫之教化。較他國爲早。如通行箭頭文字及圓筒印章等類。亦嘗爲閃
族迦南人所侵佔。當哈摩喇皮在巴比倫王位之時。及閃族人在亞述掌權之
時。敘利亞皆爲其屬土也。或謂牧羊王在埃及當國之時。亦嘗南侵。及於敘利
亞。伯拉司體尼 *Palestine* 非尼基 *Phoenicia* 大馬色 *Damascus* 及北敘
利亞卽包括非尼基幼發拉的河及帶山中間之諸地。

敘利亞極南之海岸。在上古爲獨一著名之區。人皆知之。因其地最占形勢。又

有歷史上之關係。實爲以色列古國 Israel 發源之地。次於希利尼者也。其鄰國稱爲希伯來。Hebrews 譯卽從外徙入之人。不但包括游牧族人。又有從約但河外移來者。居於山峽與海岸中間諸地。亦稱爲流乳與蜜之地。設有游人。取道於此峽。見其林木繁茂。或登猶大山峰 Mountains of Judah 而望之。必當嘆美不置。而信古人之言。不我欺矣。其地雖爲高原。而逼近大海。入夜有露。經冬有雨。故植物易於滋長。且於低區尤多草地。足供畜牧之需。向海岸之一帶。逐漸斜下。谿谷甚多。土地肥沃。水泉不缺。所產葡萄橄欖粟米。極其豐富。在鄰近海岸之處。山麓崎嶇。諸谷中皆有海峽。卽鎖哥 Sochoh 哩之音 Re-phaim 及以拉谷 Elah 等處也。若循其南北之舊海岸。山脉中斷。幾成峭壁。遠望前面海岸。有一帶平原。卽爲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所居之地。向多農田牧場。由其北面爲加密山 Carmel 有山泉灌溉之。故其土澤最肥也。遵道而南。則爲游蕩之曠野。水泉缺少。地多不毛。直至西乃 Sinai 大山。一望無際矣。

有一大道。從海岸可達埃及。以色列古傳中。稱爲非利士人之路。在北面又有一路。可通於東方。稱爲東方之路。從海岸平原起程。趨米吉多城 *Megiddo* 之隘路。踰加密山。抵吉破山 *Mount Gilboa* 之麓。是已橫越基順河 *Kishon* 之源而達愛斯特來雷 *Esdraelon* 平原。卽猶大山與加利利 *Galilee* 中間之大山回也。循湖而行。趨約但。河外之海路。達黑門山 *Hermon* 之斜坡。卽爲直通大馬色之孔道。

其地自古稱爲善地。 *Good land* 以色列後裔既到之後。將來之命運。卽從此定矣。因照地理學家所論。實於考古之學科。大有裨益。但自史家論之。則以爲以色列選民之卜居斯土。未可稱爲樂事。由其度日之方法。大爲改觀也。未至之前。世守其游牧爲生。家族政治之常規。供給甚儉。用度充足。既不與世相聞。自無外患之萌。一自移入上帝所賜之應許地。咸極口讚頌。視爲東方之安樂園。豈知居斯土者之日用飲食。必從勤苦中得之乎。蓋自到此地之後。始有

明日之憂矣。

但論以色列人之立國於伯拉司體尼。不過爲其族中之一支派。亦在於較近之時期。按諸編年之歷史。約在西歷前一千二百年至一千年間。卽埃及新朝覆滅之後。敘利亞人得脫離埃及束縛之時也。且因以色列人之語言。與迦南方言相合。可知其人民亦從約但河外移徙而來。爲最後侵入之迦南人也。

又有他種迦南人。其侵入敘利亞之時期。較此更早者。則爲侵入西境之人。深入利巴嫩 *Lebanon* 及安提利巴嫩 *Anti-Lebanon* 雙套山。皆與猶大山

及茅勃山巴巴山相接者也。其地爲狹長之谷。旁有山溪。沿海有小島與石巖。居斯土者。漁捕與種植。可以兼收其利。初時由閃族人當國。其地稱爲非尼基。已而國勢大盛。但照埃及古史。在埃及王第六朝及第十二朝之世。有一非尼基大城名比勃羅斯 *Byblus*。曾與尼羅河商埠貿易。專運木材藥料。聖經所紀利巴嫩之柏香木。卽指此也。或云。比勃羅斯之商人。在古時先抵大馬色城。再踰

巴比倫而達敘利亞與埃及。但其通商之路。或爲航海。或爲駝運。則未能論定之。論陸路則有舊路一條。走伯拉司體尼海岸。踰安提阿城。入基利家 *Cilicia*。即可通於尼羅河矣。若從海道以運木筏。歷時既緩。又必需俟河漲之時。但從陸路而行。則巨木亦非騾駝所能勝任。故遇水漲能運之際。遵海入江。木筏連檣並進。因埃及素少木材。深賴海外之輸入也。迨後又添土產及製造之品。若葡萄酒。橄欖油。暨各種鮮果。商務於以大興。他如比勃羅斯之銅。亦於當時始運售於西方。其北境又有銀礦。埃及十八朝時。市上白銀尙少。至是始數見不鮮矣。更有東方所產之香料糖果及製造諸物。亦皆從比勃羅斯運入埃及者也。

若在埃及運回比勃羅斯之貨物。自以五穀爲大宗。又有紙草。麻布。象牙諸貨。最貴者。爲埃及祭師出售之符籙飾物等。咸信爲驅邪避疫之神品也。埃及在上古之世。早成爲世上獨一振興製造之國。由其工價甚賤。生料極多。細麻紙

草等。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但王家廣籌津貼。加意提倡。且予以專利之時期。何怪工藝之大興乎。同時又有大馬色城。亦爲通商貿易總滙之區。其所出之鋼。自古推爲最美。又有織造之羽緞。及絲。綿。皮。果。與小木等貨。市面稱盛。更有非尼基城。亦與埃及及大馬色共爭通商之利。皆爲上古著名之商埠也。

非尼基在西歷前一千五百年間。埃及牧羊王退位之時。尙無歷史可考。直至埃及第十八朝時。始見於世。當時非尼基諸城。類多富足。勤求自治。名爲服屬於埃及。實常自相紛爭。惟其海埠貿易繁盛。蓋商賈之往來至便也。

由此再往北行。則爲韜羅斯 Taurus 帶山。山路不甚崎嶇。雨水不缺。谷中居民互相聯絡。以成自治。論其從入之途。則循幼發拉的河以上。在迦基密 Chemish 或賽撒德 Samsat 登陸。皆可達之。時有亞來波城 Aleppo 與大馬色城競爭通商之利。非尼基北境諸城。皆爲出海之要途。但從此地往西之貿易。走海道者少。走陸路入基利家者多。從基利家入深谷。踰韜羅斯山峽。卽

可抵小亞細亞平原。更可引入其他兩棧道矣。

論小亞細亞及赫族人

小亞細亞之地勢。作長角形。東連於亞洲大陸。其餘三面臨海。西北隅正對歐洲巴爾幹地臂。僅隔一窄海峽。其內地爲高平原。四圍皆有帶山。雨澤爲山所阻。故恃山上融雪之水以資灌溉。論小亞細亞之史事。有二問題。爲吾人所必當研究者。茲特詳述之如下。

一當查詢小亞細亞所處之地位。及其民生國計。於政治上。果有何等之勢力乎。則將答之曰。小亞細亞苟能自立。可成爲東方之保障。卽東方諸國與歐洲列國之邦交。亦得藉以保安矣。誠使東方不生邊釁。歐國亦不失和平。則此等人民。可享承平之福。而於歷史上。亦可發無限之光彩矣。

反是以思。苟使亞歐諸國俱強。而小亞細亞獨處於弱。將有何等之結果乎。則可答之曰。是必出於此二端。小亞細亞既居亞歐兩洲之中途。則必受人之逼

迫使之開放門戶。或將輸入東西各國之工商藝業。使之利源外溢。弱肉強食。誰能免之。

承平之時。民安樂利。平原地面。利益甚優。雖在東南境內。有一小份之地。成爲藪澤。匯爲鹹湖。但其大多數之地。皆足供畜牧之用。並於各草地之邊境。皆有可耕之地。以之種穀。民食有資。

照希臘史家希羅多達斯所紀。小亞細亞西境一半之地。皆爲弗呂家人 *Phrygians* 所轄。不但牧羣蕃庶。抑且五穀豐登。蓋在當時成爲富強之國也。其四圍諸山。五金礦產甚富。木材尤多。除山加利 *Sangarius* 裂口之外。他族無能侵入之。

其人民爲阿勒伯山人 *Alpine* 之一種。雖屢受侵伐。疊經改革。深遭歐洲人弗呂家人加拉太人 *Galatians* 希利尼人及中亞蒙古游牧人之蹂躪。而其人民之性質。至今未改。若在呂家 *Lycia* 亞米尼亞及北敘利亞等處。尤具完

全阿勒伯山人之體格。論其上古之教化。幾於無可考證。惟其古傳中。載有特羅亞城。Troy 築在黑勒斯奔海峽之濱。自用石世代之末季。至用鐵世代之初時。其間廢興存敗。不一而足。詳下文第八章。

古史所可徵者。惟有蒲加士格 Boshaz-keui 一城。在哈來斯 Halys 之東數英里。其地在古時爲四達之康莊大道。自北至南者。從基利家達新拿比。Sinope 自東徂西者。從米所波大米以入歐洲。在西歷前第六周之世。有一國名加帕多加。Cappadocia 其京城爲底利亞 Pteria 其所傳之古事甚多。畧述於後。

近在蒲加士格城。掘得箭頭字之碑文。並在加帕多加他處。亦得古碑。皆足證明巴比倫商人。向在其地貿易。自巴比倫第一朝王時。已經通商不絕。並可知哈摩喇皮在巴比倫當國之時。其勢力已擴張於韜羅斯帶山之外。照埃及史書所紀。約在西歷前二千年間。埃及第十二朝時。與北敘利亞境內之某國交

兵。乃從北方新來之仇敵。或卽指此也。又如巴比倫第一朝。被滅於西歷前一千八百年間。其敵人從西北方。循幼發拉的河而來。巴比倫人稱之爲喀底人 Khati。若在以色列古傳。則稱爲赫族人。居於伯拉司體尼南境之希伯崙 Hebron。迨後北方列王中有提達者。 Tidal 與於五王之戰役。卽爲蒲加士格王之名也。

又在尼羅江外諸地。掘出箭頭文字之土磚。多用閃族語言。但亦有改用土語者。其碑文半用巴比倫。半用亞述。惟皆不改其半教化人之性質。且多象形之字。至今無人能讀之。論其地。則從幼發拉的河至撒狄 Sardis。凡其所轄之境。皆有之。論其年期。則有最古者。亦有近古者。由斯以推。可知西歷前二千年之間。東方古國中。實於西北境內。崛起一新國。佔據北敘利亞全境。兼領南伯拉司體尼諸地。曾侵掠巴比倫。並於埃及十二朝時。起兵與之交戰。大爲埃及之害也。

查巴比倫所稱之喀底人。實卽埃及及所稱之希克沙人。譯言牧羊族人。埃及自十四朝至十六朝。皆由希克沙人當國。迨七十八兩朝。希克沙人退位。歸政於埃及人。厥後卽有埃及人征服敘利亞全境之事。以復前仇。事在西歷前一千五百年間。是役也。巴比倫之喀西德王。亦起兵協助埃及人。又有米推尼國 *Mitan-*
三. 佔據幼發拉的河東諸地。且與漠北之亞蘭人聯盟。至是始與埃及及交通。
迨西歷前一千四百六十九年。北敘利亞境內之赫族諸國。遂向埃及輸誠納款云。

當時幼發拉的河之東。有亞述國。西有赫族諸國。米推尼人久受其暴虐。自埃及人得勝。米推尼人如釋重負。在埃及人本無進取之意。遂與米推尼訂爲友邦。互通婚姻。豈知埃及兩國訂約之後。忽有赫族之加帕多加王名瑟比羅流瑪者。Subuliuma 向爲北敘利亞諸國之盟長。起意復仇。糾約諸國。聯軍以攻米推尼。事在西歷前約一千四百年間。是役也。赫族人大獲前勝。攻掠帶山諸地。

直至底格里河。得繼其前王哈多西耳第一 *Hatusil I.* 之偉烈。惜其事不可考耳。

自米推尼人遭敗之後。凡埃人在昔所征服之地。全行喪失。卽閃族之亞蘭諸酋長。亦大受其影響。因失埃人之輔助。不能自振。不得已。投誠於赫族。初防埃人之責言。暗相聯絡。繼見埃及衰弱。遂公然納貢於赫族。認爲同盟。時埃人屢遭挫敗。遂與赫族人議和。割讓北敘利亞全地。此約訂於西歷前一千三百六十年間。赫族主盟者爲加帕多加王滿西爾 *Mursil*。埃及一方面。爲埃王亞孟霍德伯第四 *Amenhotep IV.* 自是以後。埃人之勢力大衰。不但閃族之亞蘭人與之絕交。卽向轄之非尼基諸城。亦羣起而叛之矣。

迨埃及十九朝之初。有王名塞帝第一 *Seti I.* 曾再掠幼發拉的流域諸地。其後王拉米西斯第二 *Rameses II.* 亦復據利巴嫩城。時小亞細亞全地。悉在赫族人之掌握。又能聯合他國。若在西南之呂家。與在特羅亞鄰近之大達

尼人。Dardanians 皆是也。西歷前一千二百八十七年。與埃軍大戰於北敘利亞之迦鐵。Kadesh 在拉米西斯自信其操必勝之權。在赫族人又遇亞蘭人之離叛。於是兩方面皆有罷戰之意。至西歷前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埃王拉米西斯與蒲加士格王哈多西耳第二。在埃史稱爲克塔撒者。重訂和約。勘定界址。以利巴嫩爲邊界。彼此不相侵越。並立攻守同盟之條。巴比倫王聞之。頗滋疑懼。特遣專使。至蒲加士格訪問情形。哈多西耳向巴比倫專使。告以和約所訂攻守同盟。非指巴比倫。乃指亞述而言也。

厥後赫族人又受外侮。則從地中海來之歐人。事詳本書第九章。查地中海諸島。時出劫掠。恆爲大陸之患。埃王拉米西斯早料及之。深以爲憂。又見小亞細亞諸國。訂立聯盟。設再引兵侵入埃境。則埃及兩面受敵。勢必不支。然而無慮也。各國咸推敘利亞爲盟主。埃人與之。訂立互交逃犯之約。遂使他國頓生疑忌。相與紛爭。小亞細亞地面之不靖。足保埃及之無害矣。

赫族人息兵以後。即整理其國中之政治。如清理田賦之冊。及與鄰國亞來波訂立之約。皆刊在土磚。曾在蒲加士格城掘得之。其所屬之國。皆得自由。惟責其歲納貢稅。王家亦自有公產。以供其用。其風俗則女人並不賤視。財政悉由公議。與巴比倫舊例相似。其人民生計。則以農工爲大宗。蓋已從用力之世代。進入用心之世代矣。

若照希利尼人所紀。特羅揚之戰。Trojan War 始於西歷前一千一百九十四年。則可知弗呂呂家人之侵小亞細亞。及與亞美森人 Amazons 之大戰。必在西歷前一千二三十年間。蓋在特羅揚戰役之前。約四十年間也。同時有海盜侵掠埃及。又在西歷前一千二百年間。有海盜入掠敘利亞。又有大股移民。從陸地遷入敘利亞境內。迨埃王拉米西斯第三在位時。奮其神威。施其外交善策。盡驅境內之海盜。赫族人亦與於斯役。嗣是海盜不敢入境矣。至於新來之移民。大概稱爲摩斯基人。Muski 即希臘地志所稱摩斯奇哀人 Mos-

Sho.之始遷祖也。西歷前一千一百七十年間。又有移民侵入亞述邊境。久爲地方之害。至亞述王滴臘比利斯第一在位時。始驅逐之。俾出境而居於黑海之濱。事在西歷前一千一百二十年。時赫族人乘其舊仇亞述之多難。得以復興。以蒲加士格爲京都。而以幼發拉的河上之迦基密礮台爲屏障。蓋當滴臘比利斯侵掠北敘利亞之時。雖經佔據沿海之利巴嫩及非尼基城。而於迦基密礮台並未燬之也。所以此次亞述征服敘利亞之結果。未能久享。初時雖由幼發拉的河西諸國。盡赴亞述之尼尼微京城。納貢稱藩。惟於西歷前一千零六十年間。敘利亞人謀叛。在迦基密大敗亞述兵隊。於是敘利亞又得釋放自由矣。

迨西歷前第九周時。亞述人又征服敘利亞。其事功及善後辦法。一如前二百年間之情形。時底格里與幼發拉的兩河之間。在古時米推尼人所居之山麓。有一可耕之地。大概爲農民所居。又在河外。有閃族之亞蘭人。居於沙漠之邊。

境。畜牧爲生。其王有名便哈達 *Benhadad* 及哈泄者 *Hazael* 以通商貿易著名於世。而以大馬色爲商務總匯之區。四鄰諸國咸歸附之。

由此以溯河之上游。有堅固難攻之迦基密城。惟於當日交戰之時。亦爲易於避禍之地。又如帶山之麓。皆爲赫族人所居。有一城名哈末 *Hamath* 實爲衆城之冠。更有一城名亞來波與大馬色爲敵。每值境內凶荒之時。凡韜羅斯山以外諸城。莫不互相資助以敦族誼。但論當時之赫族人。幾於不復成國矣。摩斯基人與弗呂家人仍居於其地。山中則有基利家與岡美奇尼 *Comma-gene* 皆與加帕多京城不相聯絡。至西歷前第八周之末。在撒狄城有一王。稱爲獨立自主之王云。

沿海諸地則有非尼基諸城。在亞蘭人未徙之前。實爲古昔閃族人之會城。自海盜侵入之後。局面爲之一變。今則成爲通商之大埠。與斐洲之迦太基大埠 *Carthaginian* 遙遙相對。以游牧無家之人。忽變爲多財之坐賈。操奇之行商。

得以自由貿易。謂非大改其常度乎。

瑪斯披羅 *M. Maspero* 之論敘利亞曰。余查敘利亞所處之地位。其能存立與否。全視鄰國之強弱以爲衡。四鄰俱弱。則敘利亞可保其安全。否則不能自立矣。斯言也。眞可稱爲洞明大勢之篤論矣。在以色列傳中。則謂非尼基人之崛起於南方。實乘三種之機會。一因埃及之衰敗。二因赫族之分裂。三因亞述之退化。遂得擴張其勢力。自幼發拉的河。至埃及之尼羅河。盡取其地。使歸本國之保護。而征其貢稅。並與推羅 *Tyre* 王希蘭 *Hiram* 及西頓王協力振興貿易。從南境直達紅海。一時稱盛。

以色列族盛時。因賦稅分派之問題。致啟同族之紛爭。自掃羅 *Saul* 大衛 *David* 所羅門 *Solomon* 賢王輩出。遂成以色列帝國之鴻規。敘利亞人亦然。稱爲亞蘭藩屬人。並稱其國名爲大馬色。惟有以色列第六王名暗利 *Omri* 長於治軍。及其子亞哈 *Ahab* 娶推羅之女。又有猶大王約沙法 *Jehoshaph-*

st 善於通商。幾使敘利亞人與以色列人聯合矣。然而拉馬特 Ramoth 之戰。敘利亞人大獲勝仗。耶戶 Jehu 之叛。論者比於亞蘭王哈泄之篡位。紅海之新艦隊。遭東風而傾覆於以旬迦別城。 Fizion-zeber 又將何以解之。論亞述人於西歷前第九周第八周之世。若何能於變亂相乘之際。創成帝國。備詳正史。本書不必贅述之。

第八章 地中海東之史源

自有生以來。研究古物學者。莫不以希臘之教化爲斷。因古時埃及巴比倫諸國。雖亦有歷代史事之傳流。但有時缺而不完全。夸而失實。未足資後人之信守。惟希臘首先脩輯古史之大史家。名希羅多達斯。爲能搜採埃及巴比倫之文獻。撰成一種編年之史書。至今世人多傳誦之。

查古國中與希臘之時代相近。史事相通者。厥惟巴比倫。雖亞甲之撒爾根人。Sargon of Accad 早著於新巴比倫之古傳。哈摩喇皮 Hammurabi 與古突

拉加滿 Kudurlagamer 之名。亦久著於以色列之傳紀。然考巴比倫之歷史。罕有能詳其第一朝之事實。大概但從喀西德王在位之時編起而已。惟希臘史書。則從特羅揚之戰役發端。且探源於亞基安人 Achaeans 入境之歷史也。

考古者或採訪遺聞。或蒐羅古集。又或掘地以得古遺之碑文物器。皆能略知上古世人之梗概。且多有能與希臘古史相考證者。惜有時未盡徵實。以致巴比倫亞述諸國之古史。雖非湮沒不傳。仍多荒誕難信也。

埃及古物學家之創獲。及其他考古之學。其收效亦大抵相同。但因其所垂之史策。未嘗深受學人之講求。卽有爲之詮解者。亦多逞其臆見。異說羣起。靡所折衷。故雖考據極明。頗有當於智學之淵源。而人終習焉不察也。

卽在與時俱進之哲學。若化學博物學等。亦不受人之歡迎。不但因世人知識初開。本無研究哲學之程度。實因人心久爲惡俗所錮蔽。牢不可破。故視考古

學家之撰述。極可使人長進智慧。裨益探索者。反目爲無足重輕而不屑用其心矣。

究其實在情形。前事不忘。乃後事之師。昔人之所創獲者。大概非虛。卽其生平所推論者。亦皆有所依據。惟時移世易。後人之考察。不能不與昔人反對。因觀古人之撰著。未免虛而難憑。孰若準一己之見聞。自覺實而有據。由是考古學家。從新事實之徵驗。改變其舊思想之遷流。撰成一種新編之古史。舉歷代可傳之往事。一一筆而出之。使爲法於後世。不但爲學界所歡迎。且爲大衆世人所傳誦。後人所由得明上古之遺聞軼事者。獨賴此耳。

余今亦有一說。余之撰述此書。成於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之夏間。絕未念及是年之秋。忽又於世界歷史上。頓放異彩。或在馬其頓 Macedonia 或在塔雷夕 Thrace 或在小亞細亞之西岸。或在北斐洲之某處。有絕大關係之事端。爲是書所不及載者。余安能逆知之哉。

除偶然尋獲之古物。暨在米羅斯 Melos 德拉 Thera 羅特士 Rhodes 居比路 Cyprus 諸古城發現各物之外。曾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七十四年。經德國之游歷探古家希利曼氏 Schliemann 在黑勒斯奔 Hellepont 海峽之亞細亞海岸。希撒列克 Hisarlik 山中。尋獲西歷前一千年間希臘詩人何梅爾 Homer 所詠特羅亞 Troy 古城之蹤跡。乃古時小亞細亞之一省。自是以後。凡考證愛琴海 Aegean Sea 流域上古之史事者。於此大得其益矣。

查當時所掘出之特別地層。計共六層。歷歷可數。所掘之地亦不甚深。自底層至面層。統計五十餘英尺之深。測知上面爲新特羅亞城 New Troy 其下爲希利哥羅馬城 Graeco-Roman city 殊令人於探索之餘。不勝驚奇之意。益滋迷惑之情。因從石器較近時代之初。直至用鐵時代。逐層考核。皆爲野蠻未化人之所居。論其時代。大概與歐洲中境之古蹟相近。當時之人。所用陶器。皆

無彩畫。且並無圖像。有若何梅爾生時所詠者。亦可見其所遺之古蹟。實在西歷前一千年之前矣。

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希利曼氏又從特羅亞古城。入希臘南境。發掘瑪基尼古城。Mycene 悉其確爲用銅世代之人所居。全非希利尼人。惟與特羅亞當時之居民。亦迥然不同。其所用之陶器。多有彩色。且有描繪動物花草者。瑪基尼之人物。尤較特羅亞爲勝。因其專屬於用銅晚近之時代也。且可證其素與埃及人往來。大概在西歷前一千五百年至一千三百五十年間。埃及第十八朝在位之時。又有製造之物。與歐洲西北境內掘出者相似。更可信其人民。在當時亦嘗與歐洲之色勒特 Celts 族人交通矣。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京博物院中。藏有新得之古物。或在羅特士島 Rhodes 愛利蘇斯城 Ialysus 古墓中發現。或在地中海四圍諸地掘出。英國考古家查理紐登 Charles Newton 見之。亦認爲瑪基尼人之遺物也。

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希利曼氏邁返特羅亞。查考其兩地所獲之物。詳細比較而研究之。復查特羅亞地中最深之第二層。乃古昔焚燬之城。即彼所稱爲何梅爾詩人所詠之地。似與較上諸層。殊多迷惑。令人難以辨別也。此所以第六城瑪基尼地層之真相。直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始現於世。時希利曼氏已作古人矣。

當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希利曼氏又嘗於瑪基尼古城附近。尋得一上古之王宮。此宮築於梯林士城。Tiryns 古史無徵。蓋其建築之時代。尙在史書未作之前也。同時又發現瑪基尼人之古墓多處。在地下掘得所遺之陶器。其式樣不同。則爲五色而非若瑪基尼人之純棕色也。惜當時之人。視爲藝瀆聖物。不再逐層推尋。直至西歷一千九百零八年。始再於其地開鑿。復得瑪基尼人以前之遺物。吾人考古之學。於是益精矣。

但於當時既得瑪基尼古城之後。考古家藉是以旁徵博引。輿致益豪。德國考

古家亞爾弼格 Wolfgang Helbig 撰成瑪基尼古城雜誌一書。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出版行世。是編詳述瑪基尼人之遺聞軼事。直至何梅爾在世之時代爲止。無怪發行之後。歐洲人士莫不以先覩爲快也。

厥後又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經德國大史家杜默勒 Dümmler 在地中海之昔加拉大羣島中。Cycladic Islands 尋獲一上古居民之遺蹟。知其教化之程度。當在特羅亞瑪基尼之中間。又在居比路城 Cyprus 尋獲古蹟。其教化與特羅亞焚燬之城。尤爲近似。謂較同時在歐洲東南境內尋得之古蹟。更相似也。

此可見歐亞二洲教化交通之關鍵矣。嗣是以後歷二十年之久。經奧斯地亞 Austria 塞爾斐亞 Servia 兩國之考古學家。復於向所尋獲之諸古城。檢查其所遺之蹤跡。而知古時歐亞兩洲之人。實藉黑勒斯奔峽 Hellespontine 以交通。或由亞洲輸其教化以入歐洲。或由歐洲引其教化以入亞洲。咸各抱

其競爭主權之深心也。同時又有德儒法勃利歇斯 *Fabricsius* 暨密爾杞霍弗 *Michhofer* 在地中海之克里地島 *Crete* 查出古時瑪基尼人在該島興盛之情形。又有著名探險家曾達司 *Tsountas* 等。或爲希臘人。或爲他國人類。皆縋幽鑿險。親探諸古城及諸古墓。發見以下四端。頗足助考古家之取證焉。

第一端。瑪基尼人之教化。當用銅較近之世代。最盛行於愛琴海南境之全地。以及希臘大陸多份之地。北至南帖撒利 *South Thessaly* 西至塞法倫尼亞 *Cephalenia*

第二端。表明瑪基尼人當日之教化。確有自然長進之勢力。

第三端。證明瑪基尼人於當時與埃及人交通廣大之情形。

第四端。表明瑪基尼人在世之時代。皆爲希臘史書所未載。其成敗存亡之間。皆有災禍之陳迹。若城之被焚。宮之遭燬。墓之被掘。不但發源於政權之衰

敗。亦肇禍於人事財政之失講。變成擾亂兇殘。由文明而退入黑暗之時局也。

論瑪基尼時代之問題。雖言人人殊。難以徵實。但按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英國埃及語學家法林特史彼得烈。Flinders Petrie 在德雷亞瑪那 Tell-el-Amarna 埃王亞孟霍德伯第四 Amenhotep IV. 之故宮發見瑪基尼晚近所製之陶器多種。其製造之時日。大概在西歷前一千三百五十年間。又有陶器數種。在埃及開恩 Kahun 所掘得者。悉其為埃及十二朝之遺物。彼得烈稱為愛琴陶器。實為克里地島人所製之器也。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又在米羅斯 Melos 之斐來古比城 Phylakopi 掘出陶器。實較瑪基尼人所製者為更古。又當克里地島初歸伊文思 Sir Arthur Evans 管轄之時。發見文書數紙。其文字與埃及相似。其時代亦甚遠。以埃及古文式樣相較。此等文書之頒行。當在埃及第五朝王在位之時。

論瑪基尼教化之根原。或爲其固有。或起於東方。此等問題。經考古家於當時耗十年之心力。而查得其源委。遂發生三大思想。以包括其大凡。茲條列於後。

其一。查得小亞細亞 *Asia Minor* 爲教化發源之區。在鉛利亞 *Caria* 弗呂家 *Phrygia* 及其他沿海諸地。世皆稱爲不患水災之安樂鄉。故自古以來。爲避難人移居之所。且於無意之中。創獲希臘西面之伊奧尼亞羣島 *Ionis*。

其二。查得米羅斯境內之斐來古比城。其盛時。實在用石世代之季年。至用銅世代之季年。其梯林士城。當爲德人希利曼所管轄。其地在愛琴海頗占形勝。實已成爲東方自主之國。

其三。查得居比路自開鑿之後。可以表明其所沾愛琴海之教化。較他處爲晚。且較他處爲不完全。據德國考古家赫爾弼格等所研究。謂如居比路之教化。發源於非尼基。何以非尼基之遺物。絕未嘗於居比路獲見之乎。居比路與非尼基海岸。一水可望。若愛琴海中之大島。爲克里地。羅特士。其去居比

路蓋有八百餘英里之遙。可知其開化較遲之理由矣。

同時又查得瑪基尼之教化。亦嘗推及於西方。因在地中海之西西里大島 *Sicily* 撒丁島 *Sardinia* 歐洲大陸之西班牙 法國南方海口馬賽 *Marseilles* 及意大利東面亞得利亞 *Adriatic* 之海角等處。俱經於地中掘得瑪基尼人所製之陶器也。

嗣是以後。歐洲各國值多事之秋。考古之學。輟焉不講者久之。直至西歷一千九百年。始由伊文思出爲提倡考古之事業。英意美各國諸大名流。竭力贊助。以觀厥成。乃知瑪基尼教化所從出之源。實在於地中海之克里地島。依據古傳所紀。在克里地島。有海王名米拿士者 *Minos* 於古時大有權力。其所遺之古物。爲後人所掘出者。實繁有徒。以故當時之克里德人 *Cretan* 或稱爲米拿人 *Minoan* 洵非無謂也。且自開鑿克里地島之後。向之關繫瑪基尼一切疑難問題。渙然冰釋。後人之歸功於伊文思。不亦宜乎。

迄於今。又從敘利亞、伯拉司體尼、小亞細亞、西海濱及希臘中部北部諸地。尋獲古器碑文甚多。類皆稱爲米拿人所居之世界。在希臘境內。早經測知瑪基尼之教化。並未推及於帖撒利 *Thessaly* 南邊境之外。因帖撒利平原之外。有一外來之族人居之。其教化遠遜於瑪基尼人。相傳爲俄羅斯南境草地之移民。蓋從用石世代已卜居於此焉。至其先世有無交通之蹤跡。則缺而弗詳矣。

積今四十年之考究。吾人於上古愛琴海居民之教化。始能得覩其真相。蓋從用石世代以來。愛琴海諸島。已爲地中海人所居。其人面帶棕色。身材短小。頭長面圓。眼髮俱黑。雖其容貌。與大陸海濱之古人。略有相同。然考希臘歷史以前之古傳。並未紀及地中海人。有移居大陸內地之事實。或在歐洲。或在小亞細亞。皆無此種人之蹤跡也。

以視大陸之古人。則正相反矣。上古大陸中。有稱爲阿勒伯山人者。 *Alpine*

其人身材適中。頭圓面闊。自古占領帶山四圍諸地。且能馳情海外。徙居地中海之昔加拉大羣島 *Cycladic Islands* 及克里地島之兩端。論其時代。當在用銅世代之中葉。至其末年也。迨入歷史時代。亦屢有大陸人移居各島之事。中古之世。有他種阿勒伯山人。向南流徙。從巴爾幹半島渡海以居。此可見愛琴海人之教化。本爲愛琴土人所固有。但自移民侵入之後。不能不與時變遷耳。

愛琴海人之進化甚遲。與埃及敘利亞巴比倫人相若。其囿於用石世代之期。最爲久長。由其榛狉之化未開也。在南愛琴海及克里地島。其開化尤滯。遍掘諸地。幾無銅器之留遺。可信當日之居民。實尙未知用銅之利益。且未知陶器繪畫之美藝也。在黑勒斯奔 *Hellespont* 則有希利曼發掘之特羅亞古城舊址。計分六層。其間廢興成敗之陳迹。歷歷可觀。卽其人民風俗工藝之變遷。亦彰彰可考。又在帖撒利境內。察其人民之進化。隨地而殊。其在卑下之地。終

守其用石之舊制。若在沿海諸處。則有用銅之蹤跡。蓋其開化較先也。

但如以上所述。猶未足以比較古人進化之先後。而斷定其開化之時期也。惟愛琴海諸地次第發掘之後。繼以帖撒利之開鑿。克里地島及黑勒斯奔等處之搜尋。皆有其相關之蹤跡。足供後人之印證。又於拿蘇斯古城 *Chozis* 掘得一米拿人之王宮。其最上層爲用石世代末季之遺物。比較特羅亞地層中第一城之遺物。差可彷彿。又在居比路掘出最古之坟墓。其痕迹可與特羅亞第二層即焚燬之城相埒。且可與克里地島米拿時代初興之教化相侔。殆皆不脫用石世代之制度也。他若米羅斯城 *Melos* 之古墓。已爲用銅世代初年之人物。暨在斐來古比 *Phylakopi* 掘出之底層。亦皆有用銅之遺蹟。此可接續表明用石世代以後之人物。以補古史之缺典矣。照伊文思所考定。則謂米拿人在世之時代。全爲用銅之世。亦分爲初中晚三時代。而三時代之中間。又各有其初中晚三時代。遂可剖分爲九時代。以分別其陶器及他項製造之

物。俾與米羅斯德拉等處所獲之物。互相證明。而愛琴海教化初階進步之次第。於此可得其大略矣。

有時考古家獲有著明年代之遺物。或爲埃及所造。或爲各國所製。皆足使人查知上古米拿人之時代。按諸埃及第一朝至第六朝之時代。歷歷不爽。又在埃及各處。掘出多數之彩色陶器。實爲米拿中世 *Middle-Minoan* 所製之物。恰在埃及第十二朝之時代。其在拿蘇斯掘得之古蹟。則爲米拿中世晚年之遺物。有一埃及第八朝時人之雕像。及一埃及牧羊王基安 *Shepherd King Khyan* 所題之銘。皆在西歷前一千九百年至一千六百年之間。至論米拿晚世 *Late-Minoan* 之時期。尤爲確鑿。大概米拿晚世之初中二時期。與埃及第十八朝同時。當在西歷前一千六百年至一千四百年之間。按諸瑪基尼古王陵之遺物。及喇古尼亞 *Iaconia* 法斐胡古塚 *Vaphio tomb* 中之細雕金杯。可得其明證矣。自拿蘇斯王宮崩裂之後。發見各種古物。皆製造於西歷前一

千四百年至一千三百五十年之間。正在米拿晚世第二期與第三期交界之時。吾人於是知米拿晚世第三期即米拿末季之時代。正與以下諸古蹟同時。即在斐來古比 Phylakopi 地層下之第三城。在瑪基尼 Mycene 與亞利蘇斯 Ialysus 掘出之較近諸墓。在特羅亞 Troy 地層下之第六城。及在居比路西西里兩島發現之米拿殖民地。皆是也。查米拿末季。有著名之二大事。一爲佔據希臘古城帖撒利。一爲初與小亞細亞西岸通商。皆於上古歷史中最有關係者也。

厥後則變用銅之世代而入用鐵之世代。初得鐵之時。但用以製器皿。卒乃用以製造兵器。愛琴海人初知有鐵。實在米拿晚世第二期。至第三期時。米拿人尙稱鐵爲貴金。蓋物以罕而見珍也。時有以鐵作針者。稱爲保安針 Safety-pins。講究服裝者恆佩之。又有以鐵作他項飾物者。更有於火葬時用之者。在愛琴海人視之。莫非新奇之製造品。其實在北方林居人中。用之蓋已久矣。

自入用鐵世代。風氣爲之一變。不但國勢化弱而爲強。卽工商藝業。亦由此以改觀。米拿晚世之教化。雖於西歷前一千一百年間。已經衰敗。但自人知用鐵。始全受天然之淘汰耳。

以上所紀。皆爲米拿世代之外表情形。茲當查考其本國之內容。及其教化之從何發生。與其境土之形勝。人民之風俗。凡所以開物成務者。一一述之以供學者之探討焉。

前於第三章論埃及史源書中。已將上古世人所居之地理。詳細查考。因而測知地中海之克里地島。及其他愛琴諸羣島。並有沿海諸角諸地。在阿爾巴尼亞。Albanian 高原與小亞細亞西部之中間諸地。皆爲洪水不沒之山區。其間帶山錯綜。連綿不絕。有數高峰。若巴那蘇斯山 Parnassus 克利他以達山等。Cretan, Ida 皆高出海面八千英尺。其去平地亦高五六千尺不等。以致深谷中之諸地。氣候不齊。其所產之植物。亦限於範圍。大概在高處皆爲松柏

之林。稍低則爲具脫落性之橡樹。及西班牙之栗樹林。 Spanish chestnut 過此而下。皆爲叢林。有長青之橡林。有黃楊。 Box 有桂枝。 Bay 有番石榴。 Myrtle 暨橄欖無花果葡萄等樹。有本地所生者。亦有從地方移植者。極目山麓之間。幾無隙地之可尋矣。亦有大小諸平原。散布於山谷之中。與草地相似。四圍皆有高山。水泉不乏。冬則雨澤甚多。春則有山上融雪之水以灌溉之。入夏雖無雨水。又有山泉。到處皆是。此等平原。其邊境類皆植以楓楊樹。垂絲柳。夾竹桃等。每值炎熱之時。其中央諸地。皆可種植。黃瓜大豆。爲其收穫之大宗。但能水澤不缺。莫不豐年有慶也。

論其農時。則按水土氣候。分爲三季。與意大利及北方之分爲四季者不同。大概收穫之期。海濱則始於西歷之五月。高原則終於西歷之七月。此後卽爲果熟之期。有葡萄無花果橄欖等。收果之事既畢。又可用其暇時。耕田播種。趕於經冬雨季未交之前。竟其田功。以承雨澤。此爲農事之大略也。

每年西歷十二月至二月。稱爲暴風雨之季。山中之牧羣。皆驅回而納於闌中。卽人亦入此室處。不出遠門。迨交三月。日晷始長。植物萌芽。又見小孩與羔羊。在山上跳躍自如矣。嗣是以後有六星期。介於雨季熱季之交。則爲最好之時光。春花遍地開放。有一年一生之花草。生有球莖之植物。及秋葵花等。又有長青之石薔薇。入藥之紫蘇。及迷迭香草等。Rosemary 能使無限太空。頓成爲美麗芬芳之世界。難以言喻。

惟人於斯時。享有片刻之安閑。其人而爲牧羊之人。則將與鄰羣爭羊。否則高臥幕中。自吹其驅羊之管。其人而爲考古學家。則將從事於開鑿之勞。因時值農暇。一切工人。皆可用廉價以雇之矣。其人而爲上古希臘之人。則將付還其一週年之舊賬款。與其同鄉人爭訟。或從事於本城與鄰谷之戰役矣。

此等花果繁茂之區。可稱爲山中之安樂園。其兩邊境皆有小路可通於外。此二路有時分離。有時連合。各隨其用之所宜。在山上有古時游牧族人所居之

牧場。卽希臘古傳所稱爲班人。與撒底爾人。Pan and the Satyrs 其驅使牛羊。皆用幻術。亦自命爲野魔。爲禍爲福。悉能自主。蓋卽近世妖怪之類也。但其所用之方法。雖令人不可思議。實亦有淺近之術。可以和解之。希臘人相傳山上有女神名阿底密斯 Artemis 及一女神名寧斐斯者 Nymphs 居之。每當風靜之時。或聞山中呼嘯之聲。則見羣羊咸集。相率下山。各歸其邊境之牧棚。無敢遲延。皆神爲之也。並聞古時有一女神。稱爲太母。Great Mother 實爲播種之始祖。山中人所得之穀種。皆受太母之賜。太母牧豬。故與農民訂約。每歲必取其收成十分之一。納於太母以供豬糧。蓋當時之人。與其所豢之豕。同然以橡子栗子爲糧食也。又於澤中有龍。林中有獅。皆尊爲神物。此非盡屬荒唐之詞。因米拿人所遺雕刻諸像之中。確有獅子之圖像也。惟太母所豢者爲蛇。而其子則以豸獅著名。一切果樹。亦爲太母所賜。每當果熟之時。有鴿一羣。爭摘其初熟之果。以獻於太母。亦爲其所豢養者也。他如天邊之虹。水中之蓮。

花。海中之飛魚。海濱之貝。及一切奇異美麗之物。皆稱爲太母賞玩之品。以上皆爲上古愛琴海人所信奉之神。他如希臘所奉諸神。亦多發源於此。此可見宗教之源流。希臘人與米拿人未嘗稍異。而米拿人所發明者。實能舉米拿前人所未發明者。而推闡及之也。

遠在曠野之外。卽在山外之邊境。則爲大海。吾人由海道可入內河。最初之時。皆用樹皮小舟。其形狹長。首尾略高。與埃人在尼羅江所乘之小舟相似。迨後改用大船。有桅一枝。上掛方帆。又用多槳以行之。此等大船行之數世。照埃及古史家麥尼多 Manetho 所紀。有大船一隊。來侵海口。爲埃王拉米西斯 Parneses 所敗。卽指此等船也。且此船之爲用甚多。或用以捕魚。或用以網蛤。或用以捕海獺。撈海綿。難以殫述。

人苟游於異國。與他邦之人習處。而以其本國所產之海綿。乾魚油與葡萄乾。葡萄酒與橄欖。玉石與器皿。及各樣繪有花草之陶器。與之相較。誠足爭勝於

人。然而他邦所產。亦有可採。如山中之石刀。較吾人之火石爲利。其所產之白石。耀目爭光。爲克里地島所無。雖以吾人之細雕石器比之。亦不足貴矣。

當夏之時。風順潮平。吾人可隨流以達南方。其地多棕櫚樹林。所到之處。恆見其人民踞坐樹下。無所事事。由此而東行。則有鹹湖大江。爲其王宮所築之地。吾人至此大獲厚利。因其地無油無酒。深賴外人之供給。而其宮室彩壁。又較吾人爲闊壯。更足快外人之聽觀也。吾人歸國之時。當舉所見以告於王。並當攜石碗及玉石之雕像以獻於王。王將使國人效法之。雖視吾人之製造。向較東方爲勝。亦不肯輕忽棄之矣。

論米拿之國計民生。頗具天然之優勝。穀田居其少數。果園居其多數。有家給人足之樂。無水旱凶荒之虞。加以高原之草地甚廣。畜牧可興。沿海諸地。歲下豐收。不但足供通商之利而已。卽論其與各地各海岸之交通事業。亦頗易於奏功。由其自然之經濟問題。彼此從同。惟其五金礦產。各擅其利。工藝製造之

方言。微有差別。或不便於交通。但其航海之長才。足以補助之。且其工藝之發達。製造之精奇。亦皆足以獲利。正與埃及當時之國勢相似也。

總而言之。其地土既擅無限之美麗。其天氣又享非常之光明。其突出之海角。與高聳之山脊。更足動游人之觀覽。每交春令。萬花怒發。五色紛披。幾可稱爲香國。至於海中之土產。若海綿海藻海蛤等。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尤爲米拿人生計之大宗。其所以成爲世界文明先進之國者。由其開化較早。生料充足。故能振興其工藝。若陶器。繪畫。雕刻。及製造金飾等。皆足擅一時之厚利。尤堪誇者。在於能仿效他國之新法。以擴其本國之工商藝業。而不失其利。古之克里地人。以此競爭。亦以此求生存。求諸近代崛起之國中。日本國人其庶幾乎。

在昔埃及爲北斐首先進化之國。其轄境。局於尼羅江流域一隅。其推行教化於同種人中。及其統一理財治國之方法。莫不以交通便利爲下手要訣。及交通既便。始制文字。頒行全境。此埃及進化之成規也。克里地人亦若是。其境土

較埃及爲小。山嶺錯雜。能使諸谷隔絕不通。雖同居一山之中。其往來之難。如適異域。故其人民之土語。幾於隨地而變。非造通行之文字。萬不能收統一之效也。且其政權之統一維艱。亦與埃及從同。各城互相雄長。不能不奉一盟主。克里地羣島中。有拿蘇斯城。Chozis 繼續爲各城之領袖。自興航海之利。得與地中海各島及大陸各海口通商貿易。國勢益復改觀。不但內政。卽外交上之事權。亦全歸拿蘇斯人之掌握矣。

嗣是以後。克里地人所創之草書文字。始通行於地中海等處。此等草書。就表面觀之。與埃及之象形文字相似。且與世界各國之草書相類。初時但有畫像。以表明其所指之意。繼由繪圖以代表口中所發之音。其通行之時期。大概在埃及第五朝之世代。且可知克里地人之象形文字。亦與小亞細亞上古之箭頭文字。同時發明。皆具有獨立之性質者也。

克里地人之象形文字。屢經修改。變成線形。以便於尖刀之刻畫。較前格外迅

速。自此次改變字體之後。不久卽有用筆寫字之方法。蓋用粘土以代墨水也。此法或由克里地人自創。或從巴比倫人效法而得。至今未能論定之。厥後又有人議創他種草體文字。則因克里地島交通不便。文字不能統一。或因拿蘇斯人政權旁落。境內未易同文。理固宜然也。又況居比路島有米拿人新闢之殖民地。且於境內。更增西班牙及北斐各埠之移民。類皆各從其素習之草書。本地人與之交接。非引人歸己。卽舍己從人。勢不得不改變之也。綜其結局。遂從草書中。撰成字母以化散爲整。並可刪繁就簡。俾成文字之大觀。此等新變之字體。在居比路島。直用至希利尼 Hellenic 之世。在西班牙國。則用至羅馬時代。若在北斐洲諸商埠。則至今仍有人能辨識之者矣。

論字母之發生。始於閃族語言。Semitic Speech 蓋從古時各種表音記號之中。選擇其能發子音之字母。以爲標準。非尼基各城皆行之。並推行於敘利亞各海岸。及大沙漠之邊境。直至內地之摩押勃城 Moab 但自米拿世代過去

之後。愛琴海諸城所用之舊克里地字母。又復改變。因有一種新字母。從非尼基文字組織而成。分爲兩種。一爲母韻字。一爲子音字。母子相生。爲用不窮。如是方與地中海各島伊奧尼亞 *Ionia* 羣島所用希利尼文字相合。且與小亞細亞西南旁非利亞 *Pamphylian* 呂家 *Lycian* 鉛利亞 *Carian* 等處之方言相通矣。

考上古所傳草書之碑記等。後世舉莫能讀解之。惟自既創文字以來。後人每於地中掘出正式之文書載籍。則爲考古家所寶貴矣。有如伊文思氏 *Arthur Evans* 在拿蘇斯古城王宮中掘得多數之文件。又有其他考古人。在番依斯都 *Phaestos* 亞奇亞德利亞達 *Agia Triadha* 等處。亦掘得少數文件。皆足以證明米拿國政民俗之大概。其中有多數財產貨物之目錄。又有馬車甲冑鐵器及銅錠等之收單。或得於亞奇亞德利亞達。或得於居比路與撒丁尼亞 *Sardinia* 此外又掘出少數之黃金。則爲未經製造之原料也。更有男女人名

單。似爲上古之戶口冊籍。奴僕及平民納稅單。似爲上古之丁口稅冊。希利尼古傳中亦嘗誌之。

觀於以上諸證據。可信米拿人當時政權之所及。實遠出於拿蘇斯本境之外矣。在米拿晚世之第二期。或稱爲王宮世代。Palace Period 乃極盛之時。除拿蘇斯之外。別有諸大城崛起奮興。迨後又歷廢興。亦有陳迹可考。惟觀其山上所築之堡城。及其所造之馬路。可知米拿人在拿蘇斯掌權之時。已立帝國之規模。不但操航海之權。凡在當時著名之殖民地。莫不納貢歸誠。希利尼古傳之所紀載。後人嘗爲誇大無稽。實非盡屬子虛矣。

米拿晚世盛時。旣以王宮時代著名。則其王宮之制度。吾人必當詳紀之。就大段而論。但觀其屋宇巍峩。油漆光潔。已可表明其國財充足。且於油料木植。毫無缺乏矣。更觀其建築之合法。益可信當日之米拿人。實能明於製造流水衛生諸學。後世工藝家。亦莫能勝之矣。考王宮之主屋。爲中央之大堂。其門口築

造甚精。入門則爲會客之廳。分爲數間。皆於門外有前廊。且於門內有前廳。其高大深沈。概可見矣。又有他屋。則與大堂相隔。類皆築於斜阪之上。就地勢填成高臺。以供出入。並於前面皆設平臺。以上皆爲王宮之正屋。此外有倉間庫房臥室餐間等。皆造長廊以連絡之。亦有兩三層之樓房。則設樓梯以供上下。至於室內之裝飾。較室外爲尤美。其壁上皆用彩畫。或砌繪畫之石板。其室外之柱脚。惟面臨大堂諸屋有之。亦有雕刻。使過之者一望而知爲緊要之所也。厥後屢經添築。次第翻造。幾於望衡對宇。可見後人之心。樂於羣居。不若前人之甘於獨處也。此外私家所居之民房。多用木石二料築成。前面皆刷油灰。其屋平頂。開窗甚多。民房聚於一處。成爲窄巷。地面不平。沿街皆砌階級。以便往來。米拿之城鎮街道。大略如此。迄今往游克里地島者。猶得於村落之間。想像古時大城之模樣焉。

克里地島之氣候。最爲溫和。雖在隆冬。但用一火爐或火鉢。即可滿室生春。且

便於取攜。故凡築室者不砌火爐。並無煙通。惟用心開牕以透空氣而已。若在希臘大陸則反是。經冬寒冷。且多大雨。室中非砌火爐。不足禦寒。非築烟通。不能無烟。於是築室之方法。遂較克里地島大變矣。每有火爐之室。必於屋頂開一洞以透烟。更須設他法遮蔽。以免雨從穴中灑入之。如遇較大之室。則其所用透烟之法。亦須較多。大室之前面。恆築大廊。亦本斯意也。當拿蘇斯中落之時。米拿地面中央之屋制。與其四圍諸城大相懸殊。何梅爾詩中所詠之亞基安王宮。Achaean palaces 卽爲米拿人所造大陸式樣之王宮也。

至於墳墓之制度。則當米拿之世。變更者屢矣。推原其故。起於各族之信仰不同。亦由於各族之素習有別也。照愛琴海人之葬禮。大概不從火葬而從土葬。且多爲死者築造墳墓。以供其身後之需用。觀其中晚時代富家所營之墳。幾堪與埃及相埒。亦足想見其奢華矣。其最古之葬法。稱爲縮葬。納於石櫃。與埃及未立王朝前之葬法相同。地中海各處。亦大半相似。卽在西境諸地。凡有地

中海人足跡者。亦通行此等縮葬之法也。

其在上古之時。亦與埃及同俗。有等地方。必行二次葬禮。第一次先葬其身。俟屍身既腐。再行起出。送至檢骨之堂。以檢其骨而再葬之。蓋於當時並無棺槨之制也。迨既用棺槨之後。始於墓中築壙。並有於山中或地下。通墜道。築寢宮。以妥幽靈者。其棺於初時不用木材。而用泥土以製之。外面則用彩畫以飾之。此等土棺。嘗在亞奇亞德利亞達 *Agia Triadha* 掘得。察其棺上之所繪。蓋即爲當日送殯之人物等像也。嗣是以後。更變其舊時石櫃之制度。在墓中築成小室以置其棺。此即爲寢宮之權輿。然而石櫃之葬法。仍有踵行之者。在瑪基尼古城 *Mycenae* 曾掘出一王陵。規模閎大。其中納棺之石櫃。較古時爲特長。其屍身並未縮縊。仍照原形。此棺至今尙存。

在居比路。西西里。撒丁尼亞等處。其土人之葬法。類皆就地穴葬。與米拿人大同小異。因米拿人在故土之時。久經習於穴葬。有若蜂房。故移居以上各地之

後。其葬法亦無大變也。

米拿人之衣飾甲冑。亦有可述者。謂其特異於希利尼世代之愛琴海人也。男人之服制最簡。頭編長辮而無帽。足穿長靴。便於穿林行走。身圍短袴。或腰布。以腰巾繫之。若長老官司等有職人員。則披寬博之大衫。或披無袖之袈裟。圍垂於肩上。是卽所謂禮服矣。女人穿長裙。有緣飾。加以綉花。上罩短褂。兩袖寬大。頸圍以領。有線帶以緊扣之。其裙亦繫以腰帶。與男子相同。女子卷髮戴帽。繫以絲帶。此等服裝。宛如瑞士谷中 *Swiss valley* 之村女。及阿勒伯山中之婦人也。

若論其戰時所用之兵器。則更簡矣。大概用以攻人者。爲長矛。及兩刃之短劍。其用以自衛者。在頭上則戴皮製之冑。作尖圓形。冑上遍釘鐵皮。並鑲野豬牙數行以爲飾。實欲使之堅固也。足穿長靴。手挽皮盾。或作圓形。或作長方形。四圍鑲以鐵皮。惟其面不作浮凸之形而已。交戰之時。用一長帶。披此盾於左肩。

之上。雖覺負重而不便。但於抵禦之際。此盾可蔽全身。自頽至踵。莫能傷之。且可左右運動。毫無阻礙。臨陣用馬。皆從海外運來。其用馬也。但供拉車運貨。罕供兵士之乘坐。其車制甚輕便。平時出獵。戰時列陣。皆用馬以拖之。

統觀米拿世代之大局。愛琴海人承平無事。罕有兵革之禍。與同時之特羅亞人。久罹戰禍者。有霄壤之別。若在南方則不然。南方之多事。非起於愛琴海人。後人推論拿蘇斯滅亡之由。或謂其起於內訌。或謂其肇亂於外省。因苦中央政權之暴虐。遂羣起而顛覆之。皆未可知也。據克里地古傳所紀。則稱其致敗之故。實因拿蘇斯城主。引其全國之軍。出征西西里島。大遭敗仗。片甲不返。身喪國亡。米拿王朝遂於是終矣。

以上所紀米拿興亡之歷史。於克里地島之文書庫中。殊不足徵。茲所藉以引證者。惟賴埃及人所紀之古傳而已。埃及人之稱米拿人或克里地人。概稱爲海外人。吾人於其所述海外人之遺聞軼事。因以測知克里地教化之所由衰。下

文當詳言之。

第九章 北方人之來歷

本書第二章中已經論及有一大草原。起於奧國之喀爾巴阡大山 Carpathians 與歐洲著名之下多瑙河。Lower Danube 綿延至於阿爾泰山 Altai 及中亞境內天山 Tianshan 之麓而止。其邊境則沿黑海與裏海之濱。又向南方直抵高加索大山 Caucasus 及波斯之崎嶇北界。其向北方伸出者。則變草地而爲橡樹 oak 掬林。beech 作狹長形。沿羅馬尼亞國 Roumania 之北界。至烏拉大山 Urals 之南端。由此直達中西伯利亞境內鄂畢大江 Ob or Obi 之中游諸地。其樹林繞向南方。沿阿爾坡山之斜坡。連綿不絕。其南有一地。爲游牧族人出沒之區。蓋從厄爾底斯河 Irtysh 可入蒙古之西界者也。其地雖高。在昔曾供牧場之用。與其他草地相似。但今則成爲沙漠不毛之土矣。若在其西境。則爲喀爾巴阡山包圍之匈牙利平原。亦爲可供畜

牧之大草地。其地通多瑙河。可從水道上行。直達奧京維也納城 Vienna 以上。並可尋途以通於北方之易北河 Elbe。則與北海可以間接相通矣。又在巴爾幹半島。亦有草地數處。其著名者。多在布爾加利亞 Bulgaria 塔雷斯 Thrace 馬其頓 Macedon 諸國境內。而其尤美之草地。則在帖撒利 Thessaly。此等草地。類皆不相連接。下文當詳紀之。

試觀波斯輿圖。雖在中央。不乏斥鹵之沙漠。而其高原之四圍。亦多有可牧之草地。其北界雖多山嶺。亦有小徑可通行人。此居於草原之人民。所以能從西域 Turkestan 諸草地。直接與米太波斯諸山中人往來。且於米太波斯諸山之西麓。得窺見閃族人所居之境土也。 Semitic region

厥後於中古之世。有蒙古游牧族人侵伐其地。卽此一端。可使吾人知中亞細亞之中部諸草地。按照地圖。雖與各國相隔甚遠。且於其四圍。又有亞喇臘 Ararat 韃羅斯 Taurus 諸大山之保障。其實最易爲敵人所攻。與匈牙利波

斯相似。蓋從西域或西域以外諸地來侵之人。莫不可以入之也。

其在亞喇伯沿邊諸草地。上文已將其居民之歷史。略誌巔末。大概以天氣地利。皆不合於生聚。遂作遷地圖存之舉。相率出外以謀生。茲欲詳考北境人民侵入之來歷。當先追述其兩大事端如下。

第一端。當先勘明其移徙之途。草地中人。從草地移居林中。其所經之程。雖屢遇險阻。實非無路可通。且其所到之處。亦有可供畜牧之區。俾無棄其舊業。惟因林居之人。或以打獵爲生。或以種植爲業。大半皆有定居。而以游牧者相較。其生計之優絀。不煩言而自解。加以氣候水土。亦與草地懸殊。故凡游牧之人。一離草地。卽易變其性質。而從事於農功。可概言也。且不獨古人爲然。卽晚近之游牧人。亦莫不然。有若移居烏拉大山之巴希堪人。Bashkirs 與移居高加索山北麓之可薩克人 Cossack 謂非古今人之同揆乎。卽在歐洲地臂之樹林中。亦多有從草地流入之人民。其結果大抵相同。

第二端。在於其所用牲畜之不同。上古亞喇伯人。但用其本地所產之驢。並無他種牲口。卽其牧羣。亦但有棉羊山羊而已。惟其山中植物繁茂。爲牛與蜜蜂叢生之區。野牛既多。取乳自易。樹穴山巖。野蜂結窠釀蜜。俯拾卽是。故聖經利未記二十章二十四節。稱其地爲流乳與蜜之地。卽指約但河 Jordan 旁諸地而言也。其北境林木更繁。多產野牛野馬。上古之人。恆捕獲之以養於家中。供其役使。其時代遠而難稽。直至於今。有美國地學家名本彼利者。Pumpelly 在西域之阿瑙地方。Anau 掘取古蹟。始能考見古人用驢用馬之次第。但其一定之時期。則史家終未嘗論及之。因自古以來。凡游牧人之踰越帶山。侵入中亞者。從無一次不驅其牛馬以俱來也。但論其用法。則有可以想見者。當其初。潛蹤草地。所畜之馬。不過供人之乘坐。迨其後。移居林中。始有木料。乃創作拖曳之具。置貨物於其上。而使馬曳之而行。正與拉伯蘭人 Laplanders 之驅北大鹿。愛斯基麻人 Eskimos 及紅皮土番 Redskins 之使犬。如出一

轍。歷時既久。教化日開。始創圓轉之輪。乃成今時之車形。此爲用馬之歷史。不但中亞有然。卽西方諸國。亦未嘗不然也。

此可見馬之奔走迅疾。性質易馴。且能自立。最爲有益世人之牲畜。自移徙以來。情形大變。較棲遲於北境之時。有若霄壤。其牝者產乳甚多。供人之飲。其騷者有肉甚美。供人之食。更能盡防守之義務。凡遇生客近前。恆用足踢以自衛。與看家之犬無殊。且能教以臨陣之衝突敵軍。奮勇無匹。波斯古時。常藉此等馬隊之力。卓著軍功。在西歷前五六百年間。仍於戰時用之。苟論馬於太平無事之時。人或斥爲清閑坐食。但其進食。恆在晚間。蓋趁其暇晷。而不誤主人之差遣也。自來韃靼人中。Tartar 有稱其馬爲千里駒者。甚或顯諸吟詠。謂其有追電逐日之能力。有飛奔之絕迹。概可見矣。所以北方草地之廣大。馬脚鐵之舊式。從波斯至西域。卽土基斯丹。Turkestan 再從土基斯丹至喀爾巴阡山。程既甚遠。路又難行。乃觀北境之牧人。出入自如。往來輕便。並不較亞喇伯

草地牧人之侵入。多歷一分艱苦。豈不當歸功於良馬乎。即在後日。四周移居之人。莫不從遠道而來。亦皆惟馬是賴。馬之爲用大矣哉。

吾人於是知亞喇伯於上古之時。不但爲各種人民發源之地。亦爲各族言語從出之途。凡亞喇伯人之移徙於外者。雖未嘗不漸諳各新地之土音。而於其素習之亞喇伯方言。固自留其特別之口氣。能使人聞而知之。同時留居沙漠之亞喇伯人。其語言亦較初時改變。以致歷時既久。變音愈多。下次從沙漠移徙之人。其語言與前次之人不同。比如希伯來人之方言。異於前代亞蘭人。亞蘭人之方言。異於前代亞喇伯人。其所從來之地則同。其所輸入之語則異。豈非因年湮代遠。其方言亦隨時變遷乎。

況乎方言變遷之時代。亦似有可考據。因上古閃族人民之移徙。共有四起。其中有三起移民之歷史。吾人已查悉其確切之時期矣。如其不然。吾人既未能知其移徙之期。又未能考其從出之地。安能洞悉其來歷乎。茲則方言既足引

證其通行方言之區域。又有其時代可考。豈不可知此族之人。一與彼族之人雜居。其語言與習俗。恆有化裁通變之時乎。不但此也。凡有新種人民侵入其境。必破壞其舊居人民之語言習俗。使之維新。此亦勢所不能自己者。古今來大抵皆然也。

亞利安人 *Aryan* 之方言。亦稱爲歐印 *Indo-European* 之方言。其推行之次第。亦正與之相同。查亞利安方言通行之地。從英國至印度之北境。又從南波斯至腦威。亦皆在上古北草地居民之界內。與閃族方言之通行於亞喇伯境內者。並無異致也。雖亞利安方言之流傳。較閃族方言爲廣。故其各族語言殊異之點。亦較閃族方言爲多。然考其文法之結構。各族實有共認之式樣。且有一種通行之文字。爲各族所共曉者。若數目之字。一家親屬之稱呼字。全身各體之名字。動植物之名字。暨其他事物之名字。皆有其相通之迹象。可以信其同出一源也。

今之考古家。咸知但從語言文字著想。萬不能查明上古世人之詳情。然而當知吾人苟能於語言之本原。細心推察。實能考見各地始居之人。出於何族。各族人之生平。有何遺跡可證。綜其大要。厥有三端。特錄於下。

第一端。可從其所豢之家畜。而信其屬於亞利安同種之人。大概以馬牛豕爲最多。亦有棉羊山羊與犬。而於各牲之中。尤以牛爲最貴重之物云。

第二端。可知此種人民。雖其大半稱爲草地畜牧之種族。其實非盡屬無家之游牧。亦頗有聚居村落。成爲土著之戶口。甚有能興種植以另謀生計者。故其所居之地。亦曾掘得其所用耕田之犁鋤及運貨之田車。且有所紀各種樹木之名單。並有置賣貨物之字據。可見當時亞利安人中。實已早創通商之成例矣。

第三端。可知亞利安人之治法。皆爲家長政治。各家皆有長。或數家成爲小村。或多家成爲大鎮。而於家長之中。公舉一酋長以統轄諸族之人民。

此等操亞利安方言之人。類皆居於草原界外之樹林地方。歷年甚久。進化較遲。惟因常時苦旱。爲飢所驅。不得不攜家而遷於他方耳。有從潮濕之地而遷於高亢之草原者。久之亦必漸忘其向日林中田間之方言。有從旱乾之地而遷於卑下之林中者。久之亦必漸忘其向日草地之方言與其習俗矣。此可解免後人辯論之紛繁。因無論何人。苟能明於此等古語之源流。必能確知各草地人民遷徙之情形。而論定其方言改變之時代矣。不但此也。自方言改變之後。其習俗即隨之而轉移。凡從草地移徙之人。必不能免兩端之去就。或則隨遇而安。自變其生平畜牧之行業。以化合於新地人羣之中。此實居其多數。否則去而他適。別尋可供畜牧之區。以守其祖傳之舊俗。在古時亦多有之。

亞利安言語之殊異。本較閃族言語爲甚。故欲考其言語改變之時期。亦較閃族言語爲更難。總而論之。亞利安言語改變之期。必較閃族言語爲長。卽其風俗行爲之改變。亦必較閃族人爲更迫也。若以兩族言語推行之廣狹比較之。

則閃族言語。但通用於亞喇伯沙漠之四圍諸地。計其直徑。不過七百英里。亞利安言語。則從喀爾巴阡山至烏拉山南麓之俄倫布格。Orenburg 不下一千五百英里。又從此通於高原。或至厄爾布士 Elburz 或至天山。Tienshan 亦約一千英里。豈不大相懸殊乎。

且亞利安方言之殊異。亦無足怪。雖各草原之地勢。連綿無間。雖有各大河之交通。不足以阻游牧人之馬足。惟於伏爾加河 Volga 下游之大谷。有一帶茂林。遍布谷中。延至沙漠之邊境。在阿斯達拉干 Astrakhan 附近之裏海

Caspian 岸上。將草原劈分爲數段。有蓄水之兩大河。橫亘其間。其地或連或斷。有小路以通之。此所以分亞利安言語爲東西二派。隨其地勢之趨向不殊。其東派推行於伏爾加河之西境。稱爲北歐司拉夫尼 Slavonic 方言。則在史書既作之時代也。

以上所論。但就語言地理以比較上古兩大族人之勢力。其於詳細情形。缺略

甚多。此下乃詳述上古已經開化諸地。於史書方創之初期。凡操亞利安方言諸族人民之歷史。俾讀者知所研究焉。

自始制文字以來。方言之改變愈速。先世所傳之古語。漸至湮沒無聞。今所存者。惟此古人古神之名。爲可想像得之耳。古神之名。自當流傳於後世。若古人之名。不過從戰紀中誌其敵將。或於條約內簽其名號。俾吾人可知某人爲操亞利安方言之人。某朝爲用亞利安方言之時也。譬如巴比倫亞述兩國人。曾撰當時山中之戰史。載有米太波斯敵將之名。一爲梯斯比士。Teispes 一爲希斯塔斯比士。Hystaspes 其字皆從古亞利安言語得來。蓋遠在米太波斯國史之前也。神之名號。亦正相同。查有二神。一名印特拉。Indra 一名伐羅那。Varuna 皆爲亞利安人所題之名。乃在蒲加士格。Boghaz-keui 掘出之箭頭文字碑誌。亦載有此等近似之神名。可知此邦之人。在古時亦拜奉之。因其向與赫族。Hittite 互相往來也。

亞利安名字之初現於世。在德雷亞瑪那 Tell-el-Amarna 所掘出之各書信中。又有一種畫圖。爲一千四百年前所刻者。(乃指開鑿時言之。非指著書時言之)其圖象爲敘利亞人之古事。活潑如生。蓋有敘利亞及伯拉司體尼各酋長團坐會議。在座有一王。名得希拉達。Tushratta 乃幼發拉的河外米推尼 Mitanni 大城之王也。或謂米推尼人之方言。至今猶有存者。卽亞利安語也。然而語言之存留。無關緊要。自來移民歷史之中。凡以外來少數之人。管轄土著多數之人。莫不一面學習其本地之方言。一面推行其自有之方言。以維繫人心也。比如諾爾曼 Norman 諸王之名。若羅伯 Robert 維廉 William 亨利 Henry 皆含有條頓 Teutonic 名字之性質。但此爲諾爾曼法蘭西名字。因其管轄諾曼地 Normandy 故特取此等名字以與法王之名相符也。細察一切亞利安人之名字。類皆屬於上古以攔尼安人 Iranian 之方言。厥後通行於波斯全境。

迨後未久。又掘得屬於赫族人之文書。載有以攔尼安人之神名。考其所從掘之地。莫能徵實。但知其在小亞細亞境內而已。或有能辨別其文字者。知其爲亞爾薩瓦 *Arzawa* 語言。亞爾薩瓦之境土。圍繞於蒲加士格 *Boghaz-keui* 之北境。其語言與亞利安人同源。且其名字。表明其大有權力。與常人之語言有別。可信其專供酋長之用矣。厥後又發現一巴比倫文字之紀錄。載有第一次所用之以攔尼安名字。從以攔 *Elam* 南方之波斯高原掘出者也。世人皆知埃及第十八朝之前。屢受亞利安人之侵掠。近則踰波斯高原而入。遠則從敘利亞海濱。或小亞細亞內地而來。皆操亞利安方言之人也。然而吾人當知此等入寇之諸族人。既散處於各地而無所統攝。又未嘗久據之。致結兩種之效果。其強者。欲以其言語。推行於所轄人民之中。類多未著成效。其弱者。不能自振。反化合於新地之人。不但語言改變。卽名字之向有識別者。久之亦漸化爲烏有矣。

所以吾人當思埃及第十八朝之前。正爲黑闇之世代。時則埃及人民。蟠伏於牧羊王 Shepherd Kings 之肘下。巴比倫人民。亦受喀西德人 Kassite 之篡奪。而不能自立。教化之進步。絕無所聞。惟有一端。稍可自慰者。則於斯時。始知有畜馬之利用而已。最可異者。巴比倫人初畜馬之時。不知其爲馬。但稱爲東方之驢。且認以爲最能錫福於人。故凡有馬之地。皆指爲有福之地。凡遇畜馬之人。亦羣起而恭敬之。視爲享福之人也。推原其故。由於上古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從巴比倫至埃及與赫族人所居之地。相隔甚遠。恆苦旅行之艱。茲既有馬以供騎坐。則其行程之可速。自不待言。何怪其舉世歡迎乎。但亦有一說。論通商之利。固較無馬之時爲便捷。若論侵伐之害。則自有馬以後。沙漠中游牧族人之入境。尤爲飄忽無常。此亦爲大眾所共認之理由也。

蓋當亞喇伯地方苦旱之時。迦南人 Canaanite 始有舉族遷徙之事。此信一傳於外。北境草原騎馬之游牧族人。亦復躍躍欲試其遷地爲良之計。以避旱

災而尋樂土。但欲考查其苦旱地方之廣狹。及迦南人與北草原人疊次移徙之時期。則至今仍未能論定之。自在西域境內之亞璠城開鑿以來。始於地理上得有證據。測知其地苦旱當在何時。乃信上古世人移居之期。雖爲史書所未詳。亦可約略定之矣。

吾人已經論定亞利安人之移徙於外。或從土基斯丹。或從波斯高原。皆有陳跡之可尋矣。然而尙有同族人往東方侵伐。移居印度北境者。實開印度史事之源。本章未能備述之。但知亞利安人之入印度。當在西歷前一千六百年間。其移徙之情形。與以攔尼安人 Iranians 踰波斯高原而他徙者。無殊也。

今當再考西境之古跡。吾人已從蘇撒 Susa 土基斯丹 俄羅斯南境 帖撒利 草地。掘出用石世代較晚時人之遺物。比較其優劣異同。而知古人之工藝。大略相似。惟見蘇撒及帖撒利兩處。其教化實有曾盛漸衰之景象。又見亞璠所遺之古蹟。實在旱荒之前。蓋無荒涼寂寞之象也。其中有理由。可以證明工藝

之所以相同。並可以證明帖撒利之所以能臻其盛。多瑙河流域諸山之所以獨見其衰。實因習居草地之人民。初移殖於山間。萬難免天演之淘汰。遂不得已而流徙於平原。始得安居樂業。推廣其教化於所到之地。而無所阻滯矣。謂余不信。但觀馬其頓與塔雷夕。Thrace 其境內皆有可牧之草地。凡游牧族人之入居者。莫不視爲樂土。操業勝常。概可知矣。

觀於特羅亞 Troy 地層中。顯有新舊復興之痕跡。又觀於黑勒斯奔 Helle-spontine 教化之遞變。可知歐洲大陸與小亞細亞中間之通道。在用銅世代之初年。卽爲兩洲人往來之要衝。其人民亦屢受干戈擾攘之禍害。更可知用石世代之終。適當帖撒利新立國之時。其教化普傳於賽爾維亞 Servia 境內。延及小亞細亞等處。未嘗不稱盛於一時。厥後用鐵之世代既臨。其東南有敘利亞居北路兩大國崛起。而帖撒利始漸流於貧弱矣。吾人於是知推廣教化之責。實維移民任之。苟非有兩次移殖之蹤跡。終不得不歸功於移民也。無

論何物。苟於其地掘得一種新式之物。即可知其地曾爲古人所居。且爲享福開化之區。故知小亞細亞在用鐵世代之初。實爲久安長治之世。教化於以大興。埃及與蘇抹巴比倫 Sumerian Babylonia 之教化。皆萌芽於此時。但當黑勒斯奔 Hellespont 擾亂之秋。其教化浸衰。亞甲城 Accad 沙爾根人 Sargon 之祖。卽閃族人之侵入巴比倫北境。亦在其時也。

米拿之稱盛於克里地島。亦趁其平安之機會。大概與埃及同時並興。米拿之中世時代。正當埃及第十二朝之時。厥後米拿王好大喜功。致招外侮。加以內亂迭興。國勢日弱。米拿之晚世。恰值埃及新朝復興。征服敘利亞之時。拿蘇斯 Cnossus 王宮之被燬。約在西歷前一千四百年之後。米拿教化從此不振。而宰世之大權。遂離克里地島。而入希臘大陸。歸於瑪基尼亞古利斯與拉古尼亞 Mycenaean Argolis and Laconia 之掌握矣。照愛琴海人之傳述。拿蘇斯之滅亡。其爲本族人內訌所致。或爲他族人侵伐所成。皆未能決定之。但照

同時埃及人之紀載。則稱米拿人爲海外人。其所述海外人之教化風俗。較愛琴海人爲詳。有各等人名。及各項事實。皆足資吾人之考究。茲特補錄如下。

米拿人與埃及人往來。約歷百年之久。當埃王亞孟霍德伯第三 Amenhotep

III. 在位之前。約在西歷前一千四百十五年間。埃人稱米拿人爲克夫的人。

Keffin 其入境也。或爲友人。或爲商人。皆無彼此仇敵之意。其服裝則編髮辮。

穿采色之短袴。其所攜之貨物。則以金銀器皿爲大宗。迨埃王亞孟霍德伯第

三登極之後。始不再見有克夫的人入境。惟聞有海外來之沙爾達那人 Sira-

rdana 與達璠那人。 Danarna 其名正與何梅爾詩中所詠之達璠哀人

Danaoi 相似。可想見其時代之不遠矣。其人大概爲兵士。或充敵營之行伍。

或供埃及之傭兵。甚有投効埃王之麾下。列名御營兵隊。用以驅逐其本國海

外之敵人者也。據埃及歷史家麥尼度 Manetho 所紀。則謂在埃及之達璠

人。 Danaan 當勢力強盛之時。有一人。或卽埃及御營中之達璠隊長。嘗有篡

位稱王之舉。約在西歷前一千三百六十五年亞根奈登 Akhenaten 薨逝之後。其論沙爾達那人。則謂其時常入寇。屢肆劫掠。直至西歷前一千二百年間。始不復聞沙爾達那人侵掠之事。

但自西歷前一千三百年以來。沙爾達那人之入侵埃及。並非獨自引兵。尙有他族人偕來。且其兵力較前爲厚。其爲害亦較前尤甚。計在西歷前一千二三十年至一千二百年。此三十年間。埃及人與沙爾達那人有兩大戰。最爲著名於埃及史者。略述如下。

第一次大戰。在埃及王米倫達 Merendiah 御宇之時。時又有呂彼亞人 Lyb-

yans 在海口沿岸入寇。除呂彼亞人與沙爾達那人之外。別有三種敵人。卽亞

該法沙 Akhaiyasha 沙加爾沙 Shakalsha 突爾沙 Tursha 是已。亞該法

沙之名稱。卽爲今所稱之亞該人 Achaeans 其沙字 sha 爲通用之字尾。

與蘇斯 sus 相通。愛琴海有一地名沙加拉蘇斯 Sagalassus 似卽爲沙加

爾沙之同名也。突爾沙之名稱。論者言人人殊。但照愛琴海人之土語推之。亦不難明。因在伊都利亞 Etruria 有一種人居之。名突爾西尼。Turseni 埃史所稱之突爾沙。當卽指此。至於沙加爾沙及沙爾達那兩種人民。皆於後來在西西里島及撒丁尼亞島。建立新國。據克里地人所紀。在西西里島。有大股海盜侵據其地。亦指此種人民而言。若在埃及劫掠之海盜。亦嘗佔據其海口諸地。埃王米倫達起兵逐之。深受其害。

其第二次大戰。則在埃王拉米西斯第三 Ramesses III. 在位之第八年。其敵軍從敘利亞一面。海陸並進。有達瑙那人。沙加爾沙人。皆爲往日來侵之人。此次又添底加蘭人 Tikkarai 及從愛琴海。北敘利亞。小亞細亞新附之各種人。其中更有赫族人之兵隊。窺此時敵人之入境。顯有久據之心。其從陸路來之軍士。皆攜眷小輜重。載以裝輪之巨車。其海軍則乘大帆船。桅上皆裝戰臺。艙面滿載其所尊敬之介冑英雄。來勢極其勇猛。埃王引傾國之師以拒之。

先在敘利亞南境驅其陸軍。以與敵人劇戰。繼復拒之於海上。使之不敢闖入。時在伯拉司體尼海岸 *Palestinian coast* 之平原。本有敵人所立之殖民地。茲復加以新來之兵隊。軍威於是大振。埃王不敢輕視之。遂罷戰而言和。蓋自是以後。埃及御營中。始盡撤沙爾達那人矣。

此等殖民地之酋長。稱爲普利希達。 *Pulshita* 考其命名之從來。愛琴海中。在上古時有一盜酋。名比喇斯基。 *Pelassi* 希臘著作家嘗借用之以稱酋長之名。後世所稱之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其音亦與之相諧。卽敘利亞南境諸地之稱爲伯拉司體尼。 *Palestine* 亦由此而起也。其以後之歷史。恆與其鄰國以色列 *Israelite* 之歷史相混。且居其地者。亦非屬於一族。約在闢地之後一百五十年間。仍有底加蘭人在海濱築寨以居。專事劫掠。大爲旅人之害。又在居比路之撒來密斯城。 *Salamis* 有多克利安人 *Teucrian* 之殖民地。已成爲希臘境內之大城。實爲其所立之一大根據地。克里地島東境。有一古時著

名利便之港澳。正與埃及非利士兩地。隔海相望。稱爲撒克羅港。Zakro。或即多克利安人所題之港名也。

自西歷前一千二百年間。埃及人受兩大股海盜之劫掠。歷史上頓放光明。因各族人之來歷。咸得顯現於世也。但查埃及人所稱之海外人。從和好之克夫的人。至仇敵之柏奢堪人 *Berserker*。其名字恆多變換。難以論定。又如兩大仇敵。一從愛琴海來。一從敘利亞陸路進攻。究其有無密切之關係。亦難以解明之也。然而考其實在情形。赫族人於西歷前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國勢之強。已與埃及相埒。茲不過稱爲一族而已。又如西歷前一千二百八十六年。埃及人征服敘利亞之時。赫族人與黑勒斯奔人。即達爾達尼 *Dardanii* 與瑪撒 *Masa* 合稱之名。結爲同盟。亦屬於德雷哥弗呂家人 *Thrace-Phrygian* 之大羣。與底加蘭人相似。或更於海盜之中。增添他族人。以資考核。亦未可知也。

總而論之。無論當時劫掠之人。或從海路而來。或從陸道而入。皆足以表明其

從草原西邊界移家遠徙於外也。其人渡多瑙河。踰巴爾幹半島。佔據塔雷夕及其餘諸地。卽後之稱爲馬其頓尼亞者。Macedonia 繼渡黑勒斯奔海峽。據一高平原。卽何梅爾詩所詠弗呂家人之境土也。已而復興特羅亞城。築外郭以自衛。特羅亞地層中之第六城。顯有城垣痕跡。可爲明證。照希臘古傳所紀築城之時期。正當鉛達撒 Khetasar 在位之世。卽埃王拉米西斯第二 Ramses II. 始與爲仇敵。終與之聯盟者也。

維時愛琴海諸地。擾亂不靖。考其事實。並無紀傳之足徵。就世人所已知者。但從希臘古傳中。零星掇拾。而得其大略。蓋有可紀之大事三端。足補古史之缺略者。實爲吾人所亟當研究者也。茲特條舉於後。

第一大事。則爲亞該人 Achaeans 之侵入。其人爲淺褐色。身材高大。以善於馭馬牧羊。著名於時。其中央集權之都會。計有二城。一爲瑪基尼 Mycenae 一爲拉古尼亞 Laconia 皆立王以統治之。其王號雖稱爲亞該王。其出身實爲弗

呂家人。其所征服管轄之地。幾遍希臘大陸。克里地島。及小亞細亞南界諸島。在西歷前一千二百五十年之前。諸屬地不過粗定規模。並未誠心悅服。直至西歷前一千一百八十年之後。尙有未靖之屬邑。因士帕大 *Sparta* 之王。有名墨尼來曷斯者。 *Menelaus* 嘗貽書以告亞該人曰。若提來麥克斯 *Telenachus* 欲尋其父而攜之。踰以塔加山 *Ithaca* 而來。余必舉兵侵奪其城邑。云云。又有西西里王羅日 *Roger* 亦嘗糾約腦曼地王羅伯 *Robert of Normandy* 起兵南向。以窺亞該人之疆土。遂使亞該人羣抱不平。同時出兵。一面從海道。侵掠埃及。一面從旱道。劫掠小亞細亞西北諸地而佔據之。乃弗呂家新疆所由立也。

第二大事。則爲特羅揚 *Trojan* 之戰。是役也。依據希臘史書。始於西歷前一千一百九十四年。終於一千一百八十四年。約歷十年之久。其間有一事與之相關者。則當西歷前十二周中海寇侵掠埃及之一二年間。正值士帕大王墨

尼來曷斯從軍海外之時。有名巴黎 Paris 之弗呂家親王。攜妃同逃。士帕大國中無主。惟有一女子名番兒黑倫者。Fair Helen 實爲應立之嗣王。因其下嫁於亞該人。遂由亞該人登極掌權。巴黎與之爭位。而兵燹於是乎起矣。亞該人舉傾國之兵以攻特羅亞 Troy。苦戰十年之後。弗呂家人敗績。不但弗呂家城被燬。卽士帕大王女亦被奪回。惟勝者亦大受創痍。因在上之諸神。震怒兩國之兵連禍結。特降重罰。使兩國人民多罹於兵災。而不復生聚。於是亞該人與弗呂家人。同然播遷於海外。有向西而遠居於西西里島者。有徙於羅馬附近之低伯爾河口者。Tiber 有隱居於亞得利亞海中者。Adriatic 若士帕大王墨尼來曷斯。則重赴埃及。不返故土。自經此次流徙之後。故國之王宮。盡成荆棘。人民精悍之氣象。消歸烏有。惟有文士詩人。或借戰事以寄興。或見漂泊而生悲。著爲詩歌。至今流傳於世。此爲埃王拉米西斯第三大起海軍。驅逐流寇以後。海盜之結局情形也。

第三大事。則爲多利安人 *Dorian* 之侵伐。在特羅揚大戰之後。約在西歷前一千一百年之前數年間。多利安人之屬於何種。希臘史家亦未詳述之。但知其爲馬其頓人之支派。發跡於賓特斯山 *Pindus*。在希臘地臂阿勒伯山脊之中。其人習於步戰。不善騎馬。與亞該人不同。苟據其古傳所紀之歷史。及其人物之名表。可想見其種族之混雜矣。其中有一種高原人。具有阿爾巴尼亞人 *Albanian* 之相貌。而其命名又與西北方人相同。又有一種從南方來之人。爲亞該 *Achaean* 先世漢拉克利特斯人 *Heracles* 之後裔。卽逐出米拿人而據有其地者也。此等人民。與多利安人之居處。相隔本遠。類皆越希臘南境而來。數百年間。希臘地臂諸小國。因同種不和。互相戰爭。積成孱弱之景象。更有一種北方之人民。從東海濱發源。征服北境諸地。聯合鄰國。從帖撒利至亞底加 *Attica* 邊界。結爲同盟之聯邦。時在希臘大陸。惟亞底加獨能拒敵。雖遭侵伐。未受大創。因當時賴有一王名提蘇斯者 *Theseus* 重整國權。故能力敵

巨寇而不爲所敗也。若各島之受害。又較大陸爲輕。雖南方克里地島。羅提士島 Rhodes 等處。實爲多利安人所據。尙未大受其侵掠也。

時希臘過海避寇之人。不外東西兩途。其向西行者。未知其詳。西境諸地。亦多受敵人之劫掠。其向東行者。則至赫族人所居西半部之地。卽爲弗呂家人所侵掠者。其地沿西海濱。土澤肥沃。平陽之區。較海灣海角爲多。其水土氣候。與原居之地無殊。而以地面論之。固勝於故土矣。此卽爲希臘伊奧尼亞 Ionian Greece 之始基。其轄境漸向南北推擴。有以烏利斯 Aeolis 諸城。及黑勒斯奔峽與鉛利安岸 Carian coast 諸城。

以上所紀。皆爲古傳中顯著之事端。此下更有他項證據。足以考見當時各大族之勢力。自米拿世代既衰。變亂頻仍。但當海盜第二次劫掠埃及之時。米拿雖弱而尙存。牆上繪有埃王拉米西斯第三之像。卽可明證米拿當日之未亡矣。然論海盜所用之軍器。則非舊式而爲其所自製。有圓盾牌。可供格鬪之需。

其首上之盔。或裝尖角。可以撞敵。或用鐵片以遮面頰。其護身之甲。兩旁多以帶縛。舒展自如。與龍蝦之甲相似。

自埃王拉米西斯第三薨逝之後。吾人不再查得埃及之消息。惟於愛琴海諸地。則在各墳墓及各神殿中。掘得可證之物甚多。因以測知米拿本土之物。已經改變。其飾美之品。較前愈覺奢華。米拿人之衣服。皆用粗氈蔽體。以針繫之。此式仿諸亞得利亞海濱之山中諸族。因同時之意大利人。亦用此氈也。用銅之漸改爲用鐵。亦始於當時。其初創之鐵軍器。仍沿昔日用銅之式樣。意大利境內。並不甚多。在多瑙河谷中。則習見之。其移風易俗之最爲有益者。則爲葬禮。上古歐洲中境諸族。向遵火葬之俗。並無墳塋。自人民進化以來。葬親之禮加厚。一洗其從前野蠻殘暴之惡習。而棺槨塚壙之制度。於是乎興矣。

然而吾人研究北方人之來源。此猶未能得其真相也。直至吾人既明上古之方言。始有人能讀米拿文字。乃知亞利安語言之流派。及其人名神名之誌號。

北方人風俗制度之傳流。皆有其確實之考據矣。米拿人之侵入。決不在亞該人之後。必在西歷前一千二百五十年之前。但有數問題。其爲亞該人所引入乎。抑爲西歷前一千三百五十年間達璠那人與沙爾達那人所引入乎。米拿晚世之克夫的人。Keffiu 實已操此種亞利安之方言乎。皆爲不可知之端也。卽凡考古學家。於其所掘出之遺物。搜尋證據。亦屬茫無頭緒。苟不得古傳之紀載。以資研究。正恐其所鑿亞該人之遺塚。未能考定其時期。卽其所得多利安人之刀劍。亦未能知其製造之世代矣。僅有一處。不沒後人開鑿之功。能掘得其器皿。發現其古塚。使人曉然於上古黑暗世代之情形。實爲大有裨益於考古之學者也。

居比路之殖民地。開闢較遲。約在拿蘇斯滅亡之時。其人民並不從克里地島移徙。實從愛琴海他處敵人之中。攜家而佔據之也。其地位最占優勝。與非尼基。小亞細亞。皆隔海相對。卽航非利士 *Philistia* 或埃及。亦皆不過數日之

程。此其所以成爲古時貿易極盛。財富充積之大埠也。其東海岸。有多克利安人 Teucrian 所立之撒來密斯城。Salamis 有古遺米拿晚世之塚墓甚多。墓中古物充物。皆足供後人之研究。繼當海寇劫掠之時。地中海各處。咸注意於拒敵。不與居比路人往來。遂成孤立之象。其土貨之出口。運往各國銷售者。以黃銅木料爲大宗。已歷數世。自用鐵之後。居比路人亦卽乘時採鐵。用其本地所產之礦質燃料。鍊成美鐵。製造各種鐵器。運售於世。其製鐵之藝術。大概從大馬色人 Damascus 學習而成。但其所造各種鐵軍器之式樣。則仍其昔日愛琴海人與亞得利亞海人之舊制也。其製造飾物之工藝。既不及米拿舊式之活潑。亦不若愛琴海人新樣之精緻。幾自成爲一種矣。其葬禮亦改上古之火葬而爲土葬。其所拜奉之神。則仍遵上古之遺俗。專拜太母。Great Mother 尊稱爲司樹司鴿之天后。詳前書第八章。

今之考古家。自在居比路開鑿之後。更於上古黑暗世代之歷史。大放光明。凡

在非尼基海岸諸城。米拿人若何遭禍以滅亡。愛琴海人若何建立新政治。皆於居比路各地層中。約略見之矣。當米拿之晚世。居比路人曾輸入克夫的人 Netin之製造品物。但未能決定其爲自運之貨。或爲供給自用之物耳。按照何梅爾詩中所紀之實蹟。愛琴海出劫人之往非尼基及西頓者。Sidon較非尼基商人前往貿易之次數爲多。迄今西頓城中。仍多非尼基人居之。惟皆爲通商營運之人。鮮與本地人聯合也。西頓自古稱爲產銅之區。又能製造銀器及玉石等飾以運售於四方。亞該人之諸王宮中。咸珍藏之。卽後人之偶掘得之者。亦莫不居爲奇貨也。非尼基人之商業。在歷史時代。稱爲興盛。蓋自米拿人喪失航海之權而後發達者也。但在居比路城觀之。則非尼基人之積久貧乏。自與米拿人交通之後。直至輸入東方教化之時。其間積弱不振之情形。有可想見者矣。

自愛琴海人崛起以來。氣象更新。時局大變。東方之教化。日以西行。由海道推

行於西頓。推羅 Tyre 更由旱道推行於古時赫族人所居之地。從伊奧尼亞 Ionia 至幼發拉的河爲止。其歷史備詳希臘古史。本書不及贅述。

但有一端。亟當先爲表明。自史書既作。尙論古之教化者。莫不視希臘之教化。爲能集古人之大成而垂法於後世。因其發源於上古愛琴海之四圍諸族。曾握希臘大陸之主權。卒乃征服野蠻人民而管轄其土地。惟其破壞之端。較建設爲更多耳。但其益處甚大。與閃族人 Semitic 之入巴比倫敘利亞相同。雖其出身游牧。伏處北方。並操亞利安方言。然當侵入之時。挾其性質才能。傳記法律以俱來。實括愛琴海人之教化根本。俾流傳於大陸。此卽希臘教化所從出也。

希臘教化之來歷。既於上文詳言之。茲再考其巔末。世人開化之初基。實起於亞細亞洲之大陸。卽吾人所論之北草原及其相連之樹林諸地。皆爲上古先民所居。地面極廣。在當時幾佔東半球全境。蓋從亞得利亞海至裏海與波斯

海灣。分爲兩大羣。一居東境。一居西境。其人民雖分兩支派。溯其遠祖。實同出於一源也。其在西境者。皆從北方侵入。使愛琴海世界。奪於米拿人之掌握。而歸於希臘人者。此等人之功也。亦有從東方來之居民。則其人之雙眼。仍留其潔白之色。且仍善於馭馬。不改其常。或爲波斯人。則爲著名萬王之王大利烏 Darius 所轄之國民。其國自始至終。計歷二百有六年。後爲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所敗。遂致滅亡。亞力山大既滅波斯。卽創興希利尼國。 Hellenes 最有權勢。具有天生馭馬之才能。皆不失上古生長林中之性質。希臘大史家希羅多 達斯 Herodotus 嘗讚美古昔林中人之品格。有三善焉。一爲騎馬。二爲射箭。三爲戒謊言。實非虛語也。

第十章 意大利之史源

前章所紀。皆爲愛琴海諸古國之歷史。本章乃述地中海西面意大利國之史源。其間時代之相去。不過數百年。蓋照古傳所紀。羅馬立國。當在西歷前七百

五十三年。厥後有新入意大利地臂之撒伯利安人。Sabellians 則從中央高原移徙而來。亦稱爲一時之強權。但其殖民地之完全成立。則在西歷前四百年之後。惟於士帕大城。則於西歷前七百五十三年。與古羅馬城同時開闢。時士帕大爲多利安酋長駐節之區。交戰之時。一切徵調轉輸。皆以此爲根據地焉。迨後又有哥林多人 Corinth 及迦勒西人 Chalcis 相率入境。則爲專營貿易之人。遂立殖民埠於西西里島中。士帕大人又於西歷前七百年前。創立塔倫登城 Tarentum 若在西西里島該巴尼亞 Campania 境內之古米城 Cumae 則其建立更古。蓋在羅馬之前矣。照古傳羅馬城爲羅馬勒斯 Romulus 所築。故以其名名之。但照希臘著作家普羅塔克 Plutarch 所紀。則謂羅馬之前。在希臘大陸最著榮名者。爲雅典王提蘇斯 Theseus 以其脫離米拿人專制之暴虐。遂能結合衆城。定立雅典 Athens 聯邦。時在西歷前一千二百五十年間。實在初築羅馬城五百年之前云。

考意大利古史家之著作。頗有益於研究人種之學。其於史書未作以前之古事。概取古時之詩歌以爲證。能使人知古昔野蠻人種之遞嬗情形。嘗有後來之強族。逼其始居之弱族。使遷於南境以圖存者。譬如羅馬向有一種西西勒人 *Sicels* 居之。後受他族之陵逼。遂離羅馬而避居於地中海之一島。此西西里島之名稱所由來也。

意大利古史又載愛琴海諸地開鑿之事。及在西境廣設殖民地之歷史。較爲詳備。最先者爲特羅亞之愛尼亞人。Aeneas of Troy 初立迦太甚 Carthage 與呂彼比 Libybaeum 一國。繼在蘭欣 Latium 海岸。創立弗呂家殖民地。次爲安德拿人。Antenor 開蘭亞得利亞海上游諸地而居之。次爲推倫尼安人。Tyrrhenians 從帖撒利 Thessaly 移徙於意大利境內波河 Po 之口。又有從呂底亞 Lydia 來之他族人。卜居於低伯河 Tiber 北面之諸岸。他如素稱英傑之亞該族人。自特羅揚 Trojan 罷戰之後。散處於鉛卑尼亞 Canmp

aria 及瑪格那格利希亞 Magna Graecia 重立新國。查本書第九章詳誌海盜侵掠之歷史。堪與意大利古史互相印證。惟海盜蹤跡之所至。不過侵及意大利之邊境而已。本章所述意大利之史源。皆爲意大利本國之實事。以及意大利考古家費四十年搜鑿之功所得之證據也。

論意大利地理之形勢。與希臘截然不同。由其立國於地臂之上。凸出於地中海之中央。與西西里島。暨斐洲北濱之都尼斯 Tunis 帶山連綿不絕。接成新月之灣形。前於本書第二章已論及之矣。但意大利之地質。過於柔軟。其境內之帶山。亦不若他處之灣曲破裂。其地面之高度。尤較他處爲卑。其側面皆爲新漲之淺灘。或由兩水刷沙淤積而成。或由海潮灌入貝殼堆積而致。雖地中海之形勢。東海面偏向南方。西海面偏向北方。而其西海面尤與大西洋 Atlantic 接近。能吸受大西洋之濕氣。以滋潤其土脈。意大利地臂。位在西地中海之東南。故其所受濕氣。較他處爲多。西西里更在其南。其受濕自必愈多矣。

意大利西西里兩地。橫亘於地中海中央。幾使之分而爲二。故其東西兩面。皆受地中海之浸灌。成爲大有價值之地土。於地理歷史上。最有關係也。西西里島之南。與斐洲大陸相隔。並無海峽。但有水浸沈溺之地。其矗起於海中者。卽馬爾他島 Malta 與藍比杜撒島 Lampedusa 是也。然而西西里與意大利之間。有墨西拿海峽 Messina 擘分之。海面始得其平。此可見意大利一路。可踰地中海以達斐洲。並無難通之險阻。惟自生民以來。至於歷史時代。世人之入斐洲者。從未聞有航意大利海峽渡登之人。但從歐洲大陸。願赴地中海各島者。則恆假途於意大利地臂也。

意大利之歷史。其內容皆爲紀載其歷代所受侵伐之事實。古時意大利東境。曾有東方各族人。從各處侵入之事。大有益於人民之進化。蓋其效果。不啻呼酣睡之意大利人。使之警醒。而共趨於文明教化之途也。若後來侵入之愛琴海人。則異於是。所到之處。莫不破壞。卽不破壞之。亦必使之痿痺不振。或作新

再造。由其教化已舊。當侵入之時。已踰其原始優勝之程度。而入於末造衰敗之世代。與埃及古時教化至第四朝後之情形。如出一轍。按當時愛琴海人所輸入者。爲其語言風俗宗教。習處既久。復能接受本地固有之教化風俗。合同而化。造成一種相雜宏大之希臘國人。其進步未可限量也。

意大利未與世通之初。純守其地中海人之教化。亦能與時俱進。與愛琴海人埃及人程度相等。但閉關自守。絕無感觸。故永不改變耳。其地多山林之險阻。雖若與外人相隔。實無處不可受外人之侵伐。有從西境海岸而入者。但從愛琴海諸地來者。尤居多數。此意大利境內米拿殖民地 Minoan colonies 所由繁殖也。蓋從意大利之後背。直至東南角之西西里對岸。幾莫不有米拿人之蹤跡。當米拿之盛世。更拓地於撒丁尼亞島 Sardinia 西班牙南境。且於西面開闢羅尼河口 Rhone 屬地。東面拓至亞得利亞海之源頭。更能間接經過阿勒伯 Alpine 山隘。而入多瑙大河 Danube 之中游諸地。皆爲米拿人

勢力所及之區域也。

照大概情形而論。意大利西西里之經濟工藝政治等。自米拿滅亡之後。頗有發達之景象。乃自愛琴海人侵入而佔據之。未見其進化。反見其退縮。此豈無故而然哉。吾人於此。必當研究之矣。蓋意大利人之生計。全恃雨澤之多。且喜其得雨之調勻。林木繁茂。其著名者爲榲木 *beech* 橡樹栗樹。而於各山坡又多豐草。可供畜牧之用。雖論其境內之河道。並不甚廣。但常無乾涸之時。其山谷更便於游牧。因其山路不甚高峻。且有生成之孔道。以供牛犢之上下。所以意大利鄉間。世多半耕半牧之人也。其所牧者。但有牛而無羊。推原其故。厥有三端。一因其地所生之草。以供牛食。較爲合宜。二因牛之爲物。較羊尤易馴熟。而養家。三因鄰近之穀田菜圃果園甚多。易受羊之損害。若牛則無慮及之矣。當時之農民。雖已知稼穡之足重。恆苦夏畦之煩勞。不但分其功於牧事。更肆力於種果之業。以爲用力少而獲利多。每當平果葡萄乾出產之時。莫不共慶

利市之三倍也。種穀視爲難事。初時但種雀麥。已而更種大麥圓麥。園圃之利。以豆爲大宗。有豆。豌豆。扁豆等。亦視爲費力之農功也。至論其灌溉之功。雖不若他處之視爲要需。但亦不能於夏時遠離村舍。以防意外缺水之患。維時所牧之牛。盡登高原。牧人苟無田功。亦可入山休息。因在山中有古遺撒比恩人之莊屋。Sabine farm 足供農隙之移居也。以故意大利古人所遺之歲時記。其所紀者。皆爲某時上山。某時下山之事。雖在春種之後。亦無暇時。與愛琴海人有別也。

意大利之教化遲滯。大半由於種族之相爭。但考古人所以相爭之故。則非起於鄰族之失和。乃起於移民之入境過多。有實逼處此之嫌也。更有一端。亦足使其人民不知振作。卽因其度日甚易。不必多勞人事之經營。已覺生計之充裕。譬如今日山中撒比恩人 Sabine 之田莊。使霍爾士 Horace 西歷前人之在世時之農人。於明日耕治之。亦毫無難事也。不但農產充足。卽木材火石牛

骨及礦產亦頗富饒。能使意大利地質變其昔日貧乏之景象。成爲富足矣。意大利古史稱爲銅石最盛之世。因當時意大利所產之石質美而價賤。其所產之銅則質劣而價貴。價雖有殊。而多則相若也。其所居之村落大半三五人家。散而不聚。蓋循其游牧疏遠之本性。本書首章已詳述之。

古時意大利人不與世相聞。故其貿易極少。礦利亦未興。偶於炭灰泥及砂石中。獲有金石各質。視爲奇物。木料與牛隻。尙未能運銷於海外。雖於同時各國大工廠中。久聞意大利木料牛皮之美名。咸樂購而用之。所惜者意大利人航海之藝。遠不及地中海各島之精。惟在東海濱之人民。則有以操舟爲業者耳。其風氣之閉塞若此。無怪文字之不講。法度之不備。合羣之不能得利。且無秩序之可言。亦無史事之可紀也。

意大利中境南境諸地。可視爲農民之樂土。但亦常苦外族之侵陵。皆從歐洲大陸而來者。然其所受之害亦各不同。第一端意大利地質有天生自然之保

障。與他處地臂有別。其北境有阿勒伯山。Alps 爲歐洲著名之高山。其峯巒高逾一萬英尺以上。經年積雪不消。計從黎維拉 Riviera 至奧國南部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連綿不斷。作新月之變形。其間有一峯凸出大海中。又有沿岸諸山。與各島若斷若續。聯成一串。與希臘各島相望。次則論其內地。有阿勒伯山暨其沿海岸諸山。又有亞平寧山脊 Apennine ridges 不及阿勒伯山之高。而有通行之大道。惟途中樹林叢雜。有時閉塞商旅耳。其三則爲波河之谷。位在阿勒伯與亞平寧兩山之間。亦爲不可越之天險。其河水出亞得利亞海。口外有淤漲之砂洲。從砂洲至河谷。皆爲沼澤。約長一百餘英里。又進則有百餘里長之橡林。爲野猪野牛聚集之區。人跡難到。其樹林圍繞南北西三面諸山麓。接連不斷。皆爲意大利地理上所有可扼之險要也。

然而有可扼者。有時亦不足恃。譬如北境之阿勒伯大山。自古視爲外堡。豈知空有高峻之險象。殊不足以阻人之進攻。因此山之峭壁。正向意大利下趨。其

山谷甚長。歷德國之巴維也拉邦 Bavaria 至奧國西境之的羅爾省 Tyrol 諸地。皆足引人從多瑙河 Danube 草澤上溯。潛入平坦之山路。迨意大利人覺察之時。敵人已下趨而抵波河矣。亞平寧山之不可靠。亦與阿勒伯相若。其懸崖峭壁。過於偏向南方。羣聚於熱拿亞 Genoa 佛羅棧薩 Florence 等處。而與中境之波羅格拿 Bologna 撒丁省之會城都靈 Turin 相隔較遠。且其波河所通之諸支流。亦無一不足以引外寇之侵入。與多瑙河相似。但其河口之澤地。實足使意大利與北方人斷絕往來也。

意大利北部有倫巴第城 Lombardy 氣候溫和。樹林不若南境之密。故在古時。成爲意大利教化之中心點。與巴比倫相埒。倫巴第大平原。在阿勒伯山與亞平寧地臂之間。地土肥沃。山多林木。澤多蘆葦。物產甚饒。其地有波河之水以資灌溉。波河之上游。河道不長。故其下游刷沙之力。不及幼發拉的河與尼羅江之猛也。

在阿勒伯 Alpine 區域。平行之山脊極多。其山中蓄積之水槽。有並無出路者。卽或有之。亦不足滙爲山溪也。遠望水面如鏡。都作湖形。苟遇山水暴發。湖水泛溢而下流。以故水鄉陸地。皆不合於人居。惟有少數之獵戶棲遲其間而已。然而山中之人及鄰近諸地之人。皆能設法以居之。先擇沿岸合宜之地。而平治之。再從湖邊伐樹以供木料。就岸灘築出碼頭。僅留窄徑以供出入。其居室則在水面築成水閣。使熊與山貓等猛獸。不能犯之。如遇敵人來攻。卽將窄路塞斷以阻之。敵去則仍開通之。其水閣之上。分別臥室與儲物之室。地板上。有吊門。可開之以供捕魚之用。一切廢棄之物。悉投於湖中。其嬰孩皆以繩繫於室中。恐其偶有不防而墜於水也。照希臘史家希羅多達斯 Herodotus 所紀愛琴海以北之民家。其繫嬰之法。大抵相同。

其人民之生計。亦知有種植之利。恆於其碼頭上面。闢成田地。以種穀與菜蔬。供其日用之需。又種蔴以供衣料及魚網釣絲之用。果類則種平果桃李等。此

外野果甚多。俯拾卽是。

漁獵爲生。固足供人民日食之大宗。但其牧牛之業。亦最合於地理。因山林之上面。亦有肥沃之草地。經春爲積雪所覆。入夏則一望青碧。無往而非茂草矣。至冬時則入此室處。或杜門不出。或在附近棲遲。不再從事於漁獵。照希臘古史所紀。山中入於度冬之時。不但人不出戶。卽馬亦不赴山上食草。但於室中食魚以果其腹矣。

此等山中之湖房。大概築於用石之世代。其房屋之式樣。及其風俗。幾於四遠相同。此亦無足爲奇。其居民質樸無華。固執不變。無論何處湖岸。但有人築室以居。不久卽成村落。由其房屋莫不在水中央。建築旣多。湖面幾無隙地。且因保衛有方。戶口自能日繁。遂有人滿之患。亟謀另覓新地以居。此卽殖民地之權輿也。湖上居民。恆駕刳木小舟。以往來於四岸。每值夏令。常登高山牧牛。其於山徑極熟。遠望他湖。歷歷在目。設有空曠可居之地。類能覓路以達之。其移

殖於外。大概如斯。

迨用石世代之末。意大利向居湖上之人民。始覺人浮於地。相率出外以謀生。論其所居各湖之地位。不在四面包圍之山凹。而在諸山谷之側面。正對倫巴第平原。但於其間。有石塊以阻塞之。使上面山溪之水不能下注。時有泛溢之患耳。惟下游之山溪。則有木料可以打樁。築成駁岸碼頭而居之。其地鄰近諸澤地。亦多產木料。向爲人力所不能墾闢者。茲乃有人建築碼頭。臨湖卜居。地方之景象。卽爲之一變。蓋昔之裹足不入者。今已變爲日見生聚矣。湖上所築之屋。始雖鄙陋。繼漸改良。極合於河灘水曲之度生。以故漸推漸廣。蔓延於鄰近藪澤。凡有木料可供築樁之地。幾於到處皆是。且不但繞澤以居。更沿亞平寧山麓。多至數百餘家。直越波羅格拿 *Pologna* 大城以外。繼因人浮於地。不得不謀拓土之計。遂一再搜查上游諸山溪。擇其合宜之處。築成土隄以障水。使匯爲小湖。仿照下游諸湖之式樣。築造短形之水閣以居之。蓋循其湖居

之本性也。

古人以戰死爲榮。病死爲辱。故力爭恆有所聞。在亞平寧山之外。當用鐵之世。羅馬兵隊之安營下寨。類皆掘濠溝。造木柵以自衛。其營帳皆作四方形。排列成行。在西歷前臘丁詩人霍爾士 Horace 在世之時。低伯 Tiber 河上之橋。尙是古遺之木橋。並不用一鐵釘。緣於用兵之際。苟遇敵人逼近。可於頃刻之間。將橋拆去以阻之。使不能飛越也。

此可知意大利北境於上古之時。大半爲湖居之人民。占地甚多。交通亦便。統觀波河谷中諸地之古蹟。其教化工藝之發達。動人聽聞。且能一道同風。並無異致。尤爲可貴。由其開闢純任自然。擴充亦無阻力。苟非出於同種之相殘。必能自由發達。絕無外侮之堪虞矣。更有一最關緊要之事端。卽在意大利地臂與多瑙大河諸谷之中間。必需保守其交通營運之專利。俾南北聯成一氣。苟在南境創有一端進化之實益。北境卽效法之。北境亦然。此爲古時沿湖居民

教化之大略也。

此等臨湖築室之人。其後來之結局若何。爲史書所未詳。或謂其後人浮於地。相率移家於乾土。遂不復卜居於湖上。或謂人民於既知用鐵之後。工藝因之日精。生計亦因之日裕。自不願株守於湖鄉。而作遷地爲良之計。是二說也。雖未可據爲定論。實於當時之情勢。相去不遠矣。論者謂其移徙之致動原力。與愛琴海人諸殖民地之避寇相似。緣於當時有從多瑙大河 Danube 來之一種強族。侵入而佔據之。考其證據。蓋從掘地研究而知之。其地有古塚甚多。大概分爲兩種。一則爲勇士之墓。其殉葬者皆爲其生前所用之兵器。一則爲文士之墓。其殉葬者。雖亦有各種金類之器皿。獨無軍械。以此知其地初爲文化之人民所居。繼爲尙武之人民所佔也。殊不知按其方言。亦有殊異之點。意大利地臂之全境。除伊都利亞 Etruria 之外。其居民皆操兩種方言。亦皆屬於亞利安方言之支派。但各隨其所居之地而殊。亦可證其居民之中。實有先進

後進之分別矣。

或有主他說者。則謂意大利人自創興各項工藝以來。逐漸改良。有進化而無退化。更觀其歷代古墓之遺蹟。築墳之式。火葬之禮。積久未有變象。可知其地之居民。大概平安長進。並無被佔被逐之事。若愛琴海人所受者矣。

是二說也。截然不同。但究其實際。則介於其間。因吾人遐稽古史。從研究尼羅江流域之埃及與幼發拉的河流域之巴比倫以後。即論及一種教化。起於先。前居民稀少之區。創興耕稼之農利。又有鄰近各大邑交換智識之益。雖氣候各殊。生計不同。而其交通之利。未嘗因之稍減也。照巴比倫史所紀。則更有異者。蓋謂其地於昔時嘗以富足顯名於世。致動他族侵伐之心。若以攔人 Amorites 即波斯人與閃族人等。Semitic 屢經侵入其境。而其教化之發達。卒未因此而有所損也。

總而論之。吾人欲知意大利北境開化之實情。必當先觀波河谷中兩旁之郊

原。蓋其地愈向南方。則其古史亦愈見其易明也。除塔倫登 *Tarentum* 附近有一地。似有古人始居乾土之村落。即在提瑪利城者。 *Timmari* 與北境最古之陸地村莊無異。此外臨湖居住之人民。大概皆在亞平寧山之麓。 *Apennines* 若論低伯河 *Tiber* 之谷。暨伊都利亞 *Etruria* 地方。幾不見有臨湖築舍之痕跡。雖有他族移徙之人。屢至其地。相度土宜。冀得安居之處。亦不過游蹤暫駐而已。

自用銅之世。進而爲用鐵之世。世界爲之一變。與古時用石改爲用銅時之情形。如出一轍。卽以意大利境內論之。在亞平寧山之南境與北境。其人民之強弱。戶口之增添。大相懸殊。又在南境沿海各低區。爲土脈極肥。農事極盛之地。其分色較多。而其光景之殊異。亦可概見。按意大利古史所紀。可知中央諸高原。從亞平寧邊界至加拉勃利亞 *Calabria* 在古時皆爲游牧族人所居。卽撒伯利安 *Sabellian* 方言之種族。有時安土重遷。有時向南流徙。由其人民秉

性柔弱。故常易受他族之顛覆也。

在西西里島。南意大利。鉛卑尼亞。Campania 巴哀西嫩 Picenum 之荒僻諸谷。亞得利亞 Adriatic 海岸之上游。皆仍沿襲其太古土葬之舊俗。不循當時通行之火葬。惟提瑪利古城則否。統觀以上諸地進化之由來。莫不從海外得之。蓋自愛琴海諸島人侵入之後。其留貽之教化。於今爲烈。卽希臘教化之權輿也。伊都利亞 Etruria 與蘭希恩 Latium 二城之人。恆與希臘各海口通商貿易。以故亞平寧山以外北境人民之工藝製造諸土貨。咸得與希臘人爭利。而其葬禮。則土葬與火葬並行而不悖也。苟以土語論之。則南境低區人民所操之亞利安語。Indo-European speech 卽稱爲意大利語者。其通行之時期。實較北境高原撒伯利安人 Sabellians 爲早。雖未能考定其先後入居之確期。然亦可信其卜居之久。成俗之速。且能與其土著之地中海人民合同而化。幾莫能辨別之矣。

論古時意大利人之治法。純用家族主義。較愛琴海諸島人爲尤嚴。以故社會政治等學之發明。亦較他處爲遲緩。蓋自各地開闢以來。久未成爲城市。大概三五成羣。散居各村。有若晨星之寥落。最稱繁盛者。則在臘丁 Latin 平原四圍之諸山麓。暨亞爾巴諸山 Alban Hills 之斜坡。皆是也。

若論合羣自治之政體。則亦有數處用之。在蘭希恩 Latium 鉛卑尼安 Campania 等城。創立聯合自治之法。以保衛地方。並維持公衆拜神諸事。其所拜之神。爲亞利安人所崇奉者。實與希臘人所奉之諸神。大略相同。

此等平坦之地。亦爲上古河口淤泥所積而成。在其北隅之外。有一古城。稱爲蘭希恩城。其人民則稱爲蘭底尼人。Latini 爲同盟諸城中最大極北之一城。其境內有一河。爲意大利地臂獨一可以通航之河道。名曰黃低伯河。Yellow Tiber 因其屢經泛溢。積沙過多。以致河水成爲黃色也。

約在河之上游十二英里。爲海岸藪澤之盡處。其地爲海盜所不能侵入。有一

島及數沙灘。橫亘河中。能使南境居民與伊都利亞 Etruria 人往來稱便。惟從外海駛入之船。則受其阻塞不能上行耳。又在臘丁岸 Latin shore 一面。有一荒僻之小山。最扼要衝。此卽巴拉丁山 Palatine 爲古時羅馬初築城之基礎。約在西歷前七百五十年間。其城褊小。祇有一山。廣僅三英里。世稱方羅馬城 Square Rome 依理而論。當日初創之羅馬。雖不過爲小山上之堡城。實能使臘丁人據守之以拒伊都利亞人。俾同盟諸城。永遠不生異心。然論其事實。或不若是之易也。蓋於當時有強族人侵入而佔據之。照古傳所紀。或稱羅馬爲外路人所築之城。或稱爲社會絕交之城。與舊約聖經撒母耳前二十二年首節所紀亞土蘭穴相同 Cave of Aedullam 更或稱爲罪人遁逃之城。誠謂其築城以來。兩岸殊不太平。毫無一善之足錄也。所以然者。羅馬既築之後。從未有臘丁人一手管理之時。更未有一日與伊都斯干人 Etruscans 敦睦之事。迹其所作之工。可一言以蔽之曰。惟知勒索往來行旅之賄賂。以免

劫掠而已。羅馬之政令。掌於教長。奉以教皇之名號。亦非出於無因。由其所得專享蘭希恩與伊都利亞中間之營運路權。視爲教長之專利。可使後世永享也。

在巴拉丁之四圍。又有數山。初亦嘗闢爲自立之殖民地。大概爲臘丁人。但照古傳所紀。亦有一種從高原來之撒賓人 Sabine 卜居之。又在河之下游。有亞文丁山 Aventine 則其形勢與以上諸山大異矣。由其臨河有懸崖。十分險峻。凡從下游駛來之船。至此不能前進。不得不舍舟登陸。與英國之倫敦橋 London Bridge 奧克斯福 Oxford 岡比立治 Cambridge 法國之巴黎 美國之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等處相似。皆有橋梁以阻塞航路也。在河口有鹹湖。所產之鹽。亦皆從亞文丁山登陸。以運銷於各內地。故從羅馬入內地諸谷。經過撒拉利亞 Salaria 至今仍爲運鹽之商途。此可知當時之亞文丁山。成爲五方雜處之殖民地。與巴拉丁山無異。其地在意大利之東盡處。有

外人所居之埠。刻意經營。謹守秩序。其人民之進化程度。頗有足稱。惟不得列於羅馬本地貴族之團體。謂其人非土著。流徙無常。故降居於羅馬庶人之列也。

豈知他日之羅馬大帝國。其肇基即起於此地乎。初祇一山。繼而增爲七山。爲臘丁語言教化發源之區。其人民之果敢勇略。亦較撒伯利安人 Sabellian 爲優。其所擅長之伊都斯干 Etruscan 技藝。即爲非利士人 Philistine 所傳流者。皆足補助國計民生。其最著名之國俗。則在於其厚待異邦人。已成習慣而不自知。無怪四方遠人之來歸矣。

意大利地臂自開闢以來。有一最關緊要之事端。即從伊都斯干人侵入之後。世風爲之大變。民氣因以日強。迹其蠻野之程度。幾與古之非尼基人 Phoenicians 色勒特人 Celts 相埒。其語言難以通曉。雖與希臘人通商往來。恆借用希臘字母以創造其文字。仍未易使人明之也。蓋其所操之方言。並不屬於

亞利安語之支派。但欲查考伊都斯干人所輸入之方言。究從何處得之。抑爲其徙居伊都利亞 *Etruria* 時所得本地土人之古語。自來無人論定之。

論伊都斯干人之種族。則據希臘各史家暨意大利各士子。衆口同聲。指爲並非土著。實從愛琴海侵入。雖亦有人辯駁之。謂其或從呂底亞來。 *Lydia* 或從帖撒利 *Thessalian* 一邊來。甚或稱其向無定居。如海盜之類。總而論之。其爲外來之人。決無可疑矣。至其侵入之時。究從何路。亦不一其說。或謂其人初居海濱。已而移居伊都利亞。或謂其入伊都利亞。乃由波河口相近處之亞得利亞海岸登陸。究其實。則爲愛琴海劫盜中之一羣。當侵入西境之時。正與突爾沙人 *Tursha* 攻掠埃及之時。相去不遠。事詳前書第九章。按突爾沙人之名號。乃埃及史家所稱。實卽始居伊都利亞之突爾西尼人。 *Tursemi* 在當時創立新疆於伊都利亞。與非利士相對。幾可稱爲西方之非利士矣。

論其政治。亦罕有成績之可紀。但知其所築之城。皆爲保障嚴密之堅城。其治

法爲貴族政體。皆舉最著戰功之貴爵以爲城主。且以習於戰鬪爲求名邀功之計。其撫字人民。類於暴虐。由其貴族平民之階級過分。萬不能享同等之權利也。其對外之政策。專主侵掠。南踰臘丁。遠至鉛卑尼亞。Campania 亦嘗出掠波河全谷。直至阿勒伯大山之麓。皆有羅馬伊斯都干人蹂躪之遺蹟。其末代專制之王。名他爾哀。Targuin 傲慢無禮。好逞私意以虐民。國人稱爲驕王。亦卽爲臘丁君長伊斯都干人之一王。其在位約在西歷前五百年之前。民不能堪。羣起謀叛以逐王。遂成爲民主之邦。事在西歷前五百零九年。

維時鉛卑尼亞衛兵。仍守其故土。直至西歷前四百二十四年。始爲撒伯利安 Sabellian 高原人所逐。同時北境之伊斯都干亦爲一新興之北方敵人所滅。卽高盧人 Gaul 是已。至於羅馬城。亦於西歷前三百九十年。爲高盧人所得。數年之間。備受劫掠。遠至塔倫登。Tarentum 悉成灰燼。

厥後高盧人飽掠而去。羅馬人集合逃亡。重新締造。詳載羅馬古史。本書不必

贅述。惟北方民族之所由興。從用銅世代末季。臨湖結舍之居民。至高盧人侵入之時。有若上文所詳述者。當於下章畧誌之。

第十一章 歐洲中境北境之史源

當地中海之西。西里島。暨意大利境內亞平寧南方諸地。深沾希臘教化之時。希臘諸屬地。從塔倫登 Tarentum 至敘拉古 Syracuse 勢皆強盛。得以希臘人所傳之教化。間接以輸入南方。並舉伊都斯干人之各項美術工藝。與之俱傳。波河之流域諸谷。正在對面。亦大霑溉希臘之教化。嗣是以後。一再改變。統阿勒伯山南面諸地。進化甚速。頗有可觀。成爲歐洲中部之附屬物矣。苟欲考其進化之階級。則較意大利尤無信史可徵。故至今論列阿勒伯山南方之種族方言者。仍自紛爭莫定也。

巴爾幹地臂之後。意大利北境阿勒伯邊界之缺處。有一大平原。卽匈牙利平原 Hungarian 是已。其地爲喀爾巴阡山 Carpathians 所環繞。又爲多瑙

河及其各支河之流域。山之四圍諸麓。皆爲樹林及園地。其下則爲草地。與小亞細亞諸山相似。不但可供畜牧。亦有可以及時種穀之地。又其下則爲山坡而漸趨沙漠矣。多瑙大河之上游諸谷。地廣而沃。又利航行。天生林木亦夥。每年所產材料甚富。向西更繁。凡向西方探地者。大概皆出此途。又在維也納城 Vienna 以上。有寬廣之斜坡。通於北方。直接易北河 Elbe 上游之濱。從此可踰波希米 Bohemia 而達波羅的海 Baltic 海濱之諸平原矣。

論其人種之根源。向稱爲阿勒伯山人。繼有外來之各種人。侵入其境而居之。土地於以日開。風氣亦於以日開。最多者爲大草地中之游牧族人。與中古時之匈奴 Huns 相似。歐北之有馬。自游牧族人入境始見之。其通行亞利安方言。亦創始於是時。此外又有身材高大之黃髮人。大概皆從北方波羅的海濱移徙而來。

此可見其地之廣大。實足容諸般務農務牧生計不同之民族而有餘矣。最盛

之民業。首推牧馬。歐洲中境。可牧之大草原甚多。故其所畜之馬。不一其種。雖在古時。臨湖築舍。諸族人中。亦知畜馬而用之。蓋在用銅世代之初。多瑙河上之居民。實已能知畜馬之利矣。其次則爲半耕半牧之人。皆卜居於平原之四圍。又其次則在的羅爾城 *Trois* 諸谷起。至阿勒伯之南麓諸地。光景既殊。氣候亦變。皆爲古時臨湖居民棲止之鄉矣。

今欲查考臨湖居民之教化。則在多瑙河濱之諸山麓。猶可得其蹤跡。與阿勒伯山南面之湖居人家。大略相等。但亦有不同者。則以其舍湖徙陸之時期。較南方爲速。因吾人於既得湖居蹤跡之後。進探波河流域。卽不復見之。豈不可信北方人之湖居世代。實較南方人爲短乎。

論多瑙河居民之教化。在用銅之世代。頗見有長進之象。緣其所受之感化。皆從南方米拿 *Minoan* 諸殖民地輸入。惟相離過遠。米拿人之勢脈。莫能及之。故其初時。雖不免沾濡他族人之教化。不久卽能自成風氣。聞北方之先聲。若

論北方湖居諸民族。雖與阿勒伯山南面相似。但其所歷之艱難。實較南方爲易受。斯其發達之速。無足爲奇。卽其創興北方之教化。以輸入波河流域之諸殖民地。亦爲其固有之天職也。

統觀意大利地帶之古史。知操意大利語人之入境。實有初次二次之分別。茲欲查考此二羣人。究從何處侵入。誠爲極難判決之問題。照吾人所測知者。則謂其第二羣人。卽世所稱爲撒伯利安人。Sabellian 其所操之方言。爲恩勃利安語。Umbrian language 盛行於高盧人未侵入之前。從低伯 Tiber 河源之諸谷。直至阿勒伯山。皆爲通用恩勃利安語之區域。時在西歷前四百年之間。此族人稱盛於歐洲。故以方言區別人種。可知阿勒伯山南面諸地。從湖居人民卜宅。至高盧人進佔。其間之掌握主權者。計有兩種方言不同之人。若考其長進改良之程度。照古學家所搜得之證據。最著者。在於當日之變湖居爲陸居。可爲其進化甚速之見端。意大利中央波羅格拿 Polongna 大城附近

之維拉拿法古城。 Villanova 卽其榜樣。故或謂恩勃羅撒伯利安之言語。

Umbro-Sabellian speech 其發源亦卽在於是城云。

然而世人之流徙。初未嘗以方言自域。操亞利安語之古人。與操閃族語之古人相同。皆具有推廣方言之特性。且能舉其所信之宗教。所守之風俗。偕言語以俱傳。凡其所至之地。莫不收此同然之效果。而於各地所固有實質上之利益。更莫不改良而推廣之。遷地爲良。其斯之謂乎。

不但此也。凡操閃族語與亞利安語人民所到之處。其地卽日有起色。所謂人傑則地靈也。然考其所施與所受之結果。有時或成爲反比例。因從外來之人。恆不耐水土氣候之變遷。或爲起居境遇所困難。曾不數傳。光景大變。有生殖既繁而失其同然之性質者。亦有死亡殆盡。僅遺其語言儀表。留待他族人之傳流者。所以歷數古來開化諸國。其始莫不接受外族人之教化。藉以發達其根原。久而久之。其境內所存之外族後裔。爲數必不甚多。惟其輸入之教化風

俗。則於今爲烈耳。

吾人今茲所論列之地。與東方不同。其雨澤較多。其林木亦較茂。惟其居民則較少。且其受外族之侵伐亦較易。雖有高山之屏障。亦不能阻戎馬之足。東方諸國中。惟北敘利亞及小亞細亞西境。庶幾近之。蓋在用銅世代。歐洲境內。首推羅馬諸城。暨多瑙河流域諸地。爲教化薈萃之區。迹其平安長進。自由交通之景象。歷時甚久。後之退化不振。亦蹈巴比倫敘利亞之覆轍。大概因其好大喜功。肆行侵伐。或因其戶口過繁。人浮於地。不得不別闢新疆。以籌生計。其由盛而衰。不亦宜乎。

論意大利多瑙人 Italo-Danubian 之教化。吾人所可考證者。惟於古塚中發現之。蓋有多數古人殉葬之銅器。皆爲西歷前七八百年間之遺物。雖其式樣思想。無足表異於世。但亦可以顯明希利尼及李文德 Levant 人製造工藝之程度矣。其最有益者。則爲吾人可憑此等器皿以觀察古人之各種禮儀。若

賽車。若交戰。若賽會。若筵宴。若聚會等。皆得略知其大概。且於各塚中又得有本地所造之物。亦皆足助吾人之研究者也。後之考古者。每論及此等人民之教化。恆不勝其感喟之忱。謂以若是開化之民族。乃使久居於無學問無教育之地位。致其法律政治宗教諸端。一無所傳於後世。豈不大可傷乎。

然而吾人今日猶得從地理學家之記載。一考其居民種族之源流。蓋當多瑙河民族稱盛之時。不久即有希臘羅馬之地理學家。出而尋求古蹟。搜探遺聞。筆之於書。以誌不朽。厥功偉矣。吾人因以知高盧人未侵入之前。其地有一種大族人居之。稱爲色勒特人。或稱爲塞爾達人。Celts。即向居於英吉利西

班牙法蘭西意大利諸國境內之古民。大概在阿勒伯大山之北面。及多瑙大河流域諸地。皆歸其掌握。極盛之時。色勒特人之轄境。東至俄國西南之土股克利米亞。Crimea。在西歷前七百年之前。曾受東方夷狄 Scythians 之侵伐。又嘗伸其勢力於萊尼河外。Rhine 遠至大西洋之濱。更有一大支派人。名

別都利治斯人。Etruriges 當希臘人於西歷前六百年間。初抵法國南方大埠馬賽 Marseilles 之時。此族人民。已居法國中境。迨後又在西班牙境內。創立殖民地多處。其人民身材高大。面帶赭色。能耐南方之炎熱。好食豚肉。並飲啤酒。擅長賽馬御車之術。好勇善戰。臨陣敢死。皆爲其夙具之特性也。

按諸古塚中之刀針及銅鐵諸器。其足爲印證。大致從同。此等古器。皆在多瑙河四圍掘出。更有從本地工廠中搜得者。照考古家之品評。確認爲色勒特人之遺物。蓋就其地所掘得之物。以助史乘之紀載。自覺信而有徵也。希臘史家希羅多達斯 Herodotus 之論夷狄。Scythian 雅典史家杜西迭提士 Thucydides 之論塔雷夕。Thrace 正與近代史家之論色勒特。先後同揆。咸謂此等族人於進化之初。莫不發達迅速。苟非自相紛爭。其孰能禦之哉。然而考諸古史。可知色勒特人自入境以後。亦嘗屢受仇敵之侵伐。在東方有游牧之夷狄。驅其同羣。離其草原。大概在西歷前第七周時。移徙於小亞細亞。

又在西歷前六百五十年間。攻掠呂底亞國。Lydia 並侵及亞述之後部。又越百年。更有伊都斯干人 Etruscan 侵入其境。時阿勒伯山南邊各省。彼此分離。不相統攝。如是者亦復百年。乃有歐洲中境諸族人。入主其地。羅馬史家稱爲舊色勒特人。Older Celts 或稱爲恩勃利安人。Umbrian 初在北方發源。閱時未久。又能佔據多腦大河谷中多數之地。實卽後世所稱之高盧族人也。Gallic

約在西歷前四百年之間。此等高盧族人引衆南趨。值伊都斯干 Etruscan 衰敗之時。遂侵掠其所轄之地。在南方創立阿勒伯南邊高盧國。Cisalpine Gaul 繼於西歷前三百九十年間。復佔據伊都利亞 Etruria 本部諸地。劫掠羅馬。並擾及士帕大人所立之塔倫登城 Tarentum 厥後又越百年。別有大羣高盧人。向南移徙。深入希臘境內。於西歷前二百七十九年。曾掠突而斐。Delphi 遂渡黑勒斯奔海峽 Hellespont 而入小亞細亞之加拉太 Galatia

迨西歷前二百三十五年間。有北方來之基薩底人。Caesatae 侵入高盧境內。厥後又有從西北來侵伐之他族人。皆爲史書所未詳。惟比利及人 Belgic 之發達。則在塞納河 Seine 之北岸。仍自進佔不已。降至西歷前百年之間。羅馬茹略該撒 Julius Caesar 征服萊尼大河 Rhine 及大西洋中間之區域。使隸羅馬版圖。且擅大比利敦通商之利。時歐人與色勒特人暨比利敦土人之貿易。皆在比利敦人文尼底 Veneti 之掌握。海權與商利。莫不歸之。至是始爲羅馬人所佔奪矣。

本書所紀。皆爲該撒以前之史事。與近史有別。但自該撒時代以來。有一端史事。關於世界之大放光明者。必當紀載及之。其事蓋在該撒未渡羅尼河 Rhone 未侵外高盧 Outer Gaul 之前。約在西歷前五十八年間。有瑞士國古民。稱爲赫耳佛諦人者 Helvetii 引其大羣南徙。與該撒挑釁。其人民自踰萊尼大河。卽深受條頓人 Teutonic 之逼迫。而於是年之秋。該撒又與阿利

亞維斯多 *Ariovistus* 之條頓兵隊戰爭。蓋該撒於當時欲從伏斯克 *Vosges* 與茹拉 *Jura* 中間之峽口。攻入高盧也。

然以言語而論。則條頓人與色勒特人。各操其土音。而於其言語之中。詳爲研究。可知其教化經濟社會政治。實隱寓其有同樣之情形也。卽以種族論之。在當時亦甚相雜。或屬於阿勒伯人種。或屬於北方人種。幾令南方人難以辨別之矣。

雖然二族之中。條頓人之發達甚速。不但佔據喀爾巴阡山境內 *Carpathian* 歐洲中部諸地。更囊括波羅的海 *Baltic* 南境向多樹林諸平原。統計條頓居民之遺蹟。極東至於俄國之潑里卑德河 *Priget* 極西至於普國之渥但耳河 *Oder* 以上皆爲條頓古人所居之地界。此外尙有他處。亦有條頓人所遺之古蹟。則爲其後時之所遷者矣。

論條頓人之往來交際。雖因販買琥珀之事。曾與米拿人通商。但爲時已古。漫

無考證。所可信者。條頓人因有交通之利便。曾沾受地中海之教化。則從希利尼人而得者爲多。其次則從多瑙河諸族人。厥後亦與阿勒伯山南境諸族人往來。則各以其所有之貨物。互相貿易也。其地亦多有操亞利安方言者。其始於何時。及其何從輸入。皆不可考。總而論之。此等樹林茂盛之區。其居民遷徙無已時。大概愈遷則去草地愈遠而已。亦有時率其小羣。仍返故地。則惟從劫掠起見。非真不忘其舊居也。

迨後又有北歐洲斯堪底維亞人 *Scandinavian* 之南徙。卽瑞典、挪威、丹國之古民。時羅馬已失大西洋之海權。此種移民。遂在大西洋岸創立最初掌握海權之國。論其教化。在用石之世。已著盛名。其上古所遺之工細石器。幾與埃及古遺之物相敵。降至用銅時代。教化仍不少衰。其所造之銅器。流傳於地中海諸國者。爲數亦多。地中海包括羣島。其海岸。直接大西洋。亦甚延長。而瑞典、丹、抹兩國之中間。又有波羅的海之交通。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有炭布羅

陀海峽 Gibraltar 以相通。若論內地之河道。則有多腦河 Danube 與易北河 Elbe 皆爲通行無阻之大河。故以天然形勝而論。大西洋之海權。決不能歸米拿克里地人 Minoan Crete 或迦太基人 Carthage 之掌握。卽羅馬人亦不能保守之。由其越國以鄙遠。終不能敵歐洲北部人民之獨占地利也。

首創大西洋海權之國。全屬歐北各族之人。其所操之方言。則爲亞利安語。研究方言學家。因此創爲亞利安語發源歐北之說。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卽在編年史家。亦未能詳紀其方言及制度之年期。無論用石世代。降至用銅之世。及用鐵之初時。其紀載之年期。亦紛亂而不定。迨條頓人既創歷史。而編年紀事。乃有定期。今日煌煌歐史之大觀。其肇端卽在斯時也。

照古史所紀。波羅的海之航業。初創於瑞典國之布赫斯蘭 Bohuslan 爲時實已甚古。迨至西歷第九周至十二周之間。歐北人始見衰敗之象。然考其當

日已成之事功。固大有可觀者在也。在歐洲大陸。曾越俄國之中境。直至黑海。遂卜居之。立爲根據之地。其在海道。則收愛撒蘭以爲屬地。且其探險。遠至哥林蘭以外。Greenland 其武功則征服腦曼地 Normandy 全部及比利敦尼 Brittany 大份之地。卽在窄海兩岸之諸族人。亦莫不歸順之。且嘗劫掠地中海。贊助十字軍。Crusades 匡復西西里島於回教人之手中。並奪回南意大利。使脫離君士但丁人 Constantinople 之管轄。其在大西洋及地中海亦有振興航利之勳績。則研究航海諸法。明定行船章程。俾各水手有所遵循。又爲之創設船塢。嚴加保衛。以備不虞。蓋自北人掌握大西洋航權之後。不但洋面安靜。藉免行旅之戒心。且使通商之利。日興月盛。成爲今日世界最大之事業。皆爲其莫大之事功也。

是書既專記歷史以前之往事。至此亦可告終。茲以數語總括其大要。俾讀者一覽而知。蓋吾人既知古人之生平。卽可知世人之進化。無一端不與造物競

爭而成。設以木石與居。鹿豕同游之人。循其茹毛飲血之常。不知自振。不但人類將受天然之淘汰。卽世界亦永無改變之景象。此固必然之事也。自古以來。此等洪荒未闢之地甚多。歷時亦爲甚久。大概未造文字。未作史書之時。皆可作未開化之人類觀矣。

嗣是以後。則爲歷史之時代。教化大啟。文明。世界逐日改觀。考其所以致此之緣由。良因世人進化不已。初與造化競爭。終則能勝造化。將上帝所造之天地萬物。盡歸人之掌握。並能驅遣之。以致其用。如是而已。茲欲研究古人進化之程度。自當以區域爲斷。最初則爲埃及之尼羅江流域。次爲巴比倫之幼發拉的河流域。地中海之地。暨諸島。歐洲中央樹林諸地。及波羅的海四圍諸地。並大帶山南北之各大草原。皆爲教化發源之區。綜計史事。約有三大端。略述如下。

第一端。可知世人之性質。實有改變之時。嘗見古今來大英雄或大豪傑。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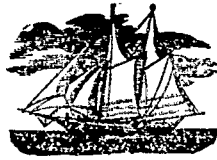
崛起於寒微之族。振拔於貧窶之家。多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個人如此。推諸並世之人。又何一不然乎。惟因其希有。故能名揚國史。光於前而裕於後耳。歐洲當西歷之十三周。與英國意利薩伯在位之世。皆爲人才極盛之時。不但史不絕書。抑且指不勝屈。豈非古今人之程度。大相懸殊乎。

第二段。可知人傑地靈。故地土亦有變易之時。其最大之變態。則在於其水土氣候。深有關於居民之生計。此所以向居本土者。忽焉而徙諸遠方。或向無人居者。忽焉而流亡四集也。

第三端。可知無論何地。苟人之性質不變。地之氣候亦不變。亦無可以永遠不變之理。蓋必有外人與之交。接。或與之競爭。終且代爲改良進化。轄其土地。濬其財源。迫之使不得不變矣。

以上三種改變之情形。其效果不外一端。即使人生較初時更爲煩難而已。人民生計之難易。各隨其地位而殊。或值新境遇。必需有改良之處置。卽有時居

於故土。恆嫌古法不合於今時。亟需有淬厲之精神。方可免於劣敗。當是時也。苟或不能與時俱進。抑或自甘暴棄。安能自立於不敗乎。卽論人事。亦較前更爲繁雜。蓋必有非常之人。而後能奏非常之功。非古人所能勝任而愉快也。教化與人民之程度。當同步長進。有能自治之公民。而後能成有教化之區域。自古迄今。歷驗不爽。所惜者。各處人民。恆以安居樂業爲已足。不復求進耳。本書之作。所以稱爲史源者。蓋欲追述未有歷史以前之古事。直至既有歷史之時。並探索吾人教化所從出之地。及其歷代進行之程度階級。綜其大效。厥有三端。一則地理上之批評。可於歷史證之。二則歷史上之辯論。可於地理決之。三則生物學上之考究。亦可於地理歷史解決之。卷頁雖不甚多。意義實已詳備。信非一知半解之著作家所能率爾操觚也。閱是書者。當不河漢斯言。



邁爾通史

是書世界史之最新者稱高等學校教科書本內區上世中世近世新世等紀體例精當事實簡備詞意雅達洵合學校教授士夫瀏覽之用卽曾讀英文原本亦可藉以印證中西獲益非淺附印人物名勝原圖暨五彩地圖百餘幅刻已重印亦加增美國史記校印精美洋裝一冊價洋二元五角

俄國近史

爲法國波蘭原著明簡詳備爲西國著名歷史課本直譯至日俄戰爭而止以爲近史之實附圖百餘洋裝一冊價洋一元

巴賴德傳

近世英國名人令人敬愛者莫若巴君樸誠仁嚮天資明達思慮詳慎膽識逾人其心之所宣者必達於口無所畏葸前英國數十年情形與中國現在無異如選舉和平各問題足供今日中國之借鑑願政界中偉大人物兀然崛起使弱爲強矣洋裝一冊價洋二角五分

西方搜神記

是書英國文學家所著探取古希臘理想家之文字作書之本意初非好言神怪也其中旨趣高見足以激發青年迺垂爲鯉庭之訓也一本價洋一角二分